

洪憲演義

新華春廬記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著遺大兩師大殊曼▲

漢英三昧集 拜輪詩選

精裝定價一元 定價五角

曼殊大師本長於詩

詞，又精英文，特選中

國古詩首闕，唯下逮

漢唐譯以英文，為習

英文者，學英詩之階

梯，讀之不但能解英

詩之美，而漢英文字

組織之妙，尤以兩兩

比較，而得其三昧。習

英文者，不可不事也。

英文記憶法

農立國著

定價三角五分

英文之唯一難題在記憶多數之單語，惟英文之單語無窮，吾人之腦力有限，以有限當無窮，自不免生望洋之歎。農君立國習英文十餘年，深味此種苦狀，乃以其歷年研究所得，著成是書，又益以日人鳥海松岩所著之英文速記法，益成完璧。手此一編，循經而求，無不舉一反三，觸類即通，於記憶上省却無限腦力，誠習英文者研究單語之捷徑，不愧為文界之最新發明也。

英文類語解

農立國著

定價三角五分

要正確了解英文的意義，須辨明類語 (Synonyms) 的異同。是書對於類語的解釋，

新華春夢記目次

第三卷

- ▲第二十一回 奪頭功同謀如敵國 耍手法清質入污溝
- ▲第二十二回 消閒開會風月無邊 匿怨納交牛驥一早
- ▲第二十三回 輒語溫言英雄兒女 奇形怪狀紅粉妖魔
- ▲第二十四回 筱鳳仙羞與粉頭伍 花元春奪得錦標歸
- ▲第二十五回 借刀殺人強奸民意 捕風捉影搜虐良家
- ▲第二十六回 朱桂莘假粧和事老 安慈紅巧遇禍國妖
- ▲第二十七回 大可溫言婦女興起 小幡警告狐兔倉皇
- ▲第二十八回 論外交楊皙子緘口 倡女權安靜生揚眉
- ▲第二十九回 顧巨六斂富翁叫苦 袁世凱挑皇族發財



3 0528 0133 3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目次

二

▲第三十回

奪儲金會中獻鬼計

敘隱事宮裏說天心

857.48
271=2
12

軟語溫言
英雄兒女
奇形怪狀
紅粉妖魔



借刀殺人強姦
民意捕風捉
影搜虐良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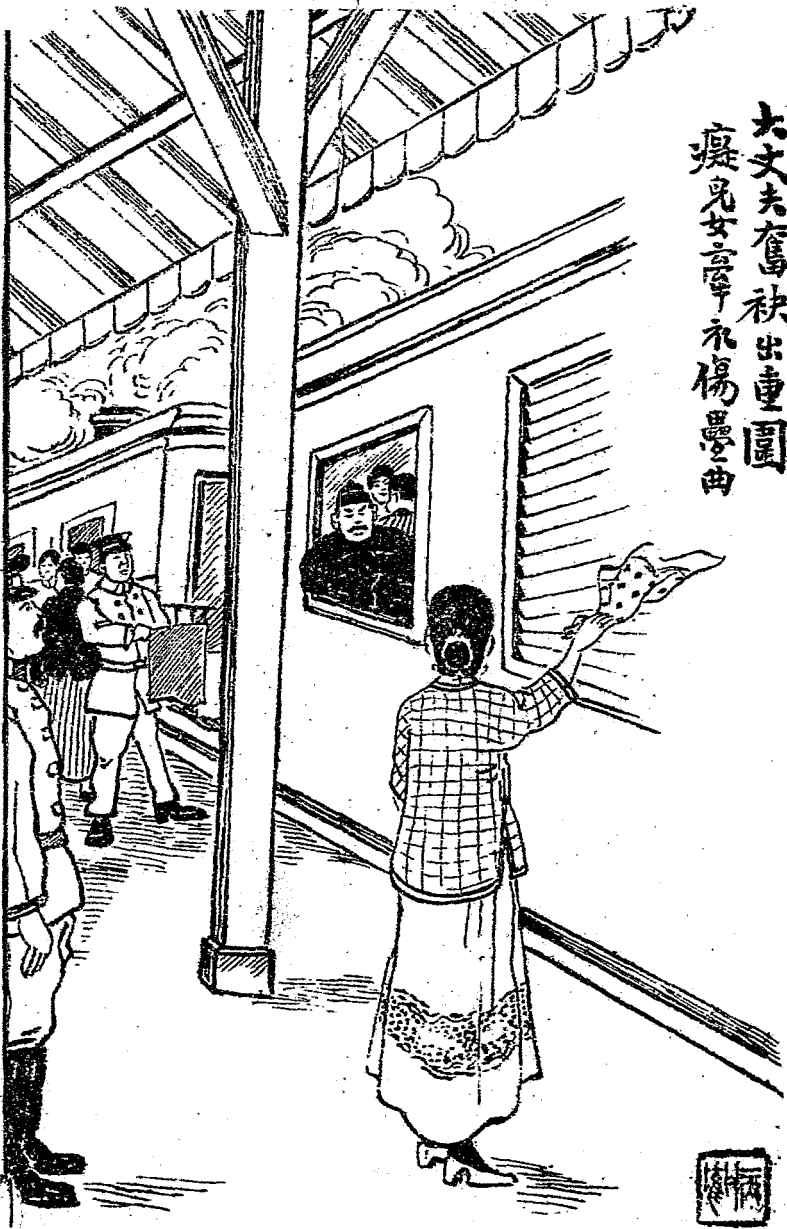


太子揮拳
皇娘鬥
嘴車夫
叫苦乞
丐呼冤



西

大文夫奮袂出重圍
癡兒女空守永傷夢曲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十一回

話說蘇家巷裏的等

足有二十幾個

大家都在興

咕嚕說了幾

孔昭二人一

裏跟着說

足的時節

奈何祇好

(官飛批)幸而此會是尊王的名目要是不然湯鄉銘就要將他們當做亂黨拿辦了

(官飛批)居然有二十多個人參與大會可見得尊王的大義炳若日星此草會雖然草草終了

而二萬塊錢已上塊腰了必如子生氣其這生也是其進退呢可謂熱心開會者心裏糊塗妙裏糊塗妙可病心裏聽着人家說開話了誰人說是有味呢(冥飛世)黃總諸人只怕反對是腦筋可謂簡草一二公知任梅二個分又立便將有的

那分散哈像聽耶鈺了但是欠頭喪氣回見了葉德耀密命也組織先時那樣的社的梅子羹也是也配辦籌安會麼蒞想來也實在好笑當料他如今也變成個但是他所居的地位今皆在臺上連毗帶詐

利一概搶了去。了若
非葉麻子
有點本領
就想這臭
到今也是
不能夠了
（寫飛批）
任梅是壞
蛋敬開命
矣但恐諸
公還夠不
上坊焉只
等是咕囁
壞蛋的蠅
而巳
原來辦這
會還須用
騙子手段
如一個短
命政策短
矣可以自豪
（寫飛批）
妙妙民意
本來是官
場的利用
品小百姓

利不敵他將來進行諸事一定沒有他們發達的你們想想這還有什麼味兒繆孔照
說道老先生也不能這樣遠慮現在辦事只能算辦一天是一天若說這個會咱們總
算先發起的人會的會員雖不多却也有一二十個士農工商九流三教色色俱全難
道就不能代表民意麼葉德輝道民意那是這些小百姓可以代表的黃藻奇忙道辦
這個會又要民意做什麼呢好在他是與咱們爭功並不是反對咱們的宗旨老先生
你莫要怕他人多勢大盡招集許多酒囊飯袋又有甚麼用處呢咱們這會別的不敢
自誇就是你老人家這一肚皮筋經學將來把註解素女經的本領做一篇勸進表或
是請願書咱們湖南全省還能尋找得出第二個嗎葉德輝一聽半晌不語心中暗想
道這句話他說得不錯又想道我既收了哲子那筆款子也是要撐幾個月的門面
纔好報銷設若大局一定我雖不能如從前的希望就是減半的功勞也不能不給我
的主意打定便說道這話不錯咱們的請願書是要趕緊呈上這就是咨部註冊要緊
的公文我的意思也是以爲這個會不能輕易取銷的如今他們既出來分組咱們也
得要抱着團體努力前進纔好但是這經濟上籌畫是最要緊的黃藻奇道經濟上的

怎能代表
 黃藻奇更
 外說得痛
 快
 以註解系
 女經之筆
 作勸進表
 請願書誠
 哉為古今
 妙文
 (冥飛批)
 本來卑鄙
 齷齪的東
 西是不能
 比較的若
 一定要比
 較起來葉
 麻子真可
 以算得第
 一
 (冥飛批)
 這種錢還
 想報銷葉
 麻子又可
 以算得個
 的介不取
 的人了
 可憐因為

事。只。要。你。老。人。家。出。個。名。兒。咱。們。去。找。商。會。裏。設。法。祇。是。這。幾。篇。文。章。須。請。你。老。人。家。費。些。心。血。的。葉。德。輝。把。腦。袋。點。了。兩。點。黃。繆。二。人。見。會。事。業。已。商。量。妥。當。便。告。辭。去。了。呂。逸。生。本。是。不。知。青。紅。皂。白。夾。在。裏。面。鬼。混。的。人。陡。然。看。見。葉。德。輝。那。般。神。色。心。裏。鹿。亂。跳。好。像。要。革。職。的。樣。兒。如。今。聽。說。依。然。接。辦。這。纔。魂。歸。舊。舍。也。就。辭。了。葉。德。輝。回。去。走。在。路。上。心。中。尚。暗。想。道。怪。不。得。人。說。宦。海。風。波。危。險。萬。狀。照。這。般。看。來。做。個。官。兒。實。在。是。狠。不。容。易。的。閒。話。休。提。且。說。葉。德。輝。當。晚。便。聚。精。會。神。做。了。一。篇。四。六。文。用。湖。南。人。民。的。口。氣。求。立。法。院。轉。呈。請。願。文。章。做。得。雖。不。長。措。詞。却。說。得。卑。鄙。刻。骨。果。真。是。一。篇。絕。好。的。請。願。書。又。加。了。幾。張。八。行。書。乃。是。寫。給。楊。度。的。書。中。報。告。組。織。湘。分。會。的。事。說。得。萬。苦。千。辛。看。着。彷彿。真。有。其。事。這。也。是。文。人。的。伎。倆。次。日。清。晨。便。將。這。封。書。掛。號。寄。去。又。隔。了。三。天。不。見。黃。繆。二。人。來。了。只。有。呂。逸。生。天。天。來。要。錢。維。持。會。務。急。得。葉。德。輝。沒。法。便。差。小。喜。兒。去。尋。找。黃。繆。二。人。好。容。易。纔。找。着。了。他。二。人。只。好。跟。着。小。喜。兒。來。見。葉。德。輝。但。是。他。二。人。這。次。見。了。葉。德。輝。全。身。的。精。神。比。較。從。前。好。像。減。了。一。半。葉。德。輝。一。見。便。知。道。這。事。不。好。忙。問。那。籌。款。情。形。黃。藻。奇。把。腦。袋。搖。了。兩。搖。道。這。般。市。儉。

同行相爭 就自行減 價錢有嫌 多之理所 以葉麻子 又注重經 濟壽益 (冥飛批) 商倒自然 該倒龜 怕散會猶 如怕草職 呂逸生也 實在可憐 (冥飛批) 不卑鄙也 不或為 名士文章 (冥飛批) 也 算是丑 表功一齣 難道與大 名士離婚 又嫁與大 將軍嗎 (冥飛批) 不問你要 錢是決不

真同他們沒有理說他們也實在不曉得愛國葉德輝急道到底他們是什麼意思咧黃藻奇道我二人前天跑到商會便把這些話兒細細的向他們說了一遍並且告訴他們國家存亡的利害當時會中有七個人我也不曉得他們的名姓想必都是會裏的董事只見人人聽我說了這一番話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沒有一個人爽快快的答應我一聲過了一刻漸漸的都腳板底下擦油多走開了只賸下兩個人陪着咱倆一個說國家共和咱們也是做買賣國家專制咱們也是做買賣直說了罷就是國家亡了咱們也還是做買賣若說咱們反對那是不敢的若叫咱們贊成咱們都可以贊成的這時我就把組織分會的意思與請他們籌款的意思接着又說了一遍那一個道哎呀黨會籌款咱們這幾年來也實在籌得不少了慢說現在市面不佳各行生意都不好就是往年生意興隆的時節打個太平蕪辦個盂蘭會籌些款兒都狠不容易何況現在呢況且現在的貨物無論出口進口特別改良的捐稅比從前加重得很多咱們商家實在是負擔不起若說不做這受罪的買賣呢闲着又沒有飯吃若說做這買賣呢真是出錢受氣眼淚都淌不出來果然大總統登基咱們還要請他免了印花

着急的
 (哀飛批)
 一個國已
 經被你們
 搶着去愛
 那裏有商
 家愛國的
 分兒
 應該走的
 糊塗得妙
 可憐
 加着可以
 兩字明以
 是成逼贊
 成者恐怕
 一必湖南
 未省若苦
 也嗚呼是
 矣嗚呼是
 抄扯到太
 平醜孟爾
 會二事真
 可證不罵
 而罵
 (哀飛批)
 籌款辦籌

稅纔好呢。葉德輝忙道：「你就該說將來可以替他幫忙。現在要請他們幫助些兒纔是黃藻奇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法。無奈他們把腦袋直搖，說：『皇帝不是我做的。』你老人家想想，這款那能籌得着麼？」繆孔昭道：「這事不能全怪他們。商家總而言之還是咱們讀書人自己壞自己的事。聽說各家報館雖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帝制，但是那言論之中總有些不贊成的意味。就如吳雁舟、貝允、昝他們總算能做幾句臭文章，若能在筆尖兒上鼓吹鼓吹，事體自然好辦得多。偏偏他們不但不敢吹，還要做些刻薄時評來，嘲笑咱們。你看不是自己壞自己的事麼？」還有李達鵬、周海龍二個不怕死的妖怪，組織什麼維持共和會，以擁護共和為宗旨。妖言惑衆，那些商家何常不是受他們的毒呢？」葉德輝道：「那也不必去管他。只是咱們這個分會也要想個法兒維持長久纔好。」繆二人聽說，半晌都不回答。一聲葉德輝歎了一口氣道：「咱們只好混一天是一天罷。從此蘇家巷裏的湘分會日漸的秋風，無人過問了。再看那任寓的湘分會，彷彿破曉朝，噉蒸蒸而上。門前車馬如水，如龍雙方比較，真不啻霄壤之別。若從外面上看，兩會的宗旨本相同，實在辦起事來好似敵國。可見勢利兩個字要弄人比什麼兵器。」

安會其與
 行太平離
 做孟蘭會
 相差不也
 甚遠也不
 將別改良
 之下接說
 比從前加
 重得很多
 可見其說
 話之用意
 其奈商人
 不相信何
 (冥飛批)
 死人旁邊
 總有活人
 睡人旁邊
 也有醒人
 呢
 自己沒有
 真道理偏
 怪別人說
 短長
 (冥飛批)
 要挖腰包
 自然不來
 了
 (冥飛批)
 權利競爭

還利害呢。這日任震偵探得葉德輝業已上了請願書，趕忙回到寓所，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就推舉梅馨代表進京專誠請願。次日梅馨檢點行囊，北向京華而去。記者今把筆頭兒掉轉也，跟着梅馨的行蹤，直搗黃龍府，接說北京城裏自從立法院開會通過了請願的議案，那些附膻逐臭之流，人人都手捧一封請願書紛紛的呈進。那是不得贅言，還有許多求安的避禍的，因為受他的壓迫，不得不含着一包眼淚也去呈進請願書。為苟全性命之計，這時前雲南都督蔡鐸從天津看他老師梁啓超的病，回京坐在車裏細想梁啓超叫他防病的這幾句話，想了半天，便歎了一聲長氣。不多一會車已到了正陽門外，蔡鐸匆匆回到自家的寓所，剛纔坐下，忽見隨侍的家丁手裏拿着一個紅簡帖兒進房，稟道：會館裏今天開會，請大人務必到會，說有要事商量。忙把紅簡呈上，蔡鐸接着一看，原來盡是些新來舊住的旅京同鄉，還有楊度、胡瑛、李燮和、梅馨等等，皆在其列。蔡鐸拿着那紅簡帖兒，暗想道：毛病來了，便將那紅帖給家丁道：我即刻就來。家丁接着帖兒出房去，蔡鐸站起身來，背着手兒在那房裏徘徊了兩躡，忽地自言自語道：我就是這個辦法。忙喚他隨身家丁胡升，招呼套車，一直就往虎坊

豈但同舟
 如敵國而
 你上書我
 就學代表
 畢竟是旗
 此是作著
 忠厚處或
 者為蔡子
 坡道引來
 也恐非兆
 突然而來
 盡非些好
 小居然敢
 子然敢去
 夫有謀人
 之知而使
 殆也松坡
 其知之矣
 好一處當
 頭炮一座
 妙說回一
 句說方使
 聽者無嘗
 可指

橋而去進了會館那知旅京的同鄉早已到齊正在那裏提議請願的事件蔡鏗這時業已料定他們是要這一套把戲等他們提議之後首先站起身來滿臉上堆着笑道中國政治不良全誤在共和兩個字上並非是共和兩個字不好實在咱們中國人民的程度社會上習慣種種皆不相宜共和所以我辛亥之後身受的痛苦目睹的痛苦無不壞在共和兩個字上如今既有古德諾博士提倡於前哲子經武諸兄鼓吹於後倘能大功告成真是兆民之福今天諸君提議請願此舉實獲我心我看此舉萬不可緩因為人民思治匪伊朝夕今上既負有政治上的責任應當早定方針使人民實享安樂纔是何必要慢慢提議大家籤個名兒就是了說著便笑嘻嘻的提起筆來道你們真要客氣我就來寫在第一名說時果然信筆一揮把蔡鏗兩個字寫上了大眾見他說得這般痛快也不好推前讓後的客氣於是一個一個都把自己名兒寫在簿上這時大眾聽蔡鏗說了這番話尚不覺奇其中只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喜出望外這是什麼原故呢記者不得不再叙一叙他三人的心理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當未到會館裏的時節各人心中却想到今天提議這請願的事別人是一定贊

接加兩句
 引証分不
 說得人外
 疑得鬼似
 說得鬼似
 急煞鬼似
 扮得鬼似
 一班飛批
 真能拿得
 穩麼大的
 餓好怕他
 何必怕他
 呢諸君子
 怕罵麼臉
 皮也太薄
 了有什麼
 可收拾不
 跑就算一
 場到底小
 鬼不能見
 正神來還
 後來不叫
 呢你想不
 到

成就有幾個心裏不樂意他的嘴裏決不敢亂說亂罵就是除了他們的名兒也無關緊要只是蔡鏢的脾氣實在難得敷衍倘若說的不合意他翻臉直罵出來真叫人站不住脚的況且他的神通廣大若不把他圈在殼中他如要作起怪來真可以叫人不收收拾的想到這裏三人都有些提着胆兒迨到了會館之後見旅京的同鄉業已到齊只有他一人未曾到三人皆想道這一定是有變故楊度轉想道他不來也好與其他當面鬧笑話：剛想到這裏忽聽門丁報道蔡大人到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聽着不覺一驚心裏好像有些兒發慌說時遲來時快蔡鏢早已走進大廳大眾見了個常禮便接續提議聯名請願的事蔡鏢於是搶先說了一番話把自己的名兒寫上楊度胡瑛李燮和他三人一見蔡鏢這樣的舉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各人的心中都暗道萬想不到松坡乃是這樣的爽快人他如今既入了咱們的殼中大事就分外好辦了咱們又何必不聯絡聯絡呢主意打定三人便笑臉向前來與蔡鏢攀話蔡鏢也只好捺着性兒與他們周旋一番由是蔡鏢混進了帝制派要得十分熱鬧漸漸的行動也就恢復自由沒有什麼人來盤問了一日楊度請梅馨晚宴恰好薛大可因辦亞細亞

畢竟是順

我者昌

(冥飛批)

直謂之酒

食也獄

就不提葉

麻子麼

(冥飛批)

當面奚落

龍陽君

冤枉冤枉

想必是要

邀約些大

人先生纔

好

(冥飛批)

到底是龍

陽君的口

才好

(冥飛批)

梅子羹的

報的事新自上海回京。楊度忙辦了幾色家鄉菜，給他二人接風。坐中只請了蔡鍔、胡瑛、李燮和、易順鼎四人，全是同鄉。大家都覺得分外親熱。六時入座，酒過三巡，楊度詢問梅馨湖南分會的狀況。梅馨便把自己辦的分會說了幾句。大概楊度忙問道：「煥斌，他也辦了個分會，究竟怎麼樣呢？」梅馨淡笑了一笑，兩眼望着易順鼎，道：「我不怕實甫見怪，做名士的人，那能辦這大的事？」易順鼎聽這一句，心中老大的不願意，便接着笑道：「照你這說，做事的人可以不必讀書了，怨不得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要殺溺儒冠，咧楊度見易順鼎有些兒吃氣，趕忙岔開話頭，說道：「他還是用人不當呀，還是拿着這分會的事兒不當事辦呢？」梅馨道：「他別的都沒有什麼毛病，就是有些濫拖會員，我並不是懷着私見說他的短處。他如今所邀約的會員，多半都是在中人以下做小本經營的人，不但帝制的精味，他們一概不懂，恐怕尋找幾個認得字的，都狠少呢。」易順鼎忙接着道：「若邀約了認得字的同志，豈不又是邀了些不能辦事的名士麼？」梅馨聽說當時臉兒一紅，回答不出話來。楊度忙接着道：「這却不要緊，咱們如今唯一的宗旨，須極力鼓吹普及，使人人心中都曉得帝制的好處，勢力自然雄厚，就有幾

本領原不在嘴頭上
 在我看尊
 會裏沒有
 一個上流
 人怪提倡
 論非要借
 重勢力呢
 恐怕一面
 也靠不住
 說得極是

(吳飛批)
 有點文名
 的人不肯
 幹肯幹的
 都是些半
 道不通的
 窮小子如
 呢弄得好

個暴徒也無容喙之地了。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那些下流人物，咱們會裏却也不
 可少的。幾句話，說將梅馨閉口無言，把個臉兒漲得緋紅，嘻嘻的假笑了兩聲，而罷。這
 時楊度轉問薛大可辦報的事。薛大可道：「不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提倡言論實在
 真不容易。就如咱們這一次經營，也不知費了許多事，受了許多苦，纔於十月十號勉
 強把他忙出了版。那知四面的靠山，就有三面受敵。易順鼎問道：「這是什麼原故？」薛
 大可道：「辦報最要緊的第一，是要有錢。蔡鐸道：「這事可以不必勞神，無論如何，今上總
 是要維持這個機關的。」薛大可道：「就是這一件事，尚順手胡瑛道：「還有什麼爲難呢？」薛
 大可搖了一搖腦袋道：「第二最要緊的就是主筆。先生李燮和道：「黃遠庸與劉少少二
 人總算是報界巨子了。」薛大可道：「你再也不要提起他倆，現在對於這個報，好像如對
 着仇敵一般。我剛在出版預告之中，登載他倆是總編輯，沒過三天，他倆居然在各報
 聲明，說與本報脫離關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兒得罪他楊度道：「怪不得，少少來了一
 封信，給我與少侯二人說了一大篇瘋話，說着便走到書棹面前，從抽屜裏找出一封
 信來，給薛大可看道：「你看說得，可是話麼？」薛大可接着一看箋上寫的是：

入筆就說
得親熱

真出乎楊
孫意料之
外矣

曰多事多
笑孫必笑
專機性一
切與你干
什麼相干

在贊成君
主裏面反
對看你有
什麼話答

哲子少侯足下。小生與足下雖雲泥分隔。然平素望見顏色於學問道義上。頗蒙不以凡俗見待。殆有近乎孟獻子五人之列矣。小生國民也。國家中之一分子也。且爲昔年立憲主義下之一人也。因有此資格。故平日可與足下等共同之點。尙多。特對於足下等籌安會之發起。則頗抱反對之感。小生之反對。決非反對足下等之個人。亦非反對籌安會之團體。且亦非反對君主立憲主義。在昔者前清小生固亦會附和君主立憲說者。其所以不忍不反對者。竊慮因此平地生波。陷國家於無謂之自擾。結果倫不如足下等所樂觀。則或至犧牲國家。或犧牲將來爲君主之人。或犧牲一部分有用之人才。此三者既同在此國家中。即皆小生與國人等所共當寶貴者也。何可使冒犧牲之險。而在足下放胆以爲不險者。豈不曰單純之君主則有險。若君主立憲則無險。此立憲二字自係指眞立憲而言。非前清假立憲可同語含義。當明。此說小生亦甚願贊同。足見小生曩者非意氣的反對。然熟察近來足下等主張之進行。以及國中景從之羣起前途趨勢。似不難於君主之辦到。而難於立憲之實行。因君主可以一日成而立憲則

崇拜上非
加不致二
字始妙

又翻起字
眼了妙

罵得真叫
受者心中
疼又舒服
楊孫必曰
這稀罕你
友個好朋
子好的胆

不。可。以。一。日。現。也。言。念。及。此。足。下。等。偉。大。之。魔。力。小。生。固。不。敢。不。崇。拜。然。足。下。之。責。任。亦。至。不。輕。矣。故。小。生。今。欲。且。停。反。對。之。愚。而。以。私。交。關。係。還。與。足。下。一。平。心。商。權。之。夫。以。足。下。之。賢。明。當。知。足。下。所。主。張。君。主。立。憲。四。字。一。經。實。際。出。現。則。必。不。可。不。四。字。同。時。出。現。倘。祇。現。上。二。字。而。不。現。下。二。字。或。祇。先。現。上。二。字。而。次。求。現。下。二。字。姑。無。論。國。家。一。般。所。蒙。之。危。險。何。如。即。是。下。生。平。出。色。當。行。之。君。主。立。憲。說。實。甘。作。半。通。者。耶。小。生。與。足。下。忝。為。多。年。政。友。又。甯。肯。希。望。足。下。作。半。通。者。耶。足。下。勉。為。之。小。生。今。為。足。下。祈。禱。矣。使。將。來。足。下。等。果。真。將。君。主。立。憲。四。字。同。時。辦。到。則。小。生。自。不。惜。泥。首。階。前。以。表。感。服。如。或。將。來。微。聞。道。路。有。曰。某。某。才。士。乃。能。主。張。君。主。非。能。主。張。君。主。立。憲。者。也。則。小。生。將。來。之。態。度。不。得。不。於。此。時。預。決。以。直。告。足。下。倘。至。其。時。小。生。祇。有。兩。種。對。付。一。則。對。於。足。下。私。交。上。惟。有。割。席。一。則。對。於。國。家。公。義。上。惟。有。革。命。而。已。足。下。以。為。應。然。也。否。耶。足。下。亦。固。賢。明。者。倘。至。其。時。小。生。代。足。下。預。計。亦。祇。有。兩。種。態。度。一。則。自。甘。為。半。通。者。在。君。主。之。下。仙。仙。視。俛。以。做。官。取。利。祿。不。然。則。亦。祇。能。隨。同。小。生。以。再。圖。轟。轟。烈。烈。之。革。命。耳。

早已準備
如此

沒有革命
的骨頭

何必多慮
老夫已有
成竹在胸

(真飛批)
黃遠生劉
少少自然
還有兩根
骨頭

你也明白
沒有好人
來幫助你
呀

足下又以爲應然也。否耶。但就今日國中客觀的形勢觀之。足下固將事實上。去成功不遠矣。然據小生主觀的臆測。足下在理論上。果將得圓滿成功。與否尙屬問題。正煩足下等注意研究耳。凡天下大端。易於發難。難於收足下。而果賢豪也。此際或卽爲足下。畢生榮辱成敗。鬪頭之所在。小生於足下。既綴友朋。又同學業。不忍遽以世俗淺薄之心。橫測足下。推誠之語。望足下母輕忽看過也。足下且幸無以小生爲反對者。而屏言說而不聽。在小生良心固亦嘗延頸舉踵。日望君主立憲四字之同時。實現者也。足下勉爲之。

看畢。開了一大篇的小生。原來是借着同志的口氣。來罵同志。梅馨道。他既是如此。說刻薄話。咱們又何必去請他。難道偌大一個中國。就尋找不出幾個好主筆的麼。薛大可皺着眉頭道。做好文章的人。雖能尋找幾個。但是做這種文章的能手。實在難尋。就是尋找得出他的名兒。若不是在社會上。有些信用的。就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去看他。試問現在替咱們。亞細亞報做文章。除得他二人的信用文章。可以幫咱們些兒別的人。那肯替咱們說話呢。由此第三種困難問題。又發生了。本報自出版之後。簡

客氣客氣
(真飛批)
送給人人
都不要可
憐極矣

何不派吳
炳湘去捉
拿人呢
(真飛批)
楊度一生
得力在此
所謂天下
無難事只
怕老臉皮

真想得開
我紙送到
字最妙裏
去小百姓
血汗吸的

直。的。銷。售。不。掉。上。海。又。比。不。得。北。京。那。個。商。埠。乃。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又。不。好。用。強。權。的。手。段。去。派。銷。易。順。鼎。道。何。不。用。少。侯。的。主。義。逢。人。便。送。呢。薛。大。可。道。無。奈。送。人。家。看。人。家。都。不。要。的。我。尋。常。走。到。大。馬。路。四。馬。路。上。閑。逛。偶。爾。看。見。賣。雜。貨。攤。上。擲。着。包。銅。角。兒。嘴。裏。還。罵。道。這。是。皇。帝。的。臭。報。包。東。西。都。嫌。他。齷。齷。你。想。這。種。閑。氣。還。是。人。受。的。麼。楊。度。勸。道。子。奇。你。也。不。必。這。樣。牢。騷。既。辦。這。事。就。要。放。開。肚。子。准。備。去。受。納。那。些。閑。氣。的。我。教。你。個。唯。一。的。妙。法。把。兩。隻。眼。睛。一。蒙。兩。隻。耳。朵。一。閉。給。他。個。不。見。不。聞。實。行。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政。策。包。管。就。太。平。了。若。說。報。紙。送。不。出。去。咱。們。就。不。送。給。他。看。譬。如。上。海。那。個。地。方。不。是。咱。們。中。國。地。土。譬。如。上。海。住。的。人。民。不。是。咱。們。中。國。的。百。姓。就。是。了。內。地。各。省。總。好。送。的。薛。大。可。道。內。地。也。送。不。了。多。少。還。有。原。封。不。動。轉。寄。回。來。的。咧。楊。度。聽。着。半。晌。不。語。復。又。說。道。好。在。坐。中。也。沒。有。外。客。我。老。實。對。你。說。罷。就。是。一。張。銷。不。了。咱。們。印。出。來。儘。管。堆。在。家。裏。對。於。社。會。上。總。不。能。說。沒。有。鼓。吹。帝。制。的。言。論。對。於。今。上。也。不。能。說。沒。有。鼓。吹。的。機。關。好。在。經。濟。不。要。你。我。去。籌。落。得。借。着。這。事。兒。要。一。要。薛。大。可。道。若。能。要。得。平。安。我。也。可。以。盡。這。個。義。務。梅。馨。道。難。道。還。有。

了也不要
緊的好打
遍退算盤
（真飛批）
當時的亞
細亞報實
在沒有夠
彈的資格
李大人真
會獻策
麼你也怕死
妙橫豎不
與自己相
干
（真飛批）
胡經武倒
還有點思
想

禍事不成麼。薛大可道：就是有些危險。易順鼎道：不過受各報的攻擊罷了。薛大可道：那還是小事。就是各報反對咱們的宗旨。不過暗暗的在時評上譏諷兩句。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言論。只是住在租界上的亡命客。真討厭。時常寄一封無名信來。叫咱們趕快停版。否則就要請咱們吃炸彈。雖然此信未必盡真。卻也不是無風之浪。李燮和忙搶着道：何不派幾營軍隊去保護呢。薛大可道：租界上那能由你自由調兵。他們請了兩個印度巡捕。把守大門。業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惹人家笑話。咧。楊度聽說。低下頭想了許久。自言自語道：這事實實在有些討厭。大眾聽說也都不作一聲。少頃。楊度道：這也不算什麼事。我看你不必住在報館裏。就是幾個貼己的人。也可以暗地裏叫他搬出來。真出了事。好在炸的地方。也不是咱們的。房子也不是咱們的。人也不是咱們的。機器紙張。咱們再辦一套就是了。說得大眾皆贊道：這個法子真好。報館越炸。越有價值。胡瑛道：果能在上海灘全設了亞細亞報。叫他們炸個同歸於盡。那纔痛快呢。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這時已呈上稀飯來。正是

兩會幾成爭戰勢。一身跳入是非場。

評

葉麻子弄錢本領實在高妙。然而破靴黨的勢力當然不是梅任兩公丘八黨的對手。所以葉麻子狠命把錢穿在肋條裏不肯灑出一個來。雖不得名利是已經到手了。

爭名者必同僚之官。爭寵者必同夫之婦。湖南小小地方自然容不下兩個籌安會。

蔡松坡忍尤含垢與一般無恥奴才周旋其忍耐力真不可及。

薛大可在上海辦亞細亞報。每天祇銷得十來張。真是氣得人死。我猶記得該報遭炸彈時。主筆者登一廣告。竟謂我等無非吃飯主義。求諸公不要來尋仇等等。告哀之語。嗟乎。人生在世。何日不吃飯。何處不吃飯。而必以恭維我皇上為討飯之具也。不亦怪哉。乞人之所不屑。而若輩行之。於是乎猪狗遍天下矣。

第二十二回 消閒開會風月無邊 匿怨納交牛驥一阜

(冥飛批) 龍陽君一開口就是笑。嘻嘻的。雖不工。卻是善媚。原來名士談風月事。就是拿手戲。學大家聽着未諳。可耳熱否。

既云風月。又云烟霞。真快活極了。

(冥飛批) 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話說楊度與胡瑛梅馨薛大可李燮和易順鼎蔡鏗六人用罷了稀飯。各自散座。此時纔十點三刻鐘。楊度便挽留大眾。煮茗閒話。大眾也不好推辭。其中祇有易順鼎笑嘻嘻向着楊度道。哲子你既挽留咱們在這裏消閒。我就談到明日黎明也決不辭。却但時要與你約法三章。楊度笑道。你又要作些什麼怪呀。易順鼎道。我并不是作怪。我說來諒你們大家決不反對的。大眾同聲道。你快些說罷。易順鼎道。第一件。今夕只可談風月。薛大可道。你們看易實甫他又來唱拿手戲了。易順鼎道。並不是我要唱拿手戲。實在你們整天抱着一本法政辭典。翻來覆去的背誦名詞。真要把人悶死。大眾笑道。好。好。到底名士的風趣是與衆不同。咱們都贊成的。這第二件呢。易順鼎道。這第二件呀。說着兩隻眼睛向着大眾臉上望了一遍。道。恐怕也是多數贊成的。大眾急道。什麼事呢。易順鼎便把右手抬起。伸出大拇指來。又把小拇指擡起。向着嘴裏吸了兩吸。道。要辦幾口這個頑意兒。助一助談興。梅馨道。此地那能抽這個頑意兒。易順鼎道。你真是初進城的鄉下人。一樣事兒也不懂。老實告訴你罷。越是這個地方越能夠抽鴉片烟。你要說是犯法。先從大皇帝起。每天三頓。每頓就要抽八口。再說警察總

中國的
法如
律向
此的
盡是
老

這都是
句良心
話
可憐
胡經
才已
了鴉
片烟
套
還入
了老
袁的
圈
高與
我當
議事
不是
大者
了看
着頭

廳總算是查鴉片烟的接近衙門吳炳湘他是一個大烟鬼還有伶界大王小叫天武豔親王的老太太誰不是掛着阿芙蓉的大招牌奉旨吃煙薛大可道話到實甫嘴裏就說得更外好聽易順鼎道並不是我說笑話實在中國的法律乃是用他治人不是用他治自己的蔡鏗聽了這句話心中暗自說道關了半天還是這一句話說得能聽胡瑛接着笑道這句話我也狠贊成楊度道你自然贊成了胡瑛聽說臉兒一紅大眾笑道彼此皆歡喜這個頑意兒此案一定通過的還有第三件呢這句話剛纔說完忽見兩個人闖進房來當頭的人說道你們又關着大門議論什麼要事可是要準備造反麼大眾聽說猛回頭一看原來是阮忠樞與顧鰲二人薛大可迎着說道你們竟夜入人家該當何罪阮忠樞睜起兩隻老鼠眼睛向着各人一看忽看到蔡鏗不覺神色一怔復又笑道這裏也不是湖廣會館只准你們胡鬧就不准咱們入場麼說得太衆笑了一陣各自坐定李燮和道你們莫要打空還要問易五爺這第三件的議案咧易順鼎道第三件麼却不是今晚實行的我想趁着今晚諸君子的興頭大家結合一個團體組織風月會若遇着公務閒暇之時彼此都到秦樓楚館之中或是曲部歌場

(冥飛批) 龍陽君大
(冥飛批) 約是自知
 年長色衰
 所以勸人
 結合風月
 會自己好
 混在裏頭
 充當葦片
 妙嫖也可
(冥飛批) 以衛生
(冥飛批) 衆人中本
 來只有松
 坡碍眼所
 以大家都
 注意他心
 胡瑛小聽
 老道學聽
 着罵煞悠
 小鳳仙由
 此插入天
 衣無縫
(冥飛批) 何妨斷絕
 國交
 易五郎到
 底是老茂
 片開口就

之裏消遣消遣未嘗不是輔助精神的妙法兒諸君若是贊成不妨咱們就開個籌備
 會大眾還未及回答楊度忙說道此舉却是衛生的好事但是……說到這裏兩眼向
 着蔡鐸一瞟蔡鐸剛要啓齒問他胡瑛忙說道你怕松坡不愛此道麼楊度道我看他
 平常狠規矩的胡瑛道規短人頑笑起來比咱們還利害呢實對你說罷雲吉班的小
 鳳仙早已與他要得如膠似漆了楊度大異道松坡現在有這大的本領麼我真是有
 眼如盲了這時蔡鐸心中想道我既跳進這個圈套兒爲金蟬脫壳之計不得不忍住
 一口氣強撐着一個假面孔去敷衍他們連忙笑道這真奇怪呢八大衛衙裏可是只
 准你們去就不准我去的麼易順鼎道無論你准去不准去你既獨行踽踽不與咱們
 聯合國商量咱們就要把你當做德意志等待本會成立之後首先就要罰你請客阮
 忠樞顧鰲二人連忙把手拍得亂響同聲說道贊成贊成果若蔡松坡受你們罰我倆
 的邊務大臣也做定了易順鼎道莫慌莫慌咱們要罰松坡受咱們的罰這皆是
 本會會員公議的那能由你倆無端入席呢阮忠樞道你們到底組織什麼會呀胡瑛
 就把易順鼎發起風月會的事兒說了一遍阮忠樞笑道你們真是好大的胆子就不

要吃人 妙也有二 成者願 我人又願 反對了 請你首先 去捉拿 安會罷 (寫飛批) 與政治大 有關係大 皇帝還是 專管這些 事的試看 松坡若是 不嫻那裏 逃得出老 袁的圈子 妙借花柳 學說不究 涉政事干 得特尖罵 如則天何 可憐不能 入會還要

曉得今上有訓令可稽不准民間私結黨會麼咱們正奉今上的密令特來拿辦的薛大可道老斗你莫要捧着大帽子來壓人你可曉得這個會比不得是籌安須要受今上的節制這個會乃是專治花柳症的所謂只研究學說不干涉政事大皇帝其奈我何呢你若把散花天女頰來或者可以欺壓咱們這番話說得大衆哄堂大笑李燮和道老斗那一張嘴巴尋常好像八哥兒誰也說不過他今晚可算遇見對頭了顧鰲忙道你真要這樣的擺威風就是你們組織這個風月會難道不許咱們充當來賓麼楊度也笑道來賓却不能對着本會事務上發言而且不能享受本會的權利顧鰲道你滿嘴裏胡說無論什麼會誰不是儘先優待來賓易順鼎笑道你們看巨六比老斗還利害他簡直厚着臉皮違法搗亂待咱們風月會成立之後再派娘子軍去逮捕他倆阮忠樞道只要你不把沈佩貞調來咱們總是不怕的說得大衆又笑了一陣這時梅馨轉身向蔡鐔道聽說尊夫人已回湖南了麼蔡鐔便嘆了一口氣道你再也不要提他我現在雖然名分上與他是夫妻實在就如斷了絃的一樣易順鼎道夫妻們鬥嘴這也是家常慣事那能決裂到這般地位常言說得好少年的夫妻老來的伴尊夫人

充來實 (冥飛世) 逮捕之先 必然搜查 一番不要 又鬧出破 小肚子的 笑話 松坡補 叙家事插 得自如 (寫飛批) 夫婦口角 情形是不 可少的 易五郎真 會灌米湯 做太太的 聽聽學生 聽聽松坡 未必如是 松坡亦未 必作如是 云恐口勸 世罷勸

總算跟着你辛苦多年，慢說是夫婦之間，就是朋友相處了這多日子，也不能反臉無情。蔡鏗道：我那個賤內性情，實在與眾不同。自從到了舍下，那家務的瑣事，他就沒有照應過一回。後來到雲南都督任上，也是我看，在夫妻情分上不去與他鬥嘴。他居然就慣成個一品夫人的模樣兒，絲毫辛苦都不能吃。這也罷了，今年我當經界局的總辦，雖然不及做都督的威風，但是如我這個留學生混到如此，也算不差。他天天就在我的耳朵旁邊，苦呀苦呀的瞎鬧。我又沒有三姬四妾，整天伴着一個叫苦的老婆，天天在身旁，胡鬧你們，想一想，這個受罪的日子，可能過麼？所以我把他送回湖南，譬如他死了一樣。今生今世，決計不與他見面的。說着氣喘吁吁，好儂憤懣，填膺不可遏止。李燮和道：怪不得你眷戀小鳳仙，咧將來這盃喜酒，咱們一定要吃的。楊度忙道：你莫要胡說，咱們還是籌備這風月會罷。於是你說一句，我說一句，大家就推舉易順鼎做了臨時的會長。時已亥末子初，大家纔紛紛散去。看官可知，蔡鏗何以要首先書名請願，咧何以對着梅馨叙他的家常瑣事，咧要曉得蔡鏗他是別有用心。當時蔡鏗孤身陷於帝制潮流之中，四面楚歌，皆是仇敵，況且袁世凱常常念到蔡鏗，爾個

恐怕未必因此送回
 去的(冥飛批)
 以久燻成
 之龍陽君
 當然取得
 會長資格
 可見一個
 人是
 作爲
 這袁世
 凱的慣技
 果然是別
 有用心
 有(冥飛批)
 不(冥飛批)
 嫖了(冥飛批)
 仙倒弄(冥飛批)
 老袁耳(冥飛批)
 目瞶若(冥飛批)
 英雄也(冥飛批)
 良可慨也(冥飛批)
 含着淚(冥飛批)
 開頭笑(冥飛批)
 是痛心(冥飛批)
 的事(冥飛批)
 的(冥飛批)

字。生。怕。他。發。動。野。心。所。以。表。面。上。款。待。他。好。像。分。外。的。優。厚。其。實。暗。地。早。已。星。羅。棋。布。
 監。督。他。的。行。動。自。由。了。可。憐。把。個。蔡。鏗。困。得。有。氣。難。吐。有。翅。難。飛。因。此。妙。想。天。開。借。着。
 些。兒。細。小。的。家。常。事。與。他。夫。人。大。門。口。舌。鬧。得。形。如。離。婚。這。纔。把。他。夫。人。送。出。虎。口。他。
 就。逢。人。便。說。他。妻。子。不。賢。一。時。京。城。裏。面。都。說。蔡。松。坡。已。與。他。的。夫。人。離。了。婚。實。在。是。
 他。耍。了。些。手。段。伉。儷。之。間。還。是。琴。瑟。靜。好。此。番。首。先。請。願。也。是。想。掃。去。袁。世。凱。的。疑。心。
 准。備。作。脫。身。之。計。自。從。他。的。夫。人。回。了。湖。南。他。就。大。變。其。本。來。面。目。朝。朝。暮。暮。醉。粉。迷。
 金。戀。着。雲。吉。班。裏。的。小。鳳。仙。頗。有。信。陵。君。醇。酒。婦。人。之。概。當。時。狠。有。許。多。人。歎。惜。他。是。
 個。少。年。的。英。雄。陡。然。變。成。了。個。濁。世。公。子。那。裏。曉。得。他。是。含。着。一。包。眼。淚。兒。開。頑。笑。咧。
 閑。言。休。提。且。說。阮。忠。樞。顧。熬。二。人。見。易。順。鼎。梅。馨。薛。大。可。胡。瑛。李。燮。和。蔡。鏗。六。人。去。後。
 便。轉。身。仍。回。到。楊。度。寓。所。楊。度。轉。身。一。看。大。異。道。老。斗。你。們。怎。麼。又。回。來。了。三。人。於。是。
 復。歸。舊。坐。阮。忠。樞。便。鬼。頭。鬼。腦。向。楊。度。道。你。好。大。的。膽。子。呀。楊。度。聽。着。這。句。沒。頭。沒。尾。
 的。話。也。鬧。得。糊。塗。塗。起。來。忙。問。道。什。麼。事。兒。大。膽。呢。阮。忠。樞。道。你。把。個。仇。人。請。來。還。說。膽。
 子。不。大。嗎。楊。度。聽。了。仍。是。不。懂。便。低。着。腦。袋。想。了。一。回。纔。笑。道。哦。你。說。的。是。他。嚙。你。卻。

阮翦子倒有點見識
 這句話好
 像代當時
 心黨人疑
 心蔡鏘說
 的
 這話頂得
 利害
 解得妙
 (莫飛批)
 財多身弱
 性命自然
 是要寶貴
 的誰人又
 捨得來
 真有本領
 被你一眼
 看穿了也
 就沒有大
 作爲
 (莫飛批)
 請願簽名
 本來是利
 害不過就
 像寡婦失
 了節一般
 但是老袁
 的誓詞可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莫要冤枉了好人我當初也是疑他私通亂黨那知皆是咱們多心我也曾切實調查
 他早與國民黨脫離關係了顧鰲道聽說他不多幾天還到天津去看梁卓如的病咧
 楊度道着人看事那能這樣的吹毛求疵照你們這樣說法前幾天我到天津看梁卓
 如去豈不我也是革命黨麼就說梁卓如罷他現在做了兩篇文章雖然是有心搗亂
 也不過闲着無事借此露一露他的好臉子真說他同革命黨走的一條路恐怕他還
 捨不得那條性命呢松波我雖同他相處不久但是這幾個月之中我狠留心他的行
 動仔細看來也沒有什麼擊天本領我因請願的事開湖南同鄉會的時節特地請他
 到會就是想窺察他的態度那知他到了會館居然侃侃而談反對共和政體後來提
 議請願他便提起筆來首先籤名誰也沒有他痛快你想這請願書上籤了名就如賣
 身紙上打了脚版手印的一般倘再反身去革命那革命黨誰又肯相信他呢我因此
 纔知道咱們尋常心狹量小抱着閉關主義也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阮忠樞冷笑了
 兩聲道話雖說得不錯不過現在的人心詭詐也不可加意些兒楊度聽了半晌不
 語復又道他現在迷戀着小鳳仙諒他也沒有閒心來問國事就是他有什麼奸詐行

以取消區
區一簽名
又何足道

(吳飛批)
阮鶚子防
人之心比

小楊強得
多了
阮鶚總算
會罵人

(吳飛批)
東海也只
好如此

小朱乃奔
競取巧之
人且極熱

心富貴如
何不吃醋

(吳飛批)
績之何嘗
胆小此時
無非是把
着花看看
風色罷了

為現在咱們的手掌心裏那能讓他動一動麼。顧鰲便站起身來道：「這話却說得不錯。時候不早了，咱們也該走罷。」阮忠樞笑道：「看你急得這個樣兒，杜小紅那裏早已有。人補上缺了。」顧巨六笑道：「你只管說得高興，也不怕花姨太太在後房裏罵你爛屁股呀。」楊度笑道：「我這真是犯啞叭。阮忠樞道：「莫要鬧笑話罷。我且問你現在請願的事究竟各省可周全了。」麼。楊度道：「各省的請願書到了有多數了。我看現在最難解決的事還在中央。」阮忠樞道：「東海，這個老頑鋼他還是抱蘇味道的主義。」麼。楊度道：「怎麼不是的呢？」我前幾天去見他，他還是說自己現居政治最高的地位，不能分判共和君主的是非。顧鰲道：「那裏是不能分別是非，就是不贊成帝制罷了。這真叫做老而不死是為賊。」呢。楊度道：「朱桂莘他滿肚皮裏贊頌帝制，嘴巴上總是反對籌安。」顧鰲道：「難道還吃那沒曾打他知照的醋麼？」楊度點頭道：「就是這點酸味兒。」周緝之呢，雖然掌全國財政的大權，胆量比老鼠還小，聽說要變更國體，他生怕國課征斂不起來，外債又要逼迫，所以他的心裏雖不是贊助共和，却是反對。現在帝制他常對人說，現在那能變更國體，倘再釀成禍亂，內虧外債，國家真有破產之憂。盡說這套不識時務的話，你

何嘗不是
正經話
拖不來只
好盼望他
滾回去

(冥飛批)
是是武力
從事是最
可挾制人
的

(冥飛批)
據我看來
手段也並
不辣也
看你可能
封出四萬
萬個王爺
願巨六總
算善於體
貼

(冥飛批)
何至於此
公造慮了

看可討厭不討厭。咧轉又說道。好在周玉山那個老兒業已來信叫他回去當晚就請了病假。這樣的頑固人滾了也乾淨。阮忠樞道。章仲仁他總不會反對罷。楊度笑道。他乃跟着人家打邊捶鼓的好。在如今的司法已是強弩之末。他就二十四分的反對。咱們也不怕他。幸虧海陸軍與交通外交幾個重大的機關都拿在咱們手裏。他們真要反對。咱們就以武力從事。那怕他不俯首貼耳的投降。麼。顧鰲道。話雖說得不錯。但是同室操戈。外人看着究竟有些不雅。楊度笑道。現在做事辣手是英雄。那顯得雅不雅。咧。阮忠樞道。咱們都不要擔心。我看這事都不難解決。昨天政事堂會議已討論採用封爵制度。將來此案實行。包管他們都不為國為民的。粧假道德樣兒了。楊度道。這話却也說得不錯。顧鰲忙問阮忠樞道。老斗你看那鐘上已到兩點一刻了。有什麼事兒。快說罷。當真要花姨太太出來下逐客令麼。阮忠樞笑道。該死。你若不提我這一句話。我簡直忘壞了。說着便向楊度道。今上特地叫我倆與你商量各省請願團紛紛而來。眼看快要齊備。那各省國民代表以及選舉種種手續總得預先籌備完全。倘若臨時忙亂起來。再選舉出一個總統。那就是大笑話了。楊度道。這事我也曾想到。但是這些

非如此不能謂之做鬼
朱桂幸又要走時
無怪乎列入十三太保之一

處處怕人是外國人
怪極了
又出花頭
無數的把戲
我看可了
獸鱗介之
中再組織
不願團體
分嗎
又是用勢
方壓人

手續極繁。必須明繩於法。暗度金針。這又非內務部長出力。不可要他。密電各省長官。打通關節。受其推待之意。半哄半嚇。包管他們一致推待了。阮忠樞道。朱桂幸他肯替咱們做牛麼。楊度道。咱們何必去找他。只要今上淡淡的向着他說一句。包管他就要毛遂自薦的要曉得。朱桂幸他雖不情願。給咱們做牛。他却狠情願。給今上做狗的。阮願二人聽着。都點了點頭。願道。還有一事。那各省請願的團體。大半都是負一鄉之名的。縉紳們領銜。就是其次列名的也多是中人以上之士子。似乎官氣太重。倘被外國人看出來。又要說不是真正的民意。今上意思。想在各省請願之外。促各行各業之中。組織幾個請願團體。士農工商男女各界。那是不必說的要分別請願。就是優伶娼妓。販夫走卒。也得要結個公共的名義。出來請願。纔顯得此次恢復帝制。是薄海同欽。咧楊度道。這事却很容易。只要咱們的勢力雄厚。他們自然會結合。請願中國人的心理。別樣事不能搶人先。這趨向時風的事兒。是不居人後的。你沒看見辛亥那年的女子。北伐隊。壓後來還有什麼。征蒙團。征藏團。都是趕着風頭爭先恐後。此番有這大的改革。怕他們不捲上。重來嗎。阮忠樞道。聽說他們辦事都是曇花一現。不能耐久。

又是一個
被搜的証
據

就是足下
辦安會
也風頭
向風頭
耐上着
想難道
想勸進
人麼別
熱心請
者聽願
乃是插
文被搜
伏線之

的楊度笑道。何必要他耐久。叨咱們想他的。不過是一件請願書。只要他把這件事辦妥。誰去問他散不散。阮願二人皆點頭道。不錯。不錯。咱們一定是這樣辦罷。說着二人站起身來。這纔告辭而去。再說蔡鏗自從楊度寓所回去。一路上想那席中的景況。暗自歎了一口氣。心裏想道。照他們這樣的胡鬧。怎麼不禍及萬方呢。愛國家生了這羣么魔也。真是人民的。不幸。想着已到了自家的門首。忙下了車兒。一直走進了書房。那家丁胡升送上一個小小的信封兒。蔡鏗接着一看。原來是雲南將軍唐繼堯打來的電報。蔡鏗忙折開一看。便自言自語的笑道。他尙有心來記。我啣復又把雙眉皺起。暗自想道。這叫我怎麼辦呢。又坐了許久。便擦了一根洋火。把那一張電報紙兒。隨手燒化了一夜無話。次日早晨。蔡鏗纔起身。櫛沐的時節。胡升又送進一封信來。獻與蔡鏗道。天津梁大人那裏專差送來的。蔡鏗忙把洗臉手巾放下。接着那封信。折開看道。原來他也曉得了。看罷。便點了兩點頭。向胡升道。你去叫那送信人來。胡升答應一聲。是。便退出房去。把那送信人領了進房。蔡鏗仔細一看。果然是跟隨梁啓超的王珪。那王珪見了蔡鏗。打了一個扦兒。蔡鏗便問王珪道。你們大人的病可好些麼。王珪道。

何嘗病呢
是後文逃
走伏線

可見當時
搜檢之嚴
亦是松坡
細心處

諸蕺片等
候不及了

眉頭一皺
可見他滿
心的不情
願得也還

俏皮
(實飛批)
不翻去腦
袋總是萬
幸之事

敵上病已全愈。現在狠記望大人家丁叩辭的時節。敵上還說大人如往日本求醫時。節務請到敵上那裏一過。蔡鏢忙點頭道。這個自然。我現在所辦的事兒。狠多行期。不能預定。恐怕一時脫不了身。我若到日本去。一定是要走你家大人那裏過的。說時便抽出一張信箋。拈起一隻羊毫筆。隨手揮了幾句無關緊要的慰問話。最後寫了雲泥兩渾四字。打發王珏去了。他就坐在書房裏。默默的發怔。又過片刻。忽聽桌上的電鈴鏗鏘鏘響了一陣。蔡鏢連忙打了回鈴。只聽那達話機裏說道。松坡……松坡……昨晚所說的事兒。可算數麼。蔡鏢一聽。反不懂他說的什麼事。急得一時回答不出來。忙問道。你是誰呀。那答話機裏說道。我的聲音。你都不能分辨麼。我就是楊哲子。昨晚的事。就是鳳兮。鳳兮。仙乎。仙乎。你還假裝些什麼。蔡鏢聽着把雙眉一皺。趕忙答道。是哲子呀。後又粧着笑道。你們也實在臉厚。昨晚纔吃了你一頓飯。今天就要人還席。可難為情麼。那答話機裏說道。松坡。你莫要這樣狡猾。昨晚當着大庭廣衆之間。經公共議決。說你秘密行動。有礙大公。纔議罰你一棹酒。怎說我要還席呢。你幸虧在我的耳朵裏說。倘若被別人聽見。公議你一條違抗公意之罪。還不知要罰你多少棹酒呢。蔡

又要打一個連錘

此句是作者微點後者，堅不是橫，正經事落得混開一場。

鏢忙道：好罷了，誰不知道你是個法律大家，開口就背誦法政辭典，真把我說得頭昏實告，訴你罷我的請客單兒已出門了，請的是明晚申刻，不料一時大意，偏偏沒請的，有你怎麼辨呢？那答話機裏說道：辦事粗心，應該罰花酒一席，以示薄懲。蔡鏢笑道：我怕你沒有這一副牙齒，二人說笑了一回，只聽鈴聲又響了一陣，蔡鏢纔放下聽話機，自言自語的說道：哼，總有一天教你知道蔡松坡的利害，嘴裏說着，便檢出一張紅帖兒，寫了昨晚同宴的幾個人，復又想道：我何不再請樊山來，越外鬧得他有趣，於是加寫了樊增祥的名字，寫畢，把手中握的羊毫一扔，道：那一天我纔能不受這一種悶氣，咧，這天已正午，蔡鏢忙用罷午膳，把那一張紅紙帖兒交給胡升去請客，自己也跨上車，一直向雲吉班去了，正是。

忙裏偷閒乾作樂，苦求脫禍強爲歡。

評

嫖賭逍遙鴉片煙，本來是官僚專門之學，加以龍陽名士之提倡，一班兒怎得不眉飛色舞。

官之所在
 妓亦隨之
 皆不與勞
 食之而宜
 其相若也
 大相倚者
 竟敢作倚
 門賣笑之
 妓女比之
 老爺皇之
 可謂其並
 非趨時者
 一作輕高
 招小鳳仙
 使人身分
 且且且且

松坡苦心孤詣不惜自污以求有濟可敬之至
 楊哲子不疑松坡而阮鬪子疑之到底是老官僚有經驗

▲第二十三回 軟語溫言英雄兒女 奇形怪狀紅粉妖魔

話說北京八大衛衛韓家潭一帶乃是勾魂攝魄的溫柔鄉秦樓楚館豔幟駢翻每天
 到了那落日殘紅寒鴉噪晚之際那八大衛衛韓家潭一帶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一隊
 隊的無事忙酒地花天好像是擺了一場迷魂陣清室既墟之後一時南北的新舊人
 物大家如蜂擁一般足躡手版的都向着北京城飛去那曉得蘇杭等處的粉頭也都
 沾染些兒新氣味一個一個塗脂抹粉跟着那些新舊人物的影兒也都聯翩北上準
 備去開殖民地因此秦淮冷落春浦蕭條那古揚州廿四橋頭早是荒煙蔓草所以南
 朝金粉轉而變成了北地胭脂這也是世能變遷那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也就跟着風
 頭兒轉了按下不提單表那陝西巷雲音班裏有一個校書叫做小鳳仙原來是浙江
 錢塘縣人氏自入妓籍芳名並不十分出色若論他的姿首雖不似西子南威却也不

不說的是 妙筆而論 以色而輕 工嫵媚不 而親熱不 去親於小 鳳仙於身 分揚揚於 自一般對 不貶自貶 且為小坡 仙戀一鳳 子作見引 世之真情 情非相愛 知識不足 者不也生 憐愛也三 唯其與三 酸丁得來 者乃有住 與松坡來 一結否則 紅是交暇

像無顏。姨母只因他年纔十六。生小是個良家子。見着人總有些羞答答。樣兒不肯下。工夫去親熱。客人所以門前車馬分外冷落。枇杷門巷。雖設常關。日常的獨倚樓頭也。盼不到封侯夫婿。幸而尙有三五個不得志的酸丁。在他家裏常來往。雖然覺得冷落。却也落得個平安。這日時剛逾午。小鳳仙靠在一張沙發椅上。手裏拿着一本花月痕。在那裏看得迷迷糊糊。忽見鴛母擲着一根旱煙袋。走進房來。一屁股便坐在鳳仙的床前。那矮腳榻上。兩眼望着鳳仙。轉了幾轉。接着又把腦袋搖了幾搖。歎了一聲。長氣小鳳仙見他。鴛母來勢不佳。便把手裏拿的書丟在案上。連忙站起身來。走到鴛母面前。道。媽呀。你今天怎起得這早。哇。那鴛母把兩隻白眼一翻。道。這熱鬧的買賣。慫教我怎么得住。咧。小鳳仙聽着。知道鴛母又發窮氣。便低着頭。只顧弄自己的衣襟。角再也不敢答一聲。又久。那鴛母道。眼見得又到年頭。別人的房間裏都是來一陣去一陣。鬧得歡天喜地的。好不有趣。只有你這一間大獄。好像上了封條的一般。鬼也不來了。常言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今天既做了這個買賣。就得要賺兩個零花。姑娘開了大門。不容易的呀。門差使費。燈火。柴米。那樣不要的是錢。就是你姑娘的身上。

娘早耐醉
於新貴人
懷裏更何
眼一嗔區
區政哉

明是沒
有話說之
口吻

(冥飛批)

開堂子當

是容易不

忘八也

是容易不

的賬算起

來比做官

要的開銷

嫖客細味

新言

(冥飛批)

比例確切

(冥飛批)

一人而食

必有九人

臙脂花粉衣服首飾難道還是搶來的麼眼見年底下結賬樣樣都要開銷就賣我這
個老貨也賣不出多少錢啦你也不想去邀兩場牌鬪兩檯酒慢說銀錢就是在姊妹
們面前臉子也得要粧的好看纔是天天祇看見你抱着破書本兒念窮經你就是做
了李香君看有多少侯方域來捧你啲小鳳仙道向老爺喻老爺他倆說這幾天就要
來的搗母忙把嘴兒一抿冷笑了兩聲道決庵與小南麼那兩個酸秀才他能照應你
多少實告訴你說罷當窰姐的說不了甚麼情長情短肉揀肥的咬誰人錢多就是熱
客照你這樣做林黛玉咱們只好喝西北風了小鳳仙道別的人他不來教我也沒有
法兒搗母笑道看你樣兒不像美人架子倒擺得不小現在改良的年頭做官做宰文
武大臣還有什麼部長議員將軍都督誰人不是考究運動聽說他們的手段拿出來
還比上海四馬路野雞拖人還利害呢就說那些野鷄罷常年的站在路旁夏天受的
是露水冬天受的是風霜熬到半夜三更好容易拖了一個客纔賺得塊把洋錢難道
他不是人做的嗎纔說到這裏只聽得門外大茶壺高嚷了一聲道客來那搗母攔看
手中的旱煙袋連忙迎出房門門簾兒一掀早見一個人跨進門來年紀足有三十來

者受其飢
十一人之衣
者有九寒
以中國之所
何多窮民
自養非官
豈可憐窮
民無告之
倍於野雞
妓女者矣
好無奈米
湯無奈作
嘔得人作
（寫飛批）
妓女不會
應酬為甚
僚學不官
僚學不官
想是金頭
之身

歲瘦條條的臉兒，蓄了幾根八字鬚，相貌却生得十分清秀。搗母一見，便轉過笑臉兒，向那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蔡大人來了！今天是什麼風兒刮來的呀？停了兩天沒見，可真把我家鳳姑娘想壞了！可巧這時小鳳仙被搗母說得淚眼愁眉，還沒轉過笑臉，搗母便借着這當兒一碗米湯，就向着蔡鏢身上灌去。後又暗使眼色，教小鳳仙接着撒嬌，那知小鳳仙並不曉得，要這套法術見搗母在蔡鏢身旁擠眉扎眼，做出許多的醜態，反羞得臉兒通紅。這時蔡鏢已走進房門，聽搗母七長八短的說了這一套，不由得心窩裏一癢，兩個眼珠兒就斜着向小鳳仙看去。那小鳳仙一見蔡鏢轉眼望着他，反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了便斜溜了蔡鏢一眼，抿着嘴兒淡淡的笑了。一笑當時，漲桃花冉冉泛，緋紅色誰知他這回眸一笑，比那搗母說得天花亂墜的魔力還利害。早把蔡鏢心坎裏惹出一種淪落風塵之感了，便默默的也望着小鳳仙。那搗母看見小鳳仙這個樣兒，也把嘴兒一鼓，頭兒一扭，道：「我家鳳姑娘就是這樣脾氣，不好見着客人。連句兒話都說不出來了！幸虧蔡大人是常來常往的，倘若……說到這句，便把身兒一擡，道：「我也不好說了，你們快快水呀，說着，甩開了一雙鯁魚腳，扭出房門去了。」

罵得不錯

松坡關心
到書案上
的書可見
非尋常嫺
客

案頭擲卷
枕底藏書
可見亦非
尋常妓女

兩人要笑
事都寫得
與衆不同

此不曉得
三字乃是
從曉得之
中而故說

這時蔡鏐見那鴛母出去，便把頭搖了幾搖道：「噯呀！他再要說幾句我簡直的要發嘔了。」小鳳仙也就笑着走到蔡鏐面前道：「這是他們的買賣，經見着人總要超度一番的。」蔡鏐笑道：「照你這說，咱們都是些流蕩鬼了。」小鳳仙便把頭兒一扭道：「那個同你說這些話說着，二人都走到牕兒面前，蔡鏐一瞥眼見棹上放着一本洋版書，忙伸手就要去拿。小鳳仙慌忙搶了兩步，一手把那書本兒奪了去，當時用的那些龜爪子絞手巾的、泔水的、送鮮貨的，大家都接着脚步兒進房。蔡鏐也不便再追問，直等到大眾去了。蔡鏐便走到小鳳仙床前，祇見那一對鴛鴦枕，下露出來些須書角兒。蔡鏐仔細一看，書角上斜寫着一個花字。蔡鏐一把搶到手裏，看着笑道：「原來你在這裏看花月痕呀。」小鳳仙一聽，頓時又把個臉兒漲得緋紅，把他手裏一本書扔在棹上，笑道：「你看你真實在淘氣，什麼地方都去瞎翻的。」蔡鏐也便笑着臉兒，坐在那沙發椅上，向小鳳仙道：「我且問你，你看花月痕，你頂歡喜那書裏的人，是那個呢？」小鳳仙聽說，只管低着头，抿着嘴唇兒，微笑，雙手弄那手中的絹帕兒，半晌纔說道：「不曉得。」蔡鏐笑道：「虧你平常還笑人家婦女們小氣，今天問到你，你也是這個扭扭捏捏的樣兒。」小鳳仙便止住了笑。

其不曉得
者也从破口
中寫出小
鳳仙懷抱
妙不愛書
又不愛嬌
子不愛嬌
又不愛嬌
姑娘
須要一
刻大的口
好大的口
氣想是夫
子自道也
逼得利害
原來有嬌
嬌將軍之
氣概
比得恰當
自己身分
亦拾得高
自是英雄
的比老鴿
兒較老鴿
兒的滋味
甲的滋味
兒的滋味

說道你問我是那一個呢。蔡鏗道：「韋癡珠你可歡喜麼？」小鳳仙把頭搖了幾搖，道：「空空抱着一肚皮的才思，只在筆尖兒上亂繞，到底沒繞出什麼頑意兒來。」蔡鏗點頭道：「哦，你是歡喜劉秋痕的小鳳仙，還是搖頭道：『包着兩眼，苦水要學林黛玉，恨不得拿眼淚兒泡飯吃。』後來鬧得脂粉香銷，無人過問，又有什麼趣味呢？」蔡鏗點頭道：「這也是說得不錯，然則你歡喜的一定是韓荷生了。」小鳳仙想了一刻，纔說道：「他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總算有些兒才幹，但是他替一個人出力，不是替大家出力，還不算英雄。」蔡鏗一聽，心中頓然一驚，暗想：「看不出他的樣兒，還有這大的懷抱。」便答道：「那也是時勢所逼的。」小鳳仙淡淡向着蔡鏗笑道：「英雄就不能造時勢麼？」蔡鏗一聽，分外的驚異，轉而又向小鳳仙道：「照你這般說，沒有一個人看上你的眼。」小鳳仙道：「杜采秋的才氣，頗好，淡粧濃抹，皆能稱體，可惜後來統兵掛帥，事屬荒唐，倘若真有這樣的事兒，倒也是人生一樂。」蔡鏗笑道：「我倒看不出你還是個梁紅玉，咧轉又歎了一口氣。」道：「現在又往那裏去找韓世忠？」小鳳仙便溜了蔡鏗兩眼，臉兒又紅了一陣，嘻嘻的笑道：「眼看着還找得出第二個人麼？」蔡鏗聽着臉上也染了些兒淡紅色，笑道：「我若

反駁亦有
趣味
妙語意似
乎纏綿而
語味却耐
人咀嚼

妙好一個
亂七八糟

哼得有意
思輕輕過
不露色相
道總是真
關心者
丑且又登
場

做了韓世忠。你又要罵我。替一個人出力。小鳳仙便把臉兒偏過去。那一對星眸。望着窗外的天色。道：「那就在你的作爲了。」蔡鏢正待接說。忽見門簾兒一掀。他的家人胡升。手裏拿着個紅全帖。進來。走向蔡鏢。身旁稟道：「各位大人。都說明晚。準到說着。雙手把全帖呈上。」蔡鏢接着。打開。看了一眼。點一點頭。把全帖放在棹上。胡升見蔡鏢沒有話說。也就退了去。蔡鏢忙轉臉向小鳳仙道：「我倆只顧說閒話。幾乎把正經事都忘壞了。我明晚。要借你這地方。擺桌酒。」小鳳仙聽說。忙伸手拿那棹上的紅全帖道：「我看你請的是些什麼客。」蔡鏢忙阻攔道：「你不要看罷。亂七八糟。我也是被他們鬧得沒有法了。」小鳳仙笑道：「這真是古怪呢。明晚。人都要見面的。難道今天這帖兒。都看不得麼？」蔡鏢笑了。笑便把手兒一鬆。小鳳仙纔打開帖兒。一看。接着鼻孔裏。哼了兩聲。蔡鏢這時心裏也明白。忙笑向小鳳仙道：「你莫要哼呀。哼的要啞。我的苦心。你還不知道麼？」小鳳仙把那紅全帖。寬放下。道：「你也要小心些。纔好說着。祇聽門簾外。呱呱。呱呱。的那鴉母。又來了一路。說道：『鳳姑娘。蔡大人來了。這半天。你也不問一問他。老餓。不餓。該是要買些兒什麼。點心。揀蔡大人樂意的。招呼人去買些兒來。纔是。難道還叫他老。」

我若是蔡松坡必忙道你快去

（雲飛批）此籌安勸進之所會多拉些人來一同拍馬屁所謂灌米湯之法

有的。是。咧。我。去。招。呼。他。們。明。天。預。備。些。新。鮮。菜。又。向。蔡。鏗。道。蔡。大。人。您。老。不。嫌。棄。房。裏。膾。炙。多。坐。會。兒。罷。便。轉。身。出。房。去。蔡。鏗。見。那。鴛。母。出。房。纔。喘。一。口。氣。忽。聽。那。鴛。母。在。門。簾。外。喊。道。鳳。姑。娘。鳳。姑。娘。您。來。啲。小。鳳。仙。聽。喊。便。笑。着。走。出。門。去。那。門。簾。被。風。吹。得。蕩。來。蕩。去。蔡。鏗。便。從。門。簾。縫。裏。一。眼。看。見。那。鴛。母。伸。起。一。張。血。盆。嘴。向。着。小。鳳。仙。的。耳。朵。根。根。咕。咕。說。了。一。會。那。鴛。母。纔。走。小。鳳。仙。也。就。笑。嘻。嘻。的。進。房。來。蔡。鏗。問。道。他。又。搗。些。什。麼。鬼。小。鳳。仙。道。那。裏。是。搗。鬼。他。是。在。那。裏。唱。過。板。灌。你。的。隔。壁。米。湯。蔡。鏗。問。道。什。麼。叫。做。隔。壁。米。湯。呢。小。鳳。仙。笑。道。這。是。窰。子。裏。的。老。規。矩。看。見。肯。花。錢。的。客。人。或。是。能。替。他。做。面。子。的。闊。老。他。若。當。面。灌。米。湯。豈。不。顯。而。易。見。是。假。的。麼。於。是。把。姑。娘。叫。出。房。去。囑。咕。囑。咕。說。一。陣。暗。暗。的。總。要。叫。客。人。看。得。着。客。人。看。見。這。個。樣。兒。一。定。是。鴛。母。在。那。裏。教。姑。娘。好。好。親。熱。他。了。因。此。就。肯。更。外。的。報。効。拚。命。的。花。錢。做。面。子。要。曉。得。他。們。囑。咕。的。並。沒。說。出。一。個。字。來。好。像。在。那。裏。唱。過。板。這。就。叫。做。隔。壁。米。湯。蔡。鏗。搖。頭。笑。道。哎。呀。你。們。這。些。花。樣。兒。真。不。少。若。依。我。看。起。來。他。要。不。來。這。房。裏。我。還。可。以。多。花。幾。文。多。替。你。做。面。子。他。若。要。來。呀。真。叫。我。坐。都。坐。不。安。穩。小。鳳。仙。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冥飛批）
所以官僚
要錢也是
沒有底兒
喂不飽的
原來是這
的老鴿學
來的

這一句話
足以表示
小鳳仙了
無餘子
比較總統
府門前禁
衛隊何如

他若不來還怕你見怪呢。蔡鏢忙搶着道：他一百年不來我也不去怪他。小鳳仙道：話雖如此，他還有一種的用心呢。譬如姑娘同客人不要好，他自然不放心；姑娘若同客人要好，狠了他更外的不放心。蔡鏢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小鳳仙道：要好，狠了他恐怕娘姑生了外心，跟着客人熱跑了，或是客人逼着他，從良他不是尋霉，倒麼？蔡鏢道：從良總是要給他錢的呀。小鳳仙道：您那裏曉得，嚙，跑的姑娘不從良，他賺的是活錢，沒有底兒的。若從了良，他只賺一回賣身錢，下次再沒有指望了。所以當老鴿子的，總是不情願。姑娘從良，蔡鏢道：你們也實在苦的。狠愛好在我，也是借着這地方做擺渡船等我過了河，再來給你想法子罷。小鳳仙聽了，眼眶兒一紅，不禁得秋水橫波，忙拿手絹兒拭着眼淚道：我也只好盼望你了。二人又說了許多閒話，天色將晚，蔡鏢這纔出雲吉班。次日午後，蔡鏢便招呼套好了車，一直往雲吉班而來。斜陽返照，鞭影絲絲，不多一刻，已到了小鳳仙門首。但見十來個大漢，也有歪戴着帽兒的，也有斜敞着懷的，遠望着蔡鏢的車兒，一個個都站起身來，彷彿古墓前的翁仲一般。蔡鏢下了車，那羣人都爭着喊了進去。大茶壺龜爪子一時忙得一團糟，自不必說。單說那鴿母。

原來一棧酒就有這大魔力。甚矣神也。哦，又是一班妖魔登了。

畢竟不凡

飛得真好
看錢好似
妙蓮好似
丁壯丹芽

慌忙迎接出來，臉上又加了許多鵝兒粉，簡直是鍋底上洒石灰，比昨天分外的難看。蔡鐔一見，只好低着腦袋走了進去。那一套的買賣經，記者也不重述。花間的時刻，最容易過一轉眼。那四壁電燈灼灼的亮了，接着易順鼎、樊增祥、楊度、李燮和、梅馨、胡瑛、阮忠樞、顧鰲、薛大可九人，先到齊。大眾都是天天常見面的朋友，就把那些上坐下的客套兒都蠲免了。遂床上榻上亂坐了一團。這時小鳳仙還是如平常一般冷冷淡淡，的在大衆面前請了一遍安，只是把個鵝母忙得一時跑出房，一時跑進房，兩隻大袖兒飛起來，活像一個肥蝴蝶，纔飛到樊增祥面前，一時沒會留心，甩開了那隻鰻魚腳，端端正正恰好踏在樊美人那隻削尖粉白的脚面上。樊增祥噁一聲忙把脚兒向裏一縮，那老鵝兒這時立不住脚，身兒向左邊一歪，雙手一撲，幾乎跌睡在阮忠樞身上。慌忙站住，嚇得臉上紫裏帶油。這時蔡鐔就要發起脾氣來，幸虧樊增祥、阮忠樞二人都是花月場中的老狎客，遇着這些事兒不肯鬧脾氣，叫主人的心裏不安。因此樊增祥鼻尖上酸了一酸，趕忙忍住，痛粧出笑臉兒向那鵝母笑道：「我却沒揣着什麼，只怕把您的金蓮積壞了。」阮忠樞便接着笑道：「是呀，您的腰可閃了，沒有大家聽說。」

（冥飛批）
樊山生平
第一種經
濟學問

如此看來
樊山人既
鬚子雖吸
些兒小苦
頭未始不
是諸君之
幸也

罵得妙

（冥飛批）
龍陽君自
命為漁郎
只怕是自
謀不暇罷

咧罵得妙
罵得妙

比較足下
何如

原來名士
只能背誦
西廂記

都笑起來道：「這兩個老頭兒真淘氣，不問是誰，他都要去鬪兩句，你真是越老越風流呢。」樊增祥道：「你們那裏曉得，牛薑還是老的辣，咱們老貨配老貨，分外的有滋味些。說着便去拖那鵝母，那鵝母分外不好意思，一扭一扭的拐出去了。這裏蔡鏗也笑得發不出脾氣來，却好那鵝母扭出門去，再也不好意思進房，大家也落得個清淨。易順鼎這時架起一副花光眼鏡兒，上下左右的四壁張望，梅馨笑道：「實甫，你可是要替他們看風水麼？」易順鼎笑道：「我是鄉下老頭兒，初進城，不得不東張西望的。」顧鰲道：「子羹，他在那裏罵你了？」梅馨還沒開口，易順鼎忙搶着道：「好人不聽狗翻舌，我是說自己做了幾十年的漁郎，還不知道這裏有桃源仙境的意思。」子羹你莫要聽他胡說，我明天剝大蒜頭兒燒鰲魚肉，請你吃。」顧鰲正要接着說，只見樊增祥一手拖着小鳳仙問道：「鳳姑娘，你有十幾歲了？」小鳳仙被他纏得沒法，兩眼望着蔡鏗，說道：「十六歲。」樊增祥笑道：「怪不得我看你的臉蛋兒這樣嬌嫩，到底我老眼不花，我還要問你：你是蘇州人，呀，還是揚州人呢？」小鳳仙搖搖頭道：「不是，我是杭州人。」樊增祥道：「哦，錢塘蘇小是鄉親，原來你吃的是西子湖邊水，自然長成這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滿臉兒堆着俏，一團兒。」

本武夫
 偏要談文
 調怎樣不
 當場出醜
 呢乃是糊
 裏糊塗不
 好意思不
 彼此都是
 一
 怨不得人
 人都想做
 名士吃花
 酒還要坐
 上座真不
 威風不小
 何怪李矮
 文和學着
 扯

真是嬌轉臉。又向蔡鏢道。松坡。你真。是。幾。生。修。到。的。啊。楊。度。笑。道。樊。山。實。甫。你。倆。真。會。酸。有。你。倆。在。座。就。沒。有。別。人。說。的。話。你。們。看。呢。又。指。着。樊。增。祥。說。道。他。閉。着。無。事。又。背。起。會。真。記。來。了。李。燮。和。道。他。是。想。做。第。六。個。才。子。的。這。句。話。說。得。大。家。哈。哈。的。笑。了。一。陣。李。燮。和。也。不。知。是。笑。他。還。是。笑。別。人。反。弄。得。不。好。意。思。起。來。胡。瑛。薛。大。可。二。人。說。道。咱。們。不。要。閑。扯。了。現。在。已。敲。過。七。點。鐘。咱。們。也。該。上。座。罷。大。衆。笑。道。你。看。這。兩。個。饞。鬼。好。像。五。臟。神。在。肚。皮。裏。打。架。等。待。不。及。的。樣。兒。胡。瑛。薛。大。可。二。人。皆。道。並。不。是。咱。們。好。吃。你。要。替。主。人。想。想。早。吃。早。散。這。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們。都。莫。讀。過。這。句。詩。麼。衆。人。笑。道。咱。們。吃。可。以。早。吃。散。是。不。能。早。散。的。這。時。進。來。兩。三。個。龜。爪。兒。把。檯。面。擺。好。大。家。不。由。分。說。把。個。易。鼎。推。到。首。席。上。坐。着。又。把。樊。增。祥。推。到。二。席。上。坐。着。易。樊。二。人。也。不。知。是。什。麼。道。理。忙。說。道。你。們。把。我。倆。推。到。這。裏。又。是。要。些。什。麼。頑。意。兒。呀。楊。度。笑。道。你。倆。儘。管。坐。着。包。管。你。總。要。明。白。的。易。樊。二。人。見。跑。不。了。只。好。坐。下。梅。馨。因。進。京。不。久。故。坐。了。三。席。薛。大。可。纔。從。上。海。回。來。總。算。是。遠。客。便。坐。了。四。席。其。餘。阮。忠。樞。顧。鰲。楊。度。李。燮。和。胡。瑛。五。人。次。第。坐。下。蔡。鏢。也。就。坐。了。主。席。小。鳳。仙。忙。着。斟。了。一。遍。酒。蔡。鏢。便。招。呼。

還是請
你的花
太來罷
太太

拿上肩票來。易順鼎首先拿了一張肩票。拈起筆來。自然叫他的乾女兒小喜兒。樊增祥也叫了小翠兒。梅馨叫了他一個新相好的。叫做花娟娟。薛大可便叫了小四寶。輪到楊度面前。楊度纔把筆兒拈起來。阮忠樞笑道。我看你現在叫誰去。楊度笑道。我若叫個人來。包管你們都沒有看見過的。說着。便寫下去。大眾便伸着頸頸兒來看。要知楊度寫的是誰。等待下回再說罷。正是。

聊借烟花磨歲月。藉迷紛黛避風波。

評

官僚吃的是安逸。飯妓女也是吃的安逸。飯官僚喜嫖。所謂物從其類。妓女中容或有自傷。老不願賣笑者。官僚則越做越有經驗。越做越有資格。此妓女所以尚有從良之人。官僚永無洗手之日也。

第二十四回 筱鳳仙羞與粉頭伍 花元春奪得錦標歸

話說大眾伸着頸頸兒。爭看楊度寫的是什麼人。楊度纔提筆寫了一個字。薛大可笑。

真有些
花字來
巧五郎
易說話
會神行
得不知
太保否

足下呢

大約是
尊夫人
來了

轉得
真快

足下想
嚼過滋
了不敢

足下談
戲也必
真內行

道我曉得。哲子的心事。他除掉。花字。就沒有的。寫了。樊增祥。笑道。他是想與子羹。兩個人。結親。易順鼎。忙搶着道。那豈不鬧成。楊梅毒。麼。說得人哄堂大笑。這時。楊度業已寫好。大眾一看。原來是。上海名妓。花元春。薛大可。驚問道。他也來了麼。楊度笑道。他。一雙腿兒。跑得。比你。還要快些呢。胡瑛。笑道。哲子。倒會去。尋找。新鮮貨。咧。阮忠樞。忙把。楊度手裏的。筆。奪過。來。道。怪不得。你在這裏。越。席。誇。奇。楊度。這纔。想起來。應當。派。阮忠樞。寫的。也就。笑道。你看。你。這個。窮。色。鬼。兒。好像。來。不及的。阮忠樞。也不去。理會。他便。寫着。說道。我。還是。去。尋找。我的。老。貨。寫。罷。便。把。筆。兒。遞。給。顧。鰲。道。你。總是。去。找。你的。杜。小。紅。了。顧。鰲。自。無。話。說。順。筆。寫。過。這。纔。輪。到。楊。度。面。前。楊。度。纔。伸。手。去。接。筆。顧。鰲。笑。問。道。你。還。想。叫。兩。個。麼。楊。度。笑。道。我。是。遞。給。經。武。的。薛。大。可。笑。道。諒。你。不。敢。花。元。春。的。脾。氣。狠。古。怪。的。鬧。翻。了。大。吼。一。聲。你。還。不。知。道。怎。樣。纔。好。咧。說。着。胡。瑛。也。寫。了。小。蝶。仙。三。個。字。大。衆。同。聲。道。好。個。靈。巧。的。名。兒。接。着。李。燮。和。寫。的。韓。素。梅。易。順。鼎。忙。說。道。你。要。做。趙。匡。胤。麼。大。衆。聽。了。都。不。懂。他。說。的。話。意。還。是。樊。增。祥。笑。道。易。實。甫。又。在。這。假。充。內。行。了。你。們。猜。他。說。的。什。麼。話。大。衆。仍。是。不。懂。樊。增。祥。道。他。在。這。裏。唱。斬。黃。袍。孤。王。酒。醉。在。桃。花。宮。

大。胆。不。怕。當。今。皇。帝。吃。氣。嗎。利。害。手。段。還。在。後。頭。咧。居。然。不。戰。自。退。到。底。是。烏。合。之。衆。若。直。呼。老。子。不。更。外。觀。熱。麼。

罵得痛快

(真飛批)
是銀魚套
的濫貨
恐怕未必

韓素梅生來好美容。兩句大衆這纔明白。又相對笑了一陣。蔡鏗便喊起拳來。首先敬了易順鼎三拳。接着打了一個通關。蔡鏗只輸了七拳。大衆見他的拳風狠利害。便都說道。咱們還是坐着閑談幾句罷。酒也隨便的喝幾盅就是了。蔡鏗見他們有些怯敵。也就落得粧個啞叭兒。跟着他們鬼混了。不多一會。只聽見牕櫺外邊。咕咕喇喇開了一陣。那些姑娘一個個不約而同。打扮得花簇簇的。扭了進房。也有叫乾爸爸的。也有叫大人老爺的。也有直叫別號的。鬧作一團。鬢影釵光。粉白黛綠。嬌娜如點水。蜻蜓妖嬈如穿花。蛟蝶一陣陣的脂香粉香。真把人薰得魂靈兒都顛倒了。分別坐定。只見梅馨的花娟娟胡瑛的小蝶仙李燮和的韓素梅楊度的花元春。尙沒來。蔡鏗一看。便向他四人道。嚟呀。却把你們四位冷淡了。阮忠樞道。這纔是叫做有天理呢。想吃新鮮貨的人。自然要耐着性兒等。一等如咱們的這些老貨。雖然不及人家新鮮。却還來得痛快。剛說了這一句。那寶珠坐在他的背後。伸過來一隻纖纖玉手。捏着阮忠樞的鬚鬚。說道。什麼新貨老貨。說得怪難聽的。轉又摸着阮忠樞的嘴巴道。我看你這是個什麼貨。說得人人又大笑了。一陣。樊增祥笑道。他那是一個西洋貨。阮忠樞忙笑道。你咧。樊

如何

干卿底事

畢竟是一個老斗

補前推坐
筆首二座之

非出於老
斗口中叙
出者不妙

這事也要
說公意無
值半文錢

(冥飛批)
籌安請願
騙了皇帝

增祥剛要開口又聽見廳外笑了一陣。早有人報道：花姑娘來了。楊度一聽，暗忖道：一定是花元春來了。誰知門簾兒一掀進房的是花娟娟，接着小蝶、仙韓、素梅也都來到。獨是花元春尙沒見着影兒。易順鼎笑道：到底是上海來的，新美人架子真與衆不同。些這句話說得楊度臉兒一紅。阮忠樞見楊度擔不過臉來，忙岔開說道：我且請問你們今天到底是來慶賀松坡與鳳姑娘的呀，還是開風月會的成立大會呢？楊度忙轉過臉來說道：咱們今天是雙管齊下一來慶賀松坡與鳳姑娘，二來是歡迎兩個會長易順鼎。這纔明白他坐首席的道理。樊增祥還不曉得，阮忠樞便把日前風月會的事兒說了一遍。楊度接說道：咱們臨時發生意見要歡迎你做副會長，樊增祥聽了這回事兒，與他的性情很近，也知道公意難違，假客套兩句默認下了。阮忠樞道：既把兩樣事都說明白，咱們何妨說幾句正經話呢？樊增祥搖着頭道：咱們現在吃的是花酒，談的是風月，那裏有閑工夫去談正經話？咧。蔡鍔心中也怕他們提起帝制的事，自己反聽得難受，便隨聲附和道：這話是說得不錯，咱們何必不抽些兒閑工夫，開心取樂呢？阮忠樞忙道：我所要說的正經話也可以開心取樂的。大眾聽說皆拍掌道：只要能

的。錢。來。結。締。正。經。事。簡。細。想。起。來。算。是。直。就。算。是。嫵。媚。皇。帝。是。可。以。笑。話。取。樂。開。心。又。是。好。買。賣。到。了。好。事。自。然。要。去。尋。找。下。流。人。呢。妨。礙。夫。人。提。倡。呢。可。託。江。字。澄。去。請。他。不。怕。他。是。女。亂。黨。嗎。早。已。坐。汽。車。逞。威。風。了。罵。得。一。個。好。的。出。來。

開。心。取。樂。咱。們。一。致。的。贊。成。阮。忠。樞。見。大。家。贊。成。了。他。便。咳。嗽。兩。聲。慢。慢。的。向。着。楊。度。說。道。就。是。那。社。會。上。各。種。團。體。請。願。的。事。呢。大。家。都。搖。頭。道。這。有。什。麼。趣。味。楊。度。忙。說。道。不。錯。我。都。忘。壞。了。你。們。且。慢。說。沒。有。趣。味。說。開。了。包。管。比。聽。他。們。唱。曲。子。還。有。趣。味。些。好。在。今。天。也。沒。有。外。人。咱。們。何。妨。商。議。商。議。老。斗。前。晚。受。極。峯。的。密。意。命。咱。們。在。社。會。尋。找。幾。個。團。體。出。來。請。願。必。要。下。流。的。人。羣。裏。去。找。纔。顯。得。是。真。正。的。民。意。呢。當。晚。時。候。也。不。早。了。我。又。想。不。出。什。麼。下。流。社。會。裏。有。勢。力。團。體。來。所。以。我。與。老。斗。巨。六。約。定。今。晚。邀。大。家。商。議。集。思。廣。益。自。然。想。得。周。備。些。阮。忠。樞。又。道。現。在。第。一。要。緊。的。是。女。界。還。沒。有。一。個。人。出。來。提。倡。這。個。年。頭。誰。不。知。道。是。男。女。平。權。如。今。他。們。不。出。來。請。願。總。算。是。一。個。大。缺。點。胡。瑛。說。道。可。惜。沈。佩。貞。訟。事。纔。了。不。然。他。要。出。來。提。倡。提。倡。包。管。這。個。請。願。書。早。已。呈。上。了。梅。馨。道。誰。不。是。這。樣。說。呢。就。是。唐。羣。英。在。這。裏。也。不。至。於。這。樣。的。冷。淡。李。燮。和。道。怎。麼。朱。三。小。姐。蔣。四。姑。娘。陳。七。奶。奶。們。平。常。都。狠。有。威。風。的。人。何。現。在。都。不。出。頭。呢。蔡。鏗。笑。着。道。想。必。他。們。都。沒。有。政。治。的。學。識。胡。瑛。又。道。我。却。想。起。一。個。人。來。去。年。我。在。日。本。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女。士。傳。文。郁。他。的。年。紀。雖。然。不。大。那。一。張。

這真是當面罵人

想足下也是如此

(冥飛批)做皇帝同做新娘娘

一儂是要三請三催

(冥飛批)本來是三花臉鬧鬼

渾混得有

原來如此

問得俏

(冥飛批)總算是大老爺要大人老爺

嘴巴真比八哥兒還利害。可惜如今不知在什麼地方。若是在這裏。早已鬧得天翻地覆了。楊度道：他是一個革命黨。肯來替咱們出力嗎？胡瑛忙道：你莫要聽他嘴巴利害。實在隨波逐流。沒有什麼宗旨的小翠兒。聽着他們說得這般熱鬧。忙拍着樊增祥肩頭叫道：乾爸爸乾爸爸。怎麼叫做請願呀？樊增祥道：請願就是寫一封信兒寄給大總統。請他做皇帝。小翠兒道：做皇帝還要請什麼寶珠忙搶着道：傻丫頭。做大總統還要什麼選舉做皇帝。就不要請嗎？你沒看見那戲台上常常的一個三花臉跑出來咕嚕幾句。就向着上場門說道：有請萬歲那皇帝。纔跑了出來。這不是請麼？小喜兒道：請他又什麼好處呢？阮忠樞道：請他做皇帝。他就可以封你官做杜小紅道：姨女人家還能做官嗎？顧鰲道：武則天都能做皇帝。女人家怎麼不能做官？咧小四寶道：做的是什麼官？咧梅馨道：男有男官。女有女官。大官小官。文官武官。看你的功勞大小。加封的小蝶仙忙搶着道：咱們要做了官人家。又叫咱們甚麼呢？李燮和笑道：自然是請叫你大人老爺了。小鳳仙抿着嘴唇笑了。笑說道：照您老這樣說。今晚諸位大人老爺不是帶着咱們這些大人老爺要嗎？說得大家臉兒都紅了。一陣花娟娟忙道：不問是大人是老

(冥飛批) 花媚娟說
 得痛快
 (冥飛批) 韓素梅更
 說得痛快
 足下真善
 於碰
 又生花樣
 到底女學
 生尊貴些
 越說越熱
 關
 易五郎以
 爲何如
 怪您也反
 對麼
 若是大皇
 帝也只配
 與若是大
 王若是大
 王相頤頤
 也
 原來你爲
 的是他
 恐怕不假

爺。只。要。能。做。官。總。比。吃。這。一。行。飯。好。些。韓。素。梅。道。我。還。聽。見。人。說。做。官。還。不。如。咱。們。當。
 婁。……薛。大。可。搶。着。道。話。不。必。說。遠。了。咱。們。從。近。處。說。還。是。找。安。靜。生。出。來。提。倡。罷。楊。
 度。道。誰。能。去。找。他。呢。薛。大。可。道。我。去。碰。一。碰。看。蔡。鏐。笑。道。你。們。說。女。界。請。願。的。事。還。是。
 把。女。界。的。人。類。包。括。在。一。個。會。裏。還。是。分。部。請。願。呢。阮。忠。樞。道。現。在。沒。法。兒。祇。好。先。儘。
 女。學。生。出。頭。提。倡。將。來。自。然。要。分。部。的。所。謂。太。太。姨。奶。奶。了。頭。老。媽。子。女。戲。班。審。姐。們。
 甚。至。於。街。上。的。縫。窮。婆。都。要。上。個。請。願。書。纔。好。蔡。鏐。笑。道。好。呀。這。纔。熱。鬧。呢。樊。增。祥。忙。
 道。若。說。女。伶。請。願。將。來。是。要。請。劉。喜。奎。領。銜。的。易。順。鼎。忙。攔。阻。道。不。成。不。成。劉。喜。奎。我。
 也。是。狠。愛。他。的。但。是。這。事。他。不。能。預。聞。楊。度。問。道。什。麼。原。故。呢。易。順。鼎。道。請。願。一。事。乃。
 是。人。民。的。公。意。將。來。皇。帝。即。位。總。要。優。獎。的。無。非。加。贈。爵。位。劉。喜。奎。現。在。已。是。武。豔。親。
 王。與。伶。界。大。王。譚。鑫。培。望。衡。對。宇。今。上。即。位。之。後。他。雖。不。必。照。五。洲。萬。國。的。手。續。交。換。
 國。書。但。是。今。上。又。優。獎。他。什。麼。是。好。咧。阮。忠。樞。道。贈。他。個。大。綬。寶。星。就。是。了。易。順。鼎。搖。
 搖。頭。道。我。看。不。如。請。金。玉。蘭。領。銜。妥。當。些。薛。大。可。笑。道。你。那。裏。是。尊。敬。武。豔。親。王。簡。直。
 是。替。金。玉。蘭。運。動。選。舉。罷。小。翠。兒。道。什。麼。運。動。不。運。動。大。家。都。跳。到。麪。盆。裏。不。管。做。

(寫飛批)
良心先死
厚皮才得
呢

果然蜂擁
上來老爺
們求密姐
請頭真算
是千古奇
罵得有趣

何妨請花
姨太太呢
小鳳仙未
必承認
分明是不
贊成
推得恰當
說得太遠
界限真分
得清白

大人老爺的唱戲的當密姐的大家夥兒都是……說到這一句生怕在座的老人老爺們多心便把臉兒一紅再也不說下去阮忠樞笑道姑娘你也不要臉紅咱們做了官總是要被人罵的你若到將來做官的時候包管臉皮越做越厚再也不會多心的楊度道老斗你莫要說這些閒話罷我看他們這花界裏也得要結個團體纔好那些在座的校書一聽楊度這句話這個也說要帶我一個那個也說要帶我一個鬧了半晌只見小鳳仙默默的坐在一傍只管發笑易順鼎道這個事辦好了自然要來請你們的小鳳仙忙笑道嗚咱們請大總統做皇帝你們就請咱們做大人老爺罷蔡鏗忙轉過臉兒望了他一眼小鳳仙也就笑一笑不作聲了楊度道就是他們的團體也得尋找出一個領銜的纔好樊增祥忙道就請當地的主人婆不好麼楊度一聽也不作聲蔡鏗忙道他那裏有這大的身望我看這事乃是關係全國的花界領銜要尋一個南北馳名的纔當得這大的重任呢胡瑛忙道松坡這話說得不錯可惜賽金花現在已老也不知跑到那裏去啦就說上海四大金剛罷多半都過了世只賸一個林黛玉現在上海唱髦兒戲不能算是純粹的花界中人再說小阿鳳罷又望着樊增祥道

可惜
必定是好

果然不差

非此不足

見後來文

章之妙

我極贊成

（賀飛世）

洪蔭之豈

但當忘八

而且父子

聚處呢

愁亦未必

不粧

足下未必

比他勝得

插入洪蔭
之歷史一

在你們貴省稱爲三傑在全國總算是個花魁無奈他自吳祿貞死後聽說早已從良
又是不能指望的顧鰲忙道我却想起一個人來大衆忙問道是誰呢顧鰲道蘇佩秋
不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麼楊度道你又是白說了蘇佩秋他不是早已嫁給洪蔭之嗎
若照你這般說陳蘭香嫁給葉譽虎咱們也可以請他入花界請願會了顧鰲正要開
口說阮忠樞忙搶着道巨六這話說得很有意思這事你不曉得楊度道難道蘇佩秋
又跑出來了麼阮忠樞笑道跑出來倒沒有趣味聽說蔭之的綠簫衣早已披上身了
李燮和道該不至於如此罷小四寶忙道蘇佩秋他雖沒掛牌子暗地裏是早已接客
的易順鼎道蔭之他能粧這個忘八愁嗎阮忠樞道不癡不聾不做當家翁遇着這樣
的事兒只好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糊糊的罷了說時兩眼望着楊度楊度聽
說也彷彿有些不好意思的阮忠樞又說道蔭之那個人雖然同我是老朋友你真要
看他會寫幾句八行書實在他的舉動我真不敢恭維你們可曉得他是那裏人麼薛
大可道他不是陽湖人嗎阮忠樞冷笑了笑道他那裏是陽湖人他在江蘇做官的時
節花了幾千塊錢給洪亮吉的後裔買着做名士的子孫假充小名士辦了宋教仁那

段寫得天
衣無縫

（雲飛批）

此等同志

也無非是

又禪老一

大茶壺一

洗人物一

薛大可真

會拍馬你

何必勞你

假惺惺

（雲飛批）

花元春是

像活鬼然

而名震一

時大約是

炕工狠好

的緣故

配狗纔可
以

件案子纔算得法的依我看巨六的話說得實在不錯何妨請佩秋出來領銜日後要
 組織杖桿老斗大茶壺的請願團再請蔭之幫忙豈不是珠聯璧合麼楊度笑道莫要
 開頑笑罷彼此總是同志到底有些兒難為情咱們還是另找一個妥當些薛大可道
 那就不必找外人了花元春現在名震一時南北的王孫都沒有不知道他的我看還
 是請他做個頭兒最好大衆聽了都同聲贊道妙極妙極就算咱們的公意推舉他罷
 楊度正要代花元春推辭忽聽門外喊道楊太人的花小姐來了大家猛聽見花小姐
 三字好像響了一聲春雷不由得心坎裏一癢一個個的眼光都向着門簾那方轉去
 了只見門簾兒一掀閃進一個碩大無朋的俏人兒大家看他那一身粧飾各自心裏
 暗暗的一驚只見花元春身長五尺有奇長成一副鴨蛋臉兒額削顯尖顴高如雙峯
 對峙不施脂粉皮膚勻白生輝被電光照着微微帶些兒淡黃色蛾眉峭黛杏眼橫春
 獅鼻居中色如懸膽硃唇啓處銀齒如糯不似櫻桃初綻時也一縷烏雲分梳兩鬢鬢
 角蓬起足有二寸多高如亂絲蓋頂恍眼看去彷彿西洋哈叭狗一般頭上並不加簪
 釵髻邊只戴一朵淡湖色的緞結如一個掌大的蝴蝶兒撲在那春草芃芃之上身上

果然有些
兒文明派

想必是褲
腰改製的
恐怕是花
小洋五角
買來者

究竟好看
不好看請
閱者一評

名士拍馬
畢竟與衆
不同
足下自命
是寶玉元
春豈不是
令姊麼

新華春夢記 第二卷

五四

披一件鼻煙色外國呢的狐皮大氅。走進門來，向着大眾一笑，把柳腰兒一灣，好像行了個鞠躬禮。然後把大氅脫去，只見裏面穿了一件淡湖水色繡花摹本貂爪仁的皮襖。只有二尺一二寸長，緊緊紮在領頭，足有五寸來高，袖兒也只有二尺多長。把一雙雪白如玉的膀兒全露在外面。左膀箍一個金錶，纖纖玉手上套兩個鑽石戒指。拿着一條紅邊白綢手絹兒分外的好看。胸前掛一朵碗口大的珠花寶光四射。那皮襖兜邊用大紅綢子縐滾滾得有二寸來寬，繫一條褲兒與襖兒乃是一色。短約不滿二尺，長下露着兩條紅腿。因爲他穿的是西洋大紅絲織的透花襪，一雙鱷魚脚蹬着雙淺梁高底的白緞子鞋。鞋梁上紮一朵大紅花，真教人看着稱異。花元春剛在楊度身後坐下，樊增祥兩眼看定他的兩鬢，笑嘻嘻說道：「王次回說得真不錯，這纔是亂頭蓬髮也。傾城呢，易順鼎道果然不愧國色。他這名兒叫得真好，將來一定有紅樓夢上賈大小姐那樣福氣的。」阮忠樞道：「咱們妨把那一句話兒說說呢？」小鳳仙道：「如此你們就不能叫他花小姐要叫他花大人。」纔是在坐姑娘聽着小鳳仙說這話，趕忙都爭着叫起花大人來。花元春一聽，分外開得不明白。薛大可纔從傍把先前所說的

渾。諺。云。像。煞。有。介。事。
皮。好。厚。的。臉。

（冥。飛。批）
肉。麻。之。至。

阿。彌。陀。佛。

真。令。人。作。嘔。

請。小。姐。少。話。兩。句。

新。名。詞。真。不。少。

來。得。真。巧。

恰。好。比。喻。

話。兒。向。着。花。元。春。說。了。一。遍。花。元。春。聽。說。兩。眼。望。着。楊。度。一。笑。翻。起。蘇。州。京。話。來。說。道。你。做。了。籌。安。會。的。頭。兒。還。叫。我。做。請。願。會。的。頭。兒。麼。楊。度。也。笑。着。道。這。是。他。們。的。公。意。也。不。是。我。來。捧。你。的。胡。瑛。笑。道。雖。然。是。咱。們。的。公。意。也。因。爲。楊。大。人。他。做。了。籌。安。會。的。理。事。長。纔。公。舉。花。大。人。做。花。界。請。願。會。會。長。的。花。元。春。道。長。奴。却。是。不。敢。當。但。是。奴。身。雖。流。落。在。烟。花。心。裏。却。還。有。些。兒。國。家。思。想。易。順。鼎。笑。道。我。也。是。久。仰。芳。名。的。聽。說。你。在。上。海。拚。着。自。己。的。身。兒。狠。做。了。許。多。慈。善。的。事。業。在。社。會。上。狠。盡。了。許。多。義。務。花。元。春。笑。道。這。是。易。大。人。誇。獎。的。不。過。二。十。世。紀。新。中。國。咱。們。總。算。沾。了。些。兒。文。明。氣。不。能。還。做。老。腐。敗。醉。生。夢。死。的。了。奴。雖。是。路。柳。牆。花。也。想。在。社。會。上。求。些。兒。平。等。自。由。幸。福。國。家。的。事。奴。雖。不。懂。得。若。是。你。們。大。人。老。爺。做。的。事。咱。們。吃。堂。子。飯。的。也。可。以。做。得。奴。就。拚。着。一。腔。熱。心。義。不。容。辭。奴。這。一。次。進。京。來。也。就。想。着。這。件。事。兒。只。要。姊。妹。們。同。心。奴。是。一。定。贊。成。的。說。得。腦。袋。直。搖。眼。睛。珠。兒。直。轉。蔡。鐸。聽。花。元。春。說。了。這。套。似。通。非。通。的。文。明。話。如。同。聽。老。搗。兒。灌。米。湯。一。般。簡。直。喉。嚨。管。裏。要。作。嘔。只。好。拿。起。一。支。雪。茄。叭。來。抽。了。兩。口。纔。算。把。氣。平。下。去。李。燮。和。忙。接。着。道。到。底。是。南。方。來。的。實。在。開。通。得。不。少。

原來會說
新名詞就
是文明就
居然開穿
歡迎會起
好一個也
就寫得真
像會長樣
兒會參政
可借大舞
台做彈琴
對彈都是
恐怕都是
這充內行
這纔是文
明人說的
話好也要
說應酬

這還了得

你們聽他滿嘴的新名詞。就同背書的一般。真文明到極點了。梅馨道：閑話少說。花姑娘既熱心愛國。咱們大家要公賀他。一盃大眾。於是都端起酒盃。贊成贊成。花元春見情不可却也。就站起身。陪着飲了一杯。這時壁上鐘已打過了十一點。顧鰲道：咱們吃些稀飯罷。樊增祥道：不成。還沒聽唱呢。別人的都可以。免惟有花姑娘。他新從上海來。我是要領教的。聽說紡棉花是他的拿手戲。何妨叫哲子同他男女合演呢。易順鼎道：就請花姑娘坐着清唱一段罷。花元春見推辭不了。便叫掌絃子的調起絃子來。響了響嗓子。就唱了一支蘇州灘簧。大眾只聽得哩呀。嘸呀的一個字兒也不懂。只好閉着眼睛。連連的叫好。獨有李燮和說道：唱得真好。簡直是一支外國小調兒。說得大眾笑了一陣。接着那些姑娘們。照例每人唱了一段。大眾也就照例酬應了。兩聲好。這纔端上稀飯來。大家鬧到這時。誰也吃不下去。各人這好端着飯碗。隨意喝了兩口。那些伺候席面上的乾娘們。送漱水。盃的絞手巾的。送檳榔。盒兒的。送剔牙。簪兒的。鬧了一陣。大家散開座。那些姑娘們。也就一個兩個的去了。只有花元春因為他來得又遲。加着大眾又捧他做花界請願團的團長。心中分外高興。自然倒下身兒來。拚命的巴

(真飛批)
根哲子當
然是花元
春。的書記
長

好呀下流
的人最要緊

你還有這
大的本領
想得真妙

就請大名
士做一個
頭兒也要
顯一顯神
通些滾蛋

結了直等到那些姑娘走盡他纔告辭而去大家閑話了一刻楊度便站起身道這花
界請願團將來上書的事兒誰來替他們幫忙咧阮忠樞道這又何必推脫自然是你
的職務了楊度又向着薛大可道那安靜生的事兒你可要趕快去辦纔好薛大可點
點頭剛要說話顧鰲搶着道那些下流社會的團體怎麼辦呢阮忠樞道我看下流社
會裏最有勢力的第一是車夫李璧和道不錯這個事兒我可以去運動易順鼎道叫
化子的勢力若要合攏東行西行打軋捉蛇的算起來也不小呀樊增祥道這個容易
咱們可以先替他代立個機關到上書的時節叫他們多來些人每人給他們三五個
銅子兒包管有求必應易順鼎道還有唱戲的呢楊度道唱戲的可以慢一步罷現在
女戲子的勢力很大這事非托你不可你只要把這事辦好小叫天劉鴻聲他們不怕
不來的大眾聽說都道這却不錯的就是這樣趕快辦罷說畢都站起身來向着蔡鐸
拱拱手分道而散蔡鐸送罷了客仍回到小鳳仙房裏隨身向沙發椅上一躺歎了一
口長氣不知他要說些什麼待記者慢慢的補叙正是

傲雪梅花終有骨
隨風柳絮本無心

評

安。靜。生。之。婦。女。請。願。團。以。及。乞。丐。車。夫。請。願。團。均。從。此。章。點。出。籠。罩。許。多。怪。事。

第二十五回 借刀殺人強姦民意 捕風捉影搜虐良家

那是小鳳仙的眼界，高恐怕是這些大人老爺的，人格太低了，傷心人語，久違了。

真會說話

妙

話說蔡鏢靠在那沙發椅上，嘆了一口長氣，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小鳳仙忙接着道：「這些大人老爺，你可以少纏他們些，我這裏就一百年不擺酒，總不怪你不替我做面子的。你尋這些勢利鬼來擠眉札眼，真把我鬧得實在不耐煩。」蔡鏢道：「我又何常是快樂呢？說着又抽了兩口雪茄烟，便掏出懷裏的金錶一看，剛走過了兩點一刻，忙站起身去拿衣架上的皮馬褂兒。這時那鴛母跨進房來，拚命的奪住道：「半夜三更，您老往那裏去呀？」眼見着北風烏鳥的似牛叫一般，您老纔吃過稀飯的熱肚皮，冒了風，誰擔待得起？咧還虧您老說疼我家鳳姑娘呢。天到這般時候，您老還捨得去麼？」說時，便望着小鳳仙使眼色。小鳳仙這時心裏也不情願，蔡鏢冒着風回去，只是礙着臉皮兒，不好意思開口，難得鴛母在這裏苦留他，便笑着把馬褂兒搶去了。蔡鏢也不好再說回去。

做個搗母也實不容易
松坡必不
如此疏忽
作者乃是
寫來用意
別有用意
閱者勿謂
也
（真飛批）
世界上亦
決無如此
好姣女閱
者勿爲作
突然而萃

祇得仍舊坐在那沙發椅上搗母見蔡鏢坐下知道是不走了便笑着臉兒轉身扭着出了房門招呼準備夜來的點心乾食打發蔡鏢的車夫回去了這一夜紅綉香輦錦帳春溫誰知鴛鴦枕畔二人都殺的是生平志願說到興濃情密之際蔡鏢便把他心中的細事當初進京是懷着什麼志願如今住在京裏與楊度他們鬼混是什麼用心將來跑出北京要做什麼打算一一的告訴小鳳仙小鳳仙忙說道你既是抱着這大的志願處處都要小心些纔好論理這樣大事連我面前都不該說既是說了並不是我與你念買賣經我看你要做什麼事兒還是躲在我這房裏辦妥當得多呢蔡鏢聽他說得句句都是關切話於是由愛惜他的心思裏面轉又生出一種感激他的心思來了從此溫柔鄉裏二人反結成了患難知音這也算是一段平康佳話次日清晨八點鐘的時節蔡鏢剛纔起床正在窗前盥沐忽見他的家人胡升匆匆的闖進房來兩隻眼睛望着蔡鏢發直嘴巴裏只是吁吁的喘氣蔡鏢一見便詫異道胡升你這早來做什麼胡升聽蔡鏢問他纔把神色定一定半晌說道警察總廳同那步軍統領衙門裏來了許多兵包圍着公館前後又進來兩個官長帶了十幾個兵跑到大人房裏翻

(真飛批)
果然搜起
來了

(真飛批)
幸而留神
得早
這也是實
話

噓聲聲
花外囀
好過節

回應前言

箱倒籠的一搜。蔡鏢一聽大驚。忙把手巾丟下道。他可搜了些什麼東西去呢。胡升搖搖頭道。東西却没有拿去。一件只是公館裏翻得不成個樣兒。蔡鏢聽着。暗想自己秘密電信尋常是隨着隨燒。諒他也搜不出什麼遠禁之物。心中這纔定了一定。又問胡升說道。你也該問一問他們來的情由。呀。胡升道。他過來的如凶神一般。走進門來不由分說。四處一搜。家人若要多一句嘴。早就被他們捉去了。說罷又把兩條眉毛皺起來。蔡鏢聽了。默不一語。那胡升默默的站在門傍。也不敢退了去。這時帳兒裏透出一副嬌滴滴的聲音道。你沒有話說。教他出去罷。猛然把蔡鏢提醒。這纔向胡升道。車兒來了。麼。胡升道。已伺候在門外了。蔡鏢點頭道。你先回去罷。胡升纔退出房去。小鳳仙於是披着衣下床道。我說你要小心些。蔡鏢冷笑着道。這有什麼要緊。咧。實告訴你說罷。我與我家太太吵嘴。逼着他把幾個小孩子帶回去。就是防備這一着的。如今我公館裏只有幾本破書。兩箱子舊衣服。還有些日用的器具。怕他搜些什麼。說時。伸手去拿馬褂兒。小鳳仙一把抓住。蔡鏢的手道。你到那裏去呀。蔡鏢立住腳根道。我去問一問他們到底因為什麼事。就是我犯了什麼法。我也要先到案。免得他們又來。

好氣量

這也是真
情

細心

細心

細心

周到

細心

遠捕不更外難看麼。小鳳仙當時眼。一紅道。噴噴說得真好聽。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丈夫做事眼光須要看得遠。何必爭這一時的閒氣呢。蔡鏗急道。你不曉得我那裏敢同他們爭閒氣去。如今我若不頂着去。他們還不知疑心我做甚麼呢。小鳳仙道。我也不是不要你去清晨起來空着肚皮就望外面跑麼。這時照應房間的女僕已捧上兩盤糖雞蛋。擺在桌上。小鳳仙忙說道。雞蛋是塞氣的。吃不得。李媽你還是盛兩盤大鍋稀飯來罷。那女僕答應着。就把兩碗雞蛋端出房去。不多一會。就端了一個捧盤進房。盤中擺着四碟兒小菜。另外抱着一個黑漆描金稀飯桶兒。揭開桶蓋。熱氣騰騰。真香得撲鼻。李媽纔要拿碗去盛。小鳳仙忙一手奪了過來。拿手絹兒拭一遍。淺淺的盛了兩盤。又在牀後矮腳櫃裏。端出兩樣自己做的浙江小菜。一樣是白糟雞。一樣是蝦子。養轉身又去漱了嘴。約略把臉兒洗了。洗忙陪着蔡鏗吃稀飯。蔡鏗勉強的吃了半碗。小鳳仙伺候他抹了臉。這纔替他把馬褂兒穿好。蔡鏗方走出房門。小鳳仙忙送出來道。你說話要小心些。蔡鏗答應着去了。看官可曉得蔡鏗到底因為什麼事被搜呢。想時常看新聞紙的人。大概都曉得一二。但是這黑幕中的細故。想列位先

(冥飛批)
好老
又是一個

這總是用
人的手段

好差使

好像是包
買包賣

(冥飛批)
報告的自
然是好聽

話兒

(冥飛批)

人民何嘗
踴躍無非

是官僚想
升官發財

在那裏做
鬼罷了

生未必能人人都留心。就是那新聞紙上所揭載的也未必條條精細。記者今敘到這節事只好重叙一番。揭被這一層黑幕。閑話休提。且說那總統府裏有一個自命是新皇帝族的大闢老名兒叫做袁乃寬。他跟着袁世凱也算是個老人。他尋常總說是總統的族姪。袁世凱見他做事小有才氣也就糊糊糊糊把他當族姪看待了。若論他得袁世凱的歡心雖然敵不過段芝貴却也沒有第二個人敵得過他在統率辦事處裏當一個會計收支上却狠能賺幾文。這日袁世凱正坐在懷仁堂裏與蔡乃煌商議那煙土印花稅的事。可巧梁士詒楊士琦曹汝霖周自齊朱啓鈴阮忠樞顧鰲七人接續的都謁見袁世凱無非是外交內務大家揀着些最好聽的話兒報告了幾句。袁世凱一一聽罷轉臉向梁士詒楊士琦二人道。各省請願書紛紛的進呈不絕。足見人民盼望帝制的心狠急進了。梁楊二人忙接着道。這也是大總統的聖德所化。袁世凱拈着兩根亂草鬚鬚把腦袋點了兩點笑了笑道。也要靠着你們幫忙的。周自齊正要開口。袁世凱復又說道。國民選舉的事要趕緊招集纔好。顧鰲急忙站起身道。這國民選舉的事顧鰲以為關係很大。當初前清時代資政院發現後接着共和時參眾兩院各

「這批人
只怕是人
妖吧」

「這算甚麼
稀奇」

「議員老爺
們想想」

「還是財神
利害」

「議員老爺
們想想」

「想得不錯」

「這是一定
要上的」

省議會以及自治機關那些當選的議員自然是一國的人萃了。但是他們未嘗選之先，人人都狠像愛國的樣兒。當選之後，就變成大模大樣的，又要往行政界裏跑了。所以大家都把做人民代表的事兒，竟看成了陞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因此那運動選舉的就傾家破產，花一千八百買一票也捨得。那有選舉權的也就明目張膽談價錢。簡直把代表民意四個字忘懷了。我看這事雖然緊急，總得慎重些纔好。梁士詒道：「巨六，你這話說得大錯，要曉得咱們正好利用他陞官發財的念頭，到投票時節就容易一致贊成帝制的願。鰲又道：「倘若他們在會場上意見不合，打起架來，呢楊士琦笑道：「這事很容易抵制的。會場上可以不必設演臺座位，也不必安置墨盒水盂，只設一個票匱，一邊寫共和一邊寫帝制，叫他們寫好了票兒，是贊成什麼就向那邊裏投去。會場以外再調兩營軍隊把會場團團圍住，叫他們說話餘地都沒有，還敢打架鬧意見麼？」阮志樞道：「這個法兒雖好，却不算盡善。倘若他們又投了什麼想九霄什麼梅蘭芳什麼朱元章票兒，又怎麼辦？」曹汝霖道：「這總是少數頑事罷。」阮忠樞又道：「倘若他們多數贊成共和，又什麼辦？」大家被他這一問，人人都回答不出來。阮忠樞又道：

(冥飛批) 想也得得 周到雖欲 不強奸民 意也做不 到了 哈哈內務 總長也要 被老斗強 奸了 好酸的醋 味兒 迴謔得亦 妙 了 等待不及 恐怕是聽 說封爵勳 心了

(冥飛批) 阮鬚子到 底有點畫 符的主意 聽得真好

這件事兒昨晚忠樞與巨六哲子商量半夜還得要用些兒手法纔好袁世凱忙道用什麼法兒咧阮忠樞這時兩眼望着袁世凱道還得要桂莘幫忙纔成袁世凱聽說兩眼轉望着朱啓鈴朱啓鈴聽了這句話便望着阮忠樞淡淡的一笑道哲子他在籌安會裏設法不好麼阮忠樞不由得臉兒一紅袁世凱聽了朱啓鈴的話風就知他有些兒醋意急忙說道哲子他那有這大的魄力咧就是他辦的籌安會也不過集聚幾個文人提倡提倡學說罷了這重大的事還得要大家出力纔好咱們趕快把這事商議妥當罷我還有封爵的事兒要與你們斟酌呢朱啟鈴這時也不好再說俏皮話袁世凱忙轉過臉來問阮忠樞道要桂莘怎樣的辦呢阮忠樞見朱啓鈴已被袁世凱籠絡住了也就昂着臉兒說道我看此番國民代表萬不可要人民選舉的朱啓鈴道不要人民選舉難道還要政府委任麼阮忠樞道所以要來幫忙這事應當要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法兒雙管齊下纔好由總統的命令宣佈自然是以民選爲辭一面由內務部密電各省長官就說是國體飄搖急圖底定外交內政百事待興國民代表若經人民選舉有礙時期恐誤大事不如以民選爲名就各縣所在行政官廳供職的人

非強奸而
何(寫飛批)
只是被誰
國軍揭穿
了袁世凱
做了不得
人

真容易統
使之欺
的准備酬勞

糊裏糊塗
辦去有什
麼要緊
恐怕是言
不由衷

員由本省巡按使指定兩人使人民選舉要曉得凡在行政官廳的人沾染了官僚的
興味自然就懷了一種得失心他還敢自己與自己爲難麼到投票的時節一定全體
一致的眞要怕他們不能仰體上意何妨再拍兩個密電把此番投票的手續以及投
票的權利都可以示意各省叫他們遵示而行到投票的時節再用杏城的法兒還怕
他們不隨心所欲麼大眾聽着同聲笑道這個法兒却真虧你想得出袁世凱也嘻嘻
的·笑·道·桂·莘·這·件·事·兒·就·請·你·快·些·辦·去·罷·朱·啓·鈴·見·這·件·事·兒·正·好·顯·一·顯·自·己·的
能·餘·忙·應·道·今·晚·回·去·就·起·草·再·呈·聖·鑒·袁·世·凱·略·點·一·點·頭·轉·向·楊·士·琦·道·那·封·爵
的·制·度·我·現·在·狠·想·提·早·宣·布·楊·士·琦·道·這·事·也·實·在·不·能·緩·的·但·是·總·統·如·准·備·即
位·後·施·行·這·事·就·容·易·商·訂·了·若·是·准·備·現·在·宣·布·却·很·有·些·兒·爲·難·袁·世·凱·忙·問·道
這·是·什·麼·道·理·咧·楊·士·琦·道·總·統·即·位·之·後·國·體·是·已·變·成·君·主·這·封·爵·的·事·不·須·提
議·當·然·就·有·這·一·種·手·續·如·今·雖·在·恢·復·帝·制·之·際·究·竟·還·沒·有·正·式·變·更·若·採·用·封
爵·制·度·是·取·法·於·歷·代·舊·制·的·好·呢·還·是·取·法·於·列·邦·成·例·的·好·呢·況·且·分·等·分·級·襲
封·冠·字·各·種·的·區·別·是·依·照·將·來·的·國·體·制·度·還·是·依·照·現·在·的·國·體·制·度·咧·袁·世·凱

不錯

合了你的
心事如何
不是呢
了等不及

(袁飛批)
賣國條件
要出現了

(袁飛批)
想袁乃寬
必然得意
之至

道共和政體那裏有封爵的事梁士詒早懂得袁世凱的話意趕忙搶着說道自然是依照將來的國體定了真要把他提前施行誰人敢來說一個不字好在各省將軍巡按使都紛紛來電贊成這事咱們何妨擬定一個草案交給參政院會議怕他不通過嗎袁世凱笑道燕蓀這話說得狠是這事若不趕快的辦很有礙於進行的你倆就此起草用政事堂的名義交給參政院會議就是了梁二人連應了兩聲是便站起身來走了接着阮忠樞顧鰲二人也告辭出了總統府接着堂後轉出來一人大眾都轉臉看去原來是袁世凱身傍經管機要事件的瞿克明手裏拿着一封文件未曾封口的呈給袁世凱之後袁世凱接着那封文件折開看畢仍舊封好招呼瞿克明蓋上火章瞿克明纔轉身去了袁世凱把這封文件遞給曹汝霖道你就是這樣的辦罷曹汝霖忙接着答應一聲是纔要轉身出去時迎面又碰見袁乃寬走進堂來大眾都站起身來相迎這時袁世凱正談得十分高興之際也就有些兒忘形隨嘴笑着說道這是我

的姪兒你們何必與他客氣呢大眾聽袁世凱說了這句話知道是一句頑笑話兒不

便接着答話各人只好笑了笑仍坐自己的原位當時只有袁乃寬聽着袁世凱這樣

真好像拍
賣的一般
接得真巧
用單刀直
入法

(冥飛批)
獻殷勤的
真多松坡
之脫禍是
有不幸

反應前文
碰了一個
小釘子
(冥飛批)
助桀為虐

的親熱他心坎裏癢得也不知怎樣的快活剛坐下身兒便聽袁世凱向曹汝霖說道
你快去罷如有什麼往來的電報你招呼他們用那最新的密碼罷曹汝霖應着去了
再說袁乃寬聽見密碼兩個字忽然觸動自己的心事忙向袁世凱說道提起密碼電
報來我特來報告一件事袁世凱忙道什麼事呀袁乃寬道蔡鐸這幾天行爲大變一
舉一動很有些令人可疑各人聽了蔡鐸兩個字神色都不覺一怔袁世凱急問道他
又弄什麼鬼呢昨晚哲子斗膽還在我這裏誇獎他說他很識時務湖南士紳請願他
首先書名如今又時常與哲子他們往來很熱心帝制的怎麼又謀爲不軌嗎袁乃寬
聽說急忙接着道現在的人心很難測我前天到他家裏去恰好他出去了我在他那
書房裏拾得兩個封套兒說時便從懷中掏出兩個小封套兒獻上袁世凱接着看一
看原來是兩個電報封兒隨手放在案上笑道這也不是違禁物大驚小怪些什麼袁
乃寬忙道乃寬拾着這兩個封兒就趕到電報局裏去調查果然被我查着一封是從
天津拍來的一封是從雲南拍來的兩個電文都是密碼乃寬回來一想這事很有些
可疑想蔡松坡他自銷了經界局的差使並沒在什麼重要機關辦事何必拍電用密

的人也有些鬼聰明

不知是誰
人搗亂

真能深謀
遠慮

(分飛批)
果然果然
獻殷勤的
還沒有想
得到

碼咧。況且一處是雲南。一處是天津。雲南乃是他的革命的舊地。部下的戰將全在那方。蔡乃煌忙搶着說道。不錯。我昨天還接着龍濟光來信。說雲南貴州廣東廣西那一帶。亂黨又在那裏煽惑人心。就是唐繼堯任可澄等人舉動都有些曖昧不明。這事總統是要加點意見。周自齊道。亂黨煽惑人心那是自然有的。就是帝制不發生的時節。他們也四處的搗亂。若說唐繼堯任可澄二人靠不住。恐怕未必盡然。罷想他們電請恢復帝制。這纔隔了幾天。難道就變了卦麼。朱啓鈴道。現在事兒真有些難說。袁世凱聽着獸獸的發一回怔。轉又向袁乃寬道。他天津又有什麼朋友呢。袁乃寬忙道。梁啟超乃是他的老師。進步黨裏湯化龍孫洪伊都在那裏。加着天津又有外國人的租界。怕沒有海外來的亂黨逗留在那裏麼。袁世凱一聽。頓時把雙眉繃起。半晌纔向袁乃寬道。你該把他電報紙兒尋來就好了。這樣無憑無證的空紙封兒教我怎樣辦呢。這句話說得袁乃寬不能作聲。又停了一刻。朱啓鈴說道。啓鈴却想了個法兒。袁世凱與大眾聽說都凝着神去聽下文。朱啓鈴不慌不忙的說道。聽說蔡松坡現在愛遜。審子看上一個妓女叫做什麼小鳳仙。長天短日的不斷到那裏去。方纔還聽巨六說明晚松

（冥飛批）
桂莘的確
只是搜不
出憑據不
是中用

中國人誰
又不偏重
在懶字呢

都不是你
的大人

坡請他們吃酒。一准夜裏是不回寓的。何妨。後天清早命江宇澄派幾十人糊裏糊塗。到他寓所裏一搜。袁世凱道。若搜不着什麼憑據。咧。朱啓鈴道。搜不着憑據。就說那些兵士跑錯了門。再出來一兩個人跳個三花臉兒。招呼江宇澄辦兩個兵士。他還敢說什麼。袁世凱聽罷。又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也只好這樣辦法。大眾去後。袁世凱急忙就打了個德律風與步軍統領江朝宗。如是云云。說了一遍。接着又打了個德律風與警察總廳吳炳湘。叫他派人協助看官。試想這兩個目不識丁的大莽漢尋常奉袁世凱如神聖一般。今奉了神聖之命。還不是連滾帶爬就要派人前去麼。無奈有日子限着。只好耐住性兒。候了兩天。這日清晨。正是蔡鐸大宴於雲吉班。第二天恰好蔡鐸宿住在雲吉班裏。未曾回來。寓所之中。只有胡升帶着一個廚子。一個車夫。一個雜役。一個門丁。共五人守着那一所公館。他們當奴隸的人生性多半偏重一個懶字。今着他主人宿住雲吉班裏。心想不能清早回來的。於是家人放下枕頭。大着胆兒多睡一刻。懶覺誰知都是生成的勞苦命。還莫安樂一時兒。只聽轟轟的打門聲。這時胡升在夢中驚醒。連忙披好衣服。把他們那四個伙計都叫起來。心裏還想着大人今天怎樣這

不錯

早就回來咧。想着走到大門跟前。剛要拔啓門門。忽聽門外一陣喧嚷。好像是來了許多軍隊一般。這一嚇。反嚇得倒退了兩步。要想不去開門。那播門的聲音十分利害。要想去開門。呢。唬得兩條腿兒再也抬他不動。回頭看那些同伙。早已躲着不見影兒。無可奈何。捱到門傍。纔把門門兒拔啓。只聽嘩啾一聲。正是。

一味奸謀翻幻術。兩函空電犯嫌疑。

評

松坡之嫖小鳳仙也。所以自污。使老袁不以爲慮耳。非真有愛於小鳳仙也。即使眞愛小鳳仙。亦決不肯以心腹事告之。蓋人情變幻。平日斬頭瀝血之交。且可因趨利避害之故。而不惜賣友以自利者矣。況妓女乎。今謂松坡以心腹事告小鳳仙。小鳳仙又助之以脫險。此必不然之事也。必不然之事。而作者偏偏寫之。者所以愧當時之大人先生。其識見氣概。乃至不及一賣淫之妓女。而且松坡之同學同鄉友人亦多矣。乃至可以與聞松坡之秘密行爲者。僅僅有一妓女。則是當日北京之閩無人焉。可知也。以摩肩擊轂之北京。而閩無人焉。則是衰衰者之不

得爲人又可知矣

諺有之曰：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老袁已被松坡哄信了，却幾乎被袁乃寬、朱啓鈴、阮忠樞輩所破壞，則信乎小鬼之難當也。

第二十六回 朱桂莘假粧和事老 安慈紅巧遇禍國妖

(冥飛批)
想見其勢
洶洶

此所謂尙
武精神

話說胡升剛纔伸手拔啓門門，忽聽門外嘩啦一聲，那兩扇大門早已隨聲而闖。當頭衝進來幾十個兵士，爲首尙有兩個官長，手拿着指揮刀，如狼似虎的喊道：「搜……搜……搜……那些兵士也就不由分說，一擁上前，翻箱兒，搗櫃兒，橫眉豎眼，人人都好。像凶神惡鬼一般。胡升一見這樣的舉動，也不知他家主人闖出什麼彌天大禍，嚇得半晌說不出話來。眼睜睜看着他們七手八脚亂翻了一陣，最妙那兩個官長帶着幾十個兵士闖進門來，也不問這裏所的主人是誰埋頭就去搜檢箱櫃，篋一一的打開，搜檢一遍，不待細述，就是那炕灶，頭陰溝，牆角小便的所在，都要去打個照面。直等到搜檢已畢，那兩個官長帶着幾十個兵士整隊出門的時候，胡升這纔定了一定。

(吳飛批)
原來都是
一班奉旨
強盜

準備得真
早

(吳飛批)
可惜沒有
夾帶着偽
證據去裁
斷想必上
松坡必有
的證據所
以沒有預
備裁誣他
何不升堂
揚審呢

神仔細看他們軍服上的符號原來是步軍統領衙門警察總廳兩處派來的暗想他們怎樣不尋找我家大人就亂手亂腳翻人家的箱籠莫非是尋找錯了門麼便戰戰兢兢的問道你們到底是翻那家的呀那兩個官長回頭望着胡升瞪了兩眼道要你們問些甚麼胡升嚇得再也不敢開口只好翻着兩隻白眼看着他們揚長而去接着站起身來忙喚他的幾個同伙乾叫了半晌那裏有人答應後來尋找到後牆脚下纔見那幾個人抱作一團在那裏發抖胡升忙把馬夫拖起來套好了車兒飛也似的去接他家主人再說江朝宗自派了全武行去演那一齣搜府的戲後趕忙披掛起來準備着升堂提審那搗亂的要犯誰知轉瞬之際那派去的兵士一個個都喪氣而歸江朝宗見那官長前來復命忙問道可搜着什麼凶器嗎那官長稟道標下仔細的搜查了兩遍並沒有什麼違禁的東西江朝宗急道他的那些書信呢那官長道那裏有什麼書信電報只搜出幾張請客吃花酒的條兒已分了一半送到吳總監那邊去啦說着便從身邊掏出來雙手呈上江朝宗接着看了一面原來盡是與楊度薛大可他們往來的請客票頓時皺起眉頭板着臉兒發怔那官長見他沒有話說便退了出來江朝宗

(袁飛批)
老袁失望
極了自然
要長歎

電話機犯
的何罪呢

(袁飛批)
小朱自討
沒趣

總是別人
的不是
花酒票也
可以當搗
亂的證據
何不提前
辦理呢

這纔歎了一口氣把手裏的那些請客票向掉上一扔道他總是叫人討沒趣看這事怎樣下臺剛說完這句話忽聽那桌上的電話鈴鏘鏘響了一陣連忙接着打了個鈴扳着一聽正是袁世凱問他搜檢的事兒他便把剛纔的話一一回答停了一會好像那達話機裏也歎了一聲氣記者順着電綫再敘一敘袁世凱這時他聽着江朝宗如此說法連連的自言自語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復又默想了一會接着又打電話去問吳炳湘細聽他回答的話兒乃與江朝宗說得一樣袁世凱便把聽話機兒一扔道這個小孩子他只曉得來討好事兒不調查明白就來瞎說接着派了一個侍衛傳內務總長不多時朱啓鈴笑嘻嘻的來了纔走進秘密辦公室一眼看見袁世凱的臉上已帶着三分怒容就知道有什麼事辦得不妙袁世凱一見朱啓鈴進室也不起身也不讓坐開口就說道我說無憑無證的事不能去搜檢人家的你們硬要催我去做如今搜了些花酒票來蔡鐸他一定要來問我的看這事怎樣辦法朱啓鈴一聽這番話便鼓着一張水飄嘴不敢作聲袁世凱又道果然在我大事已成之後也好想法去辦他果然他是哲子燕蓀之流我也好設法叫他原諒現在我也不曉得他是什麼心

什麼設法
無非加人
兩頂高帽
兒(袁飛批)
只得如此
收科

面面俱到
誰說小朱
不是人才
不(袁飛批)

親身找到
這下得棋
子下得不
錯(袁飛批)

思又不好用我的手段看怎樣纔能夠下臺朱啓鈴聽到這裏已明白袁世凱有些兒怪着他默想這事自己若不出來跳個小花臉必不能得收場的主意打定就向袁世凱道啓鈴就回去找松坡我說他們搜檢錯了當他的面前打兩個電話給江朝宗吳炳湘叫他們懲辦幾個兵士諒他也不再敢說什麼袁世凱聽說便想了許久纔點頭道繫鈴解鈴也只好如此辦了你快去辦罷朱啓鈴忙應了幾聲是一步一步退出了房門轉身入室剛走到門外復又轉身向袁世凱道江朝宗吳炳湘那裏總統須得通知他們一聲袁世凱忙道我就打電話去你放心他們爲我的事決不敢爲難的朱啓鈴這纔出了總統府回到燈市口東內務部衙門急忙差隨身的侍從拿着大帖去請蔡鐸這時蔡鐸剛從雲吉班裏回到棉花衙衛看着他那寓所裏翻得七零八落不由得氣擁心房把脚一蹶道這樣的氣那裏是人受的呢忙招呼車夫道到帽兒衛衛車夫也知道他往步車統領衙門去便順好了車兒蔡鐸剛跨上車沿見迎面來了一少年手中拿着個紅帖兒搶着走到蔡鐸車傍一把將車桿抓住忙把帖兒呈上道敝上請大人過去說有要事商量蔡鐸坐在車上看那帖上寫的名兒乃朱啓鈴默想道我

是給足下陪禮的

不然就要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了

真會做作

麵茶與棉花之音兒像切得也狠

(真飛批) 嘗面說穿

叫你不能關皮氣小才朱真有口

(真飛批) 松坡落得借此下臺

平常與他並沒有什麼往來。他因何故來請我呢？他是內務總長，一定爲着這事來誘我入他的圈套罷了。便向着那人冷笑道：何必來請咧？我正要往那裏去的。說着又招呼車夫道：先到燈市口東內務部街罷。那車夫甩開一雙飛毛腿，好似騰雲駕霧一般。一轉眼，就到了內務部衙門。這次蔡鏗乃是朱啓鈴特地請來的，所以剛下了車兒，那傳達便引了進去。也不似尋常艱難了。蔡鏗與朱啓鈴相見之後，開篇的客套話兒無非彼此寒暄幾句。又久，朱啓鈴纔滿臉上堆下笑來道：今早聽說松翁狠受驚的，他們簡直瞎胡鬧。原來江朝宗與吳炳湘兩人是派他們去，到麵茶衙衙搜檢一個亂黨機關。他們誤聽就跑到尊府裏，胡鬧我一得了這個信，狠爲詫異。心想松翁這樣的熱心愛國，今上早晚還聖念着說你辦經界局的時候，真是辛苦吃盡了，怎麼會派人去搜檢尊府咧？後來聽說錯誤的事，這纔明白是他們荒唐。我想這事幸虧開在你府上，松翁也是個明白人，決不至於見怪的。倘若鬧到第二人的家裏，掀了出來，給大總統知道了，這不是個笑話麼？蔡鏗一聽這話，暗想道：那裏是什麼錯誤？那裏是怕給袁世凱知道，明明是大家做好的圈套兒。如今下不了臺，借此轉圈罷了。便淡淡的向着朱

然而也要
生點氣給
人家看看
像是受了
十分委屈
才不使人
再生疑心

越說越醜
越說越可
憐

真套得好

這也是實
話

(夏飛批)
當面跳小
花臉可知
松坡心裏
是氣是笑
本來是唱

啓鈴冷笑了。一聲道：這是總長客氣。若說搜檢的事，那還不是咱們住家人應該受的。麼？我歇了好些日子，沒到府裏去，却也不怪人家生疑。況且我又常住在窩子裏，這也是自取之咎。慢說今天只抄了舍下，就是辦了我蔡松坡，也不過是殺一個螞蟻似的。所以我得了這個信，就要往步軍統領衙門裏投案。後遇着貴价說總長見召有要事商量，我又不敢抗命，趕着先來。朱啓鈴不待蔡鏗說完，忙搶着道：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生氣。這事總怪他們荒唐，你千萬莫要見怪。彼此都是做官的人，何必鬧出來給外人笑呢？不錯，人家嘲笑總嘲笑不了你蔡松坡。然而人家罵做官的渾蛋，不見得你蔡松坡沒有分罷。人說官官相護，平常民氣不伸張的時候，咱們還要聯絡聯絡。如今的年頭，咱們更得要結團體，家醜還能向外面掀麼？天下事沒有下不了臺的。說着，便掉轉臉向門外喊道：來呀，你們派人到蔡大人公館裏，把些器具檢點清楚，復聽門外應了一聲。是飛奔而去。朱啓鈴又起身走到辦公的棹子旁邊，打了兩個電話。只聽他嘴裏說道：他們是怎麼的？當差這些兒小事都鬧錯了，非重辦幾個不可。後又聽見達話機裏咕咕呱呱一陣究竟那說話的是誰辦的？又是誰都在電話匣兒裏骨碌碌的。

黑戲兒騙
騙人的
眼光都看
得很遠大

此所謂假
來假往

(夏飛批)
這一着棋
下得妙不
必等他不
偵探箇直
自請看守
老袁雖善
之何了

響記者也不敢私造謠言替他們分清剖白蔡鏗見朱啓鈴這樣的巴結早已明白他是演跳臺戲了。默想道：事已鬧到這個樣兒，我就是鬧得滿天紅，總不能把帝制鬧消滅。況且我孤掌難鳴，空拳莫敵，與其被他們暗算，不如我將來死在戰場上了。於是忍住一口氣，撐着笑臉，兒道：總長何必這樣的勞心？既說開了，這算個什麼事兒？還過不去的嗎？朱啓鈴見蔡鏗已轉了口風，分外向着電話裏道：這班東西實在可惡，是要重重懲辦他們，纔好警戒下次呢。接着二人又閒談了一會，蔡鏗便告辭回寓。不多幾日，蔡鏗借着別故，在袁世凱面前請了幾個警士給他看守寓所。袁世凱以為他是自己表明心跡，便一口應允了。正好借此監督他的行動，誰知蔡鏗的用意，叫他派人看守，就是想謀他三十六着之中第一着的意思。由此蔡鏗天天沉醉在雲吉班漸漸兒變成了信陵君的模樣。寫到這裏，記者又要閒談幾句。凡做小說的這一枝筆，彷彿平常掃地帶一般，東處去掃一掃，西處也掃一掃。那崇樓大廈之中，硃漆的地板，玉砌的台階，固少不了他去刷一刷，而灶門之傍，糞坑之側，還有那些骯髒堆裏，無論如何不能親近的地方，他也要去刷一刷。稍有不到之處，那傍觀的還要罵這拿掃帚的人粗。

(冥飛批)
妖精來了

看這一張
車子就可
以知道這
了坐車的人

(冥飛批)
其實美少
年是中看
不中吃的

心若是掃得四壁無塵也。只落得乾淨兩個字的考語。細想起來。那裏是什麼大文豪。簡直是個打掃街道的窮小子。記者生不逢辰。徧徧遇着袁世凱。要做皇帝。徧徧鬧出多少笑話。兒教我捨不得不給他寫一筆。誰知一掃帚掃來。盡是些齷齪。所在這也是我自尋苦惱。眼前又要掃到紅閨繡閣之中。不知這一塊地方。可能容身。留步否。且待慢慢的叙來。一日薛大可打從西華門內楊度寓所裏出來。心想到錫拉衙孫毓筠寓所去。逛逛乘着自己的包車。剛走到半路。耳邊忽聽得叮呤叮呤一陣鈴響。腦後送上來一陣香風。直向薛大可鼻孔裏攢去。薛大可被他這一薰。不由得那兩隻眼光迎着這一陣香風。曠去。但見追來一張膠皮車兒。式樣製造得極靈巧。黑漆皮。鏤油光灼灼的。奪目。那車身兒窄窄的。車桿兒曲曲的全用退光漆。磨打得如鏡子一般。加上銀白銅鑲着。嵌着。雕出多少新奇的花樣兒。煞是好看。那車膛裏的裝潢。乃用淡紅繡緞的墊褥。五彩織絨的脚毯。手鈴。腳鈴。電石燈。色色俱備。真是古代的紺轆翠殼寶蓋香車也。沒有這車兒。艷麗。再看那拉車兒的人。却不是個關西大漢。乃是一個俊俏美少年。生得眉清目秀。晴漆唇朱。身穿一套玄色庫緞十行的棉襖。褲緊緊綳在身上。那

據我看起
來一定喜
關西大歡
拉車如
此坐車
可知人兒
非配這
車上

(寫飛此)
可以算得
雞皮三少
之夏姬否

道真是公
妖怪遇着
母妖怪

道車夫也
是解人
巧得很

排扣兒盤得密密層層頭上斜戴一頂三片瓦的皮沿帽拖着一條鬆花大辮腰繫着淡湖色雞皮縐的汗巾懷中盤個蝴蝶結兒脚下蹬一雙黑緞抓地虎那靴兒前後全用品藍緞子鑲的四合雲雙手攔着車桿只聽鈴響他便手兒一曲腰兒一灣擺起那餓虎撲食的架子大踏步兒飛去真似風馳電掣那車上坐的乃是一個俏人兒半偏半倚斜坐着頭上也戴一頂水獺皮帽兒鼻梁上架了一副淡藍色的風鏡披着一件甘尖皮外套領袖全是水獺皮的足蹬一雙漆皮鞋原來是一雙金蓮初放的天足若看他的顏色彷彿是半老徐娘若看他那周身的打扮恰好是荔枝初度當薛大可一顧盼時他便把兩隻蜜蜂眼兒接着薛大可的眼風打了個回電誰知這轉眼之際彼此就牽出一條特別的情絲那女子便微露瓠犀溜出瀝瀝聲向薛大可道薛大人你往那裏去呀說時那車夫忙把腳步兒收小緊跟着薛大可的車兒薛大可聽了這一聲也就定睛仔細的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急忙招呼車夫住了脚嘻嘻的笑着道我是沒有事兒閒逛慈紅先生你又往那裏去呢這時那女子車夫也住了脚步那女子道我也是閒逛逛的薛大可道你還有空兒閒逛麼那女子笑道照你這樣的忙人

我想這時的骨頭要酥了。這一點點，本節都沒得。女偵探嗎？原來女子生來就有催眠術的。(寫飛批)本來最毒是婦人心。

原來不識時務者才。會顛沛流離。足下能為女界爭光否？手人騎馬。壓還不開。

還得閒出來逛逛。咱們天天閒着不出來溜溜。不叫我在家里坐大獄嗎？薛大可道：誰說你不該逛呢？我且問你：那海昌館的案子，你辦得真有手段。聽說杭辛齋的本領，也不小。我真服你。到底用怎麼法兒去捉住他的？難道你還會催眠術麼？那女子聽說把嘴兒一抿，眼兒一溜，道：咱們女子辦事，那能學你們男子漢直來直往的？若說催眠術，這是咱們女子辦外交的老法門。算得什麼奇怪？杭辛齋有什麼能條，他不過靠着一枝筆頭，罵幾句若要耍戲法，他只能算得咱們手心裏的頑意兒。咱們如要放些手段出來，那裏有白毛鼠。梁新懷稱大好老啣，薛大可道：你莫要這樣說罷。不過你的能條，比別人的好些罷了。若說女子個個都有能條，怎麼沈佩貞打了報館到底還輸在男子漢手裏？吳木蘭烈烈轟轟，鬧成了個永遠監禁。江西的蔡蕙，河南的傅文郁，都混得顛沛流離。那也是手段高麼？那女子道：他們這班人都是些不識時務的，搗亂派這樣的敗類。能有幾人呢？稍等幾天，你看邵安華到上海去做兩件大事，包管你就更外的要佩服我。薛大可忙道：你說他們不識時務，我看你却很識時務的。那女子道：不是自誇，是要比他們開通些。薛大可道：你既很識時務，怎麼現在有件最要緊的事兒，你

通碼

(真飛批) 薛大可紅臉的日子很少呢

非此不能盡興

此真魯人之不幸也

(真飛批) 不嫁則不嫁而嫁過畢矣

恐怕空擡

不領頭出來做呢。那女子聽了這句話，頓時一怔，想了許久，忙問薛大可道：「什麼事呀？」薛大可笑道：「原來你還是要請咱們男子漢的顧問。」那女子笑着指道：「你看還沒說兩句人話，就要擺起架兒來了。」薛大可這時回看他兩人的車兒，駢立在街側，引起來的，行路人都望着他，倆弄眉眼。薛大可不由得臉兒一紅，向那女子道：「咱們找個坐地再談罷。」那女子點點頭道：「也好，天色不早了，咱們去尋個飯館兒，喫兩塊。」又問道：「你樂喫什麼菜？」薛大可想了想道：「還是西餐乾淨些。」那女子道：「好就喫着把脚一蹶，那兩個車夫甩開了飛毛腿，直往石頭衙門奔去看官可知。」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靜生，尋常人見他姓的古怪，多半說他是滿州東嶧縣的人。氏表字叫做慈紅，他雖是個女孩兒，志願總想做巾幗中尋常往來的絕少裙屐之流，就有三五個女子往來，也是抱一樣宗旨。

孤負韶光，蹉跎花訊，宛如待字的嬌娃，實在紅杏牆頭，早已暗傳春色了。

城裏天天坐着包車，遍尋執褲中的游魂，手段雖不及陳七奶奶、福三奶奶，伊男子漢的外交，却不在朱三小姐之下。一時羨慕他的，都稱呼他是東亞大陸的

了虛名
本領真大

小妖見大
妖猶如小
巫見大巫
也

兒後來與許多官府中豪奴們交結漸漸的就做了福爾摩師誰知他的手段果
害第一次出馬便與蕭志雄兩人在徽家衝衝海昌館裏捉拿杭辛齋一時名

誰不贊頌他是偵探的能手刁攢古怪如薛大可見了他尚且如此就可見
不差正是

欲爾害人先辱己 笑他誤已轉攀人

評

以袁大皇帝之殊威加以朱桂莘等之殺人媚人手段何難辦掉一
竟辦不成者則袁大皇帝之心總有些看人不起以為蔡松坡不
而已何足道哉此一搜之後既不得證據不復再加以羅織者即此故
朱桂莘拍馬屁是一等工夫彼其由一佐雜小老爺而爬到京堂地步無不由撥
屁捧臀來也但尚有一種本領即是說他人小話借以見己之長專一刻薄待人
以迎合上司意旨蓋即殺人媚人之變相也
薛大可一市儈耳寫之已足令人肉麻今又加寫一個安大混作者不怕人肉麻

(冥飛批) 二字就是 可憐同志 這般亂用 我替同志 二字呼冤 妙兩個人 要來就人 求安靜 原來是提 不起筆來 大的女筆 會可總貼 體人算

至死乎

第二十七回 大可溫言婦女興起 小幡警告狐兔倉皇

話說安靜生與薛大可一同進了燕春園尋找一個小房間二人入座自然是薛大可坐主席了西崽忙獻上茶來又把請客票奉上薛大可接着向安靜生道你可請幾個同志麼安靜生道可以不請罷就是邵安華蕭志雄他倆這時也未必在安隨便點兩樣菜閒談一會兒安靜些薛大可便把請客票放下又拿了一支羊毫筆送至安靜生面前安靜生一見西崽站在身傍當時臉色然想起便把紙筆拿過來道天氣怪冷的你說我替你寫罷安靜生纔你的手了又想一想說了蔥頭蘑姑湯吉利鷄架離脊羊排蛋糕布一開了來路牛尾湯燒山鷄法猪排燴白鴿西米布丁接着籤了字生忙低聲問薛大可道你方纔說的是什麼事呀薛大可笑道這你了麼你不重重的請我一請就算不告訴你安靜生聽說便站

（宜飛批）不如坐在
座位薛大可道這爲什麼安靜生笑道不是要我請你麼薛大
安靜生便推了薛大可一掌道你真要耍骨頭罷看你這樣的小
吃三年我安慈紅若要擠一擠眼就不算是好漢怪不得人說你
人家的吃喝咧薛大可笑道你不曉得當新聞記者的牙齒都是長
安靜生便假扮撒氣道你不說我就告辭了誰莫吃過這幾樣菜的
走薛大可一把拉住道來來我告訴你罷安靜生纔轉身指着薛大可
是長就的一副賤骨頭吃硬不吃軟的仍坐在原位道你說罷薛大可
腔兒便接說道你不是很想提倡女權的麼現在有個最好的機會你又
靜生急道國會又解散了女子參政權也沒處去爭你叫我怎樣提倡呢薛大可道你
總說些舊話難道女子除了參政權就沒有提倡女權的事業麼我對你實說了罷方
今恢復帝制正是你們提倡女權的好機會你看他們的籌安會發現這纔幾天就聲
震海內你們應當組織一個女籌安會纔是道理誰知你們女界置若罔聞如今就趕
忙辦起來也是過時的晚景了這也不去說他目前各省各界都紛紛的組織請願團

（宜飛批）聽得請客否
聽報者聽
（宜飛批）牙齒長在
牙齦外所
以亂嚼些
時並沒有
嚼得甚麼
（宜飛批）吃硬不吃
軟是安大
浪得意的
本領拿來
罵人那聲
音一定是
又嬌又嫩
（宜飛批）女籌安會
的聲名只
好聲震馬
槽角落裏

專待你來
提倡的

(冥飛批)
事在人爲

何愁不能

封爵那劉

武豨還是

呢(冥飛批)

大皇帝要

用女官是

狠眼白法

奸不爲罪

的道理一

個老手

請一請辭

大(冥飛批)

肚皮裏掏

不出來的

便是月水

上請願書請袁大總統恢復帝制怎麼你們女界還是無聲無臭呢將來新皇帝登極之後難道也怪他不尊重女權嗎安靜生被薛大可這番話說得閉口無言想了許久纔說道我何嘗沒想到這件事呢後來聽着幾個同志的說他們組織籌安會是在新朝求五等爵的咱們女界又沒有這個榮典所以漸漸的冷下了薛大可笑道並不是我當面罵人你們這些穿裙子的真是鼠目寸光慢說今上的意思還想特訂女官的官制准備酬庸就是沒有此舉你既替女界發這大的光輝還怕你們女界二萬萬同胞不給你修生祠挾活的鑄銅像麼安靜聽罷不由得喜上眉梢笑嘻嘻的道你這話說得不錯忽又皺眉道平常的黨會我却辦過了好幾個但是這鼓吹帝制的團體乃是破題兒第一遭想創辦的發起文進呈的請願書會中的簡章還有開會時的演說一定與平常不同演說是怎樣地開口文章是怎樣地落筆我一點兒把握都沒有教我怎樣辦呢薛大可笑道我看你尋常演說得很好怎麼這事就胆怯了安靜生臉兒又一紅道你那裏曉得咱們的演說誰是從肚皮裏掏出的呀誰人的肚皮裏想得出一句呢也不過東處聽幾句平等自由西處聽幾句熱心冷血把他湊攆起來再

女演說家
聽聽

真會討差
事

(冥飛批)
只好以身
為報

這句話合
混得不妥
當

說辦就辦
真是急殺
鬼

(冥飛批)

安大狼請
辭大可捉

刀辭亞細
去請亞細

亞細館裏
的飯盤主
義先生捉

刀便了

(冥飛批)
好哥哥一
聲兒只叫

加些(什麼)(這個)的字眼兒說來自然是好聽的如今那些字眼兒都不能用
 難道盡教我說(什麼)(這個)嗎薛大可點一點頭道這也是難怪你們轉又說
 道這樣罷你儘管大胆去做這內部的一切瑣事我替你幫忙就是了安靜生一聽分
 外的歡喜便把那兩隻蜜蜂兒覷定薛大可柔聲低氣的說道這叫我拿什麼謝你
 呢薛大可也笑了一笑道這不過各人問各人的心你少對着我撒氣就得了安靜生
 忙笑道我那是給你鬧着頑的說時那西崽端上菜來二人便吃着又談了些閑話直
 到飲咖啡的時節安靜生又牢牢的囑咐道我今晚就去邀人請願書還可以遲兩天
 那發起文與本會的簡章你明天就要脫稿纔好薛大可點了一點頭安靜生又道那
 演說詞是最要緊的還有那報紙上您要給我出力吹幾句薛大可道這個自然這乃
 是我自己的事怎麼不關心呢只要你不要發起脾氣來打我的報館就得了安靜生
 也笑着道你不給我說好話我縱不能打你的報館看我可能扭你的耳朵正要站起
 身來那西崽絞了兩個手巾送上二人便一笑罷了直待西崽出房之後安靜生又低
 聲笑道好哥哥你今兒幫我的忙將來不拘什麼事我都可以幫你忙的說着笑着二

得薛大可
又出身軟了
個大好來兩

(實飛批)

若是便怎
麼樣難道
要唱一齣
不成
瞎子捉奸
不
真會打壓
無話可答
其中必有
原故
可見尋常
安先生沒
有正經話

(實飛批)
果然不愧
同志二字
道總是中
國人的口
氣呢

人走出燕春園，便自西自東的散去。單說安靜生，別了薛大可之後，也不同寓，一直就跑到菓子巷羊肉衚衕去尋找他的同志蕭志雄。可巧蕭志雄正在家裏與邵安華兩人攀話。正說得高興時節，安靜生猛然闖了進房，却把二人吃了一驚。蕭志雄忙道：你看這鬼頭鬼腦的跑進來，可真不把人嚇一跳。幸虧我是同安華，倆閒扯若是……安靜生急忙問道：若是什麼？蕭志雄當時臉兒漲得通紅，邵安華從旁說道：惹紅你也太逼人了。若是……若是就是若，是你也未必不若是。的安靜生被他說得無話可答，便坐下道：好了，咱們說兩句正經話罷。邵安華把嘴兒一抿，道：你也說正經話了。蕭志雄道：你莫要與他閒扯，聽他說出什麼正經話來。安靜生不慌不忙，就把燕春園所說的話，兒重述了一遍。邵安華忙笑道：這却是一句正經話。我也想到這件事。蕭志雄笑道：人家纔說出來，他就想到了。邵安華發急道：我說的話，你們總不相信。我昨天到中央公署裏去，走過春明館，見門前繫了許多的松枝，掛了許多的燈彩，還有許多梳着高髻，打着赤腳，圓領大袖的東洋婆子跑來跑去，好像在那裏跳舞。當時我也想進去逛逛，那曉得，纔跨進門，就來了一個東洋婆子，向着我咕哩咕嚕說了一大套鬼話。圍

先生未必
說的是人
話

(冥飛批)
好在中國
人比東洋
婆總佔不
盡總有股
樂兒三位
取

妙七扯八
拉不知作
者怎樣寫
得下去來
開會原來
求自己利
益的(冥飛批)
一個八何
妨開會呢
豐不更露
臉

得。我。一。句。也。不。懂。只。知。道。他。是。不。讓。我。進。去。的。意。思。後。來。我。問。了。別。地。的。人。纔。知。他。們
開。的。是。黃。菊。華。婦。人。會。蕭。志。雄。道。既。開。的。是。婦。人。會。怎。樣。不。能。進。去。咧。邵。安。華。道。他。那
婦。人。會。乃。是。限。得。有。資。格。的。限。定。他。們。東。洋。婆。若。不。是。嫁。與。中。國。人。的。都。不。許。入。這。會
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好。生。的。不。樂。你。想。他。既。霸。佔。了。中。國。的。好。男。兒。又。偷。盜。了。中。國
的。文。明。種。並。且。擴。充。他。殖。民。的。勢。力。還。不。許。咱。們。參。觀。所。以。我。悶。着。一。肚。皮。氣。回。來。也
想。開。個。這。樣。的。會。難。得。慈。紅。姊。姊。這。般。熱。心。咱。們。何。妨。尋。一。處。避。靜。所。在。聚。一。聚。呢。安
靜。生。笑。道。安。華。妹。妹。你。又。把。話。兒。聽。錯。了。你。那。說。的。是。外。交。上。事。我。這。說。的。是。內。政。上
事。你。的。意。思。想。提。倡。國。貨。利。權。不。讓。外。溢。我。的。意。思。是。想。恢。復。女。權。榮。祿。不。讓。男。子。漢
獨。享。的。蕭。志。雄。道。你。又。在。那。裏。學。了。兩。句。新。名。詞。來。咱。們。面。前。擺。臭。架。子。了。閑。話。少。說
外。交。也。好。內。政。也。好。這。個。會。既。與。咱。們。有。利。益。就。得。要。趕。緊。辦。的。安。靜。生。忙。道。我。就。是
爲。這。件。事。兒。着。急。來。找。你。們。邀。兩。個。同。志。沒。有。人。那。能。開。會。呢。邵。安。華。蕭。志。雄。二。人。想
了。一。想。邵。安。華。道。沈。佩。貞。他。纔。出。獄。躲。在。家。裏。簡。直。地。不。出。大。門。他。是。不。肯。出。來。的。朱
三。小。姐。又。跟。着。嚴。恩。標。到。紐。約。去。了。蔣。四。姑。陳。七。奶。奶。可。憐。都。是。驚。弓。之。鳥。誰。也。不。敢

可憐少了好幾個大奸

(寫飛批) 要是大皇帝便張女邀特赦了

閱者請一什麼忙

偏能說得這般清楚可見安領不凡本領

出現安靜生道這一班大鬧老咱們也不去攀他就是他們入了會人人都想坐大老板的椅子借着別人的勢力拾自己的身價鬧得不好又要別生意見不如還是尋幾個不出名的纔好給咱們效力呢蕭志雄又想到福三奶奶手段却很不差他對於咱們姊妹也很肯巴結的無奈他現在吃了官司聽說審檢廳裏把他判斷了二年的徒刑可憐別的不說就是他的煙癮犯了也穀他受的邵安華忙道如此在他家裏的李蘭芳大可以邀入本會了蕭志雄道不是因為李蘭芳還鬧不出這大的禍咧安靜生詫異道李蘭芳怎麼又害了他呀蕭志雄道這話說來也很長那李蘭芳不是常在福三奶奶家裏頑耍福三奶奶也實在有許多事兒靠着他幫忙安靜生道總算他的外甥女兒也是應該的蘭芳的父親不是在內務府裏當過差麼我想他是住在護國寺藉第衙的蕭志雄道對呀他現在還住那裏有一天蘭芳在福三奶奶家裏也是他自不小心被他的父親李樂峯看見了當場就暴打一頓鬧得三奶奶下不了臺就拖着蘭芳打後門跑到金絲套衙衙喊了巡警剛好白毛鼠也來了就把他們帶到警察廳後來李樂峯告三奶奶是窩娼聚賭招客抽煙你想他家裏那能沒有煙具當

好體面的事
（冥飛批）安大浪費
有家庭人
既可是處
盡可夫處
處處是家
庭不是家
庭那裏
還要革命

可憐同志
也不相信
嗎
（冥飛批）蒼頭真不
識時務
（冥飛批）你若不是
雉鳴求壯
何必起得
道樣早呢
真所謂滿
嘴的熱心

時被警察查着了。纔辦了這個罪。可憐蘭芳。纔十七歲也。判斷了半個月的監禁。安靜生聽罷。咬着牙。罵李樂峯。道：「這個老腐敗。他也不瞧瞧。現在是什麼時代。還這般專制。我常說中國人革命。總喜在政治上搗亂。若咱們女子。結個團體。一心革家庭的命。那纔是正經事呢。現在沒有別的說。你倆趕快去邀同志。要緊不必一定要有名望的。就是小家小戶的婦女。也能入會。他若不知道這入會的好處。你就把這事兒解說給他聽。譬如前天農商部辦的物產品評會。聘了丁渭琦。王金章。孫慶仙三個女士做審查員。大總統還賞給他們三等獎章。多大的榮耀。他若入了咱們的會。比這樣還要榮耀。咧。蕭邵二人聽說都喜道：「可是真的麼？」安靜生道：「誰來騙你。說着便告辭先去了。邵安華接着也回自己的寓所。次日清晨。薛大可尚在溫夢綿綿之際。安靜生就跑到他的寓所。跨進了薛寓的大門。那傳達室裏迎出一個老蒼頭。上前攔住道：「姑娘。尋找誰呀？」安靜生忙立住了腳。問道：「薛大人可在家麼？」老蒼頭一聽找他家大人。便向安靜生上下望了兩眼。搖搖頭。道：「還沒有起床呢。」安靜生聽說忙把小皮鞋兒一蹬。道：「該死。該死。國事這樣的緊迫。他還高枕無憂。怪不得人喚咱們是東亞睡獅呢。」忙轉身向裏面

(冥飛批) 睡的那個
(冥飛批) 樣兒若你
(冥飛批) 瞧見只怕
(冥飛批) 些難受
(冥飛批) 妙晚上商
(冥飛批) 量得有趣
(冥飛批) 罵得有趣
(冥飛批) 小兒出
(冥飛批) 來了安大
(冥飛批) 浪可以進
(冥飛批) 去了
(冥飛批) 好乖巧的
(冥飛批) 小伙子
(冥飛批) 也是要能
(冥飛批) 晚上纔
(冥飛批) 裏大人的
(冥飛批) 事怪得有
(冥飛批) 趣
(冥飛批) 沒有骨頭
(冥飛批) 便是軟綿
(冥飛批) 綿的安大
(冥飛批) 浪豈不格
(冥飛批) 外有氣喘

走道我。却。要。看。他。睡。成。個。怎。麼。樣。兒。老。蒼。頭。忙。攔。住。道。對。你。說。我。家。大。人。沒。有。起。來。你
 怎。麼。還。要。進。去。安。靜。生。急。道。我。有。要。緊。的。事。呀。老。蒼。頭。道。有。要。緊。的。事。晚。上。再。來。商。量
 婦。道。人。家。大。清。早。上。就。跑。出。來。闖。門。也。不。怕。人。家。忌。諱。安。靜。生。一。聽。老。蒼。頭。開。教。訓。不
 由。得。臉。兒。一。紅。惱。羞。成。怒。道。你。是。什。麼。東。西。老。腐。敗。老。頑。固。老。奴。隸。罵。了。一。大。套。誰。知
 老。蒼。頭。一。句。也。不。懂。可。巧。薛。大。可。貼。身。使。喚。的。小。貴。兒。走。了。出。來。一。見。安。靜。生。在。那。裏
 發。威。就。知。道。老。蒼。頭。冲。撞。他。了。連。忙。望。着。老。蒼。頭。使。個。眼。色。老。蒼。頭。也。就。不。敢。作。聲。搖
 着。腦。袋。進。房。去。了。小。貴。兒。忙。轉。向。安。靜。生。笑。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安。先。生。嚙。他。是。個
 鄉。下。人。纔。來。這。裏。做。個。看。門。狗。不。會。說。話。冒。犯。你。老。你。老。莫。要。見。氣。晚。上。我。稟。大。人。罵
 他。一。頓。就。是。了。安。靜。生。見。小。貴。兒。長。得。唇。紅。齒。白。眉。黛。目。青。周。身。雖。是。穿。幾。件。布。衣。裳
 却。也。打。扮。得。乾。淨。微。啓。一。張。小。嘴。笑。嘻。嘻。的。顯。上。現。兩。個。酒。渦。向。安。靜。生。說。了。這。一。番
 又。香。又。甜。沒。有。骨。頭。的。話。早。把。安。靜。生。的。氣。說。到。南。北。冰。洋。裏。去。了。忙。向。小。貴。兒。笑。道
 他。是。鄉。下。人。纔。進。京。的。怪。不。得。這。樣。腐。敗。呢。我。那。能。與。他。一。般。的。見。識。這。事。莫。要。說。了
 罷。我。且。問。你。你。家。大。人。可。是。沒。有。起。床。麼。小。貴。兒。笑。着。道。是。沒。有。起。牀。的。先。生。還。是。請

(冥飛批) 牀上得房有什麼進去不得好聰明伶俐的小伙子可見得是時常光顧

危險萬分(冥飛批) 再睡睡太陽就要晒着屁股了

(冥飛批) 猜上一猜我就以為是起熱被頭來的

照例五分

容廳裏坐還是請書房裏坐安靜生把腦袋一扭道大人的房裏我去不得麼小貴兒連忙退了一步疊聲應了幾個是便引着安靜生一直向薛大可臥房裏去了安靜生進了薛大可的臥房小貴兒忙退出房去那房中的陳設安靜生他已算是見慣一眼望見獸爐已冷粉帳低垂他便走近牀沿一手掀起粉帳見薛大可正睡與方濃忙捏小了喉嚨向薛大可耳畔喚道哈你還不醒麼直喚了有三五聲薛大可纔從夢中驚醒嘴裏只管叫安字復又伸了一個懶腰揉了揉眼珠兒一看見安靜生站在他的床側不覺臉兒一紅低聲笑道你怎麼來得這早呀安靜生道你看太陽都晒了屋脊頂還算早麼薛大可忙披衣下榻小貴兒纔轉身進房鋪疊被褥照應盥沐等事許久各事停當二人又飲了一遍茶薛大可纔說道你今天來一定又是有什麼事的安靜生便笑道你猜一猜呢薛大可又想了許久仍是搖頭道我猜不着什麼安靜生笑道還虧你是自命為熱心愛國的志士呢昨晚的事兒今早就忘壞了薛大可這纔想起忙笑道你真是熱心愛國想必你昨晚兒跑了一夜罷安靜生道誰不是呢什麼事都辦齊備就等你的稿兒了薛大可忙把舌尖兒一伸笑向安靜生道你叫我變了曹子建

(冥飛批)
那裏有安
大浪這樣
熱心比急
色兒還急
上三倍

畢竟是女
人利害

對呀

(冥飛批)
去了個
驢貨

(冥飛批)
又來了一
個臭貨
怎怪不臉
上變色

也。沒。有。這。快。的。手。筆。呀。安。靜。生。一。聽。這。話。便。把。眼。兒。一。翻。腰。兒。一。扭。道。我。說。你。們。熱。心。熱。心。只。好。掛。在。嘴。巴。上。真。叫。我。們。做。起。事。來。又。要。推。三。推。四。的。了。總。怪。我。沒。有。能。條。要。求。人。咧。看。人。家。一。輩。子。不。求。人。罷。說。着。站。起。身。來。就。要。走。薛。大。可。一。把。拉。住。只。嘻。嘻。的。笑。半。晌。纔。在。抽。屨。裏。拿。出。三。張。稿。兒。來。向。安。靜。生。面。前。一。擲。道。再。遲。半。刻。人。家。又。要。撒。氣。走。了。安。靜。生。一。見。也。就。轉。過。笑。臉。兒。道。怕。你。不。早。些。給。我。辦。好。啣。轉。又。拿。着。那。稿。兒。道。我。又。要。求。你。講。一。遍。給。我。聽。呢。薛。大。可。笑。道。你。的。事。兒。真。難。伺。候。安。靜。生。笑。道。誰。叫。你。尋。找。我。的。呀。薛。大。可。笑。着。道。我。總。算。是。多。事。接。着。把。那。三。張。稿。兒。一。一。的。細。講。了。一。遍。安。靜。生。拿。着。便。笑。嘻。嘻。的。去。了。薛。大。可。見。安。靜。生。去。後。趕。忙。催。着。廚。房。裏。備。飯。心。想。要。去。訪。楊。度。順。便。說。一。說。婦。女。請。願。會。的。事。兒。也。好。顯。顯。他。的。能。條。正。在。用。飯。之。際。忽。地。小。貴。兒。進。房。報。道。楊。大。人。來。了。小。貴。兒。的。話。音。尚。未。落。只。見。楊。度。慌。慌。忙。忙。跨。進。房。來。臉。上。的。神。色。不。似。尋。常。那。樣。的。鎮。靜。薛。大。可。一。見。就。知。道。必。有。什。麼。意。外。的。事。兒。發。現。直。等。小。貴。兒。退。出。房。去。備。茶。時。正。要。開。口。問。楊。度。楊。度。忙。向。薛。大。可。道。你。可。曉。得。現。在。又。發。生。一。樁。困。難。的。問。題。了。薛。大。可。急。問。道。又。出。了。什。麼。事。呀。楊。度。歎。了。一。口。氣。道。

(冥飛批) 言甚麼把這無非是國家與失些權利個人得些金錢罷了性命交關

(冥飛批) 你許他的權利被旁人破壞了如何不變卦

(冥飛批) 閱者都要益省呀

暖。陸。徵。祥。曹。汝。霖。他。們。的。外。交。不。知。什。麼。辦。的。天。天。去。問。他。們。總。說。是。有。把。握。混。到。今。
 天。那。日。本。駐。京。代。理。公。使。約。同。英。俄。兩。國。的。公。使。到。咱。們。外。交。部。阻。止。咱。們。的。進。行。了。
 薛。大。可。道。可。知。道。他。們。來。的。樣。兒。利。害。不。利。害。咧。他。們。的。態。度。是。那。一。國。對。咱。們。最。強。
 硬。咧。楊。度。說。道。聽。說。是。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說。的。話。最。多。英。俄。兩。國。公。使。並。沒。說。什。麼。
 只。說。是。附。合。日。本。代。理。公。使。的。警。告。兩。句。話。薛。大。可。又。道。今。上。不。是。常。說。新。協。約。中。的。
 交。涉。辦。得。最。圓。滿。麼。我。以。為。日。置。益。氏。歸。國。這。件。事。兒。一。定。辦。得。穩。如。泰。山。了。什。麼。到。
 這。時。候。又。變。了。卦。呀。究。竟。他。們。說。的。些。什。麼。話。兒。你。可。聽。得。幾。句。麼。楊。度。道。他。們。無。非。
 是。打。了。一。個。空。套。子。的。官。腔。那。裏。曉。得。咱。們。國。裏。實。況。他。們。總。拿。着。民。意。兩。字。來。警。告。
 就。不。曉。得。咱。們。國。裏。的。民。意。並。不。是。美。利。堅。法。蘭。西。的。民。意。真。有。力。量。足。以。鉗。制。政。府。
 的。可。憐。我。國。的。民。意。比。波。蘭。印。度。高。得。無。幾。那。裏。能。與。政。府。抵。抗。呢。他。說。……正。要。接。
 着。說。下。去。小。貴。兒。又。進。房。報。道。阮。大。人。來。了。正。是。
 正。喜。羣。花。纔。向。日。可。憐。小。鳥。又。驚。弓。

評

（實飛批）
如何沒有
打算總說
皇帝早已
有了把握
了只是前
料不到有
此變局

男子。簪。安。勸。進。已。經。醜。不。可。當。薛。大。可。又。弄。了。一。班。無。恥。的。女。人。來。簪。安。勸。進。更。是。醜。上。加。醜。金。聖。歎。說。得。好。醜。至。於。鬼。極。矣。此。並。非。鬼。臭。至。於。廁。極。矣。此。並。非。廁。楊。哲。子。惟。恐。有。人。反。對。帝。制。使。自。己。做。不。成。元。勳。所。以。百。般。鼓。動。一。班。人。極。力。鉗。制。反。對。派。今。聞。日。本。出。來。反。對。則。是。無。法。可。以。鉗。制。之。也。宜。其。驚。惶。失。措。

第二十八回 論外交楊哲子緘口 倡女權安靜生揚眉

話說阮忠樞跨進了薛大可的臥室。轉身看見楊度也坐在室中忙說道：「噢，你來得好快呀。」楊度道：「我並沒有在別處停留，一直就來這裏了。你可打聽着府裏有甚打算麼？」阮忠樞道：「那裏有甚打算？方纔把陸徵祥、曹汝霖兩人傳進府去，我因為這是個困難問題，能躲避我就躲避過了。」薛大可急道：「你跑來鬧了半天，一句正經話都沒說，把人家話頭都打斷啦。」阮忠樞道：「你們在這裏說什麼話呀？」楊度道：「他叫我，我把小幡的話告訴他聽。」阮忠樞笑道：「這又何必一句一句的說呢？」我已在外交部裏抄了一段翻譯的稿兒來了，說着便從懷中掏出一張紙稿兒，薛大可忙接着打開一看，其略云：

旁觀者清

被人家小視了

不怕有幾個優將軍駐紮禦防

呢。恐怕是言不由衷。這是不到的。

只要做皇帝。管他和平不和平。

(真飛世) 風浪大得。狼呢。得。知哥鳥足以。

中國規復帝制進行甚速。其裏面反對者。暗潮甚烈。實行之期。恐發生如何事變。目前歐洲正當多事。饑有傷和平者。皆當避之。萬一中國國內有動搖情形。不徒為中國之不幸。即與中國關係較深之各國。亦誠可憂。中國政府果有成算。令帝制安全實現。保無何等之變。故。否。據我國所見。中國內情。如上海長江一帶。並南方各處。頗為可慮。袁大總統就任四年以來。中國秩序漸次恢復。日本政府不勝敬佩。袁大總統如仍極力維持。國內當無動亂之虞。今若急謀變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為中國惜。願大總統出以賢明之措置。將實行帝制之期。暫為延緩。以防禍於未然。而鞏固極東和平之基礎。日本政府為此勸告。決非干涉中國內政也。

看畢。便笑向楊阮二人道。你們真是莫經過。風浪走進門來。那樣的慌張。我還認着有多大的事呢。照這樣的警告。算些什麼。他說。那暗潮甚烈。一定是那些搗亂的亡命客。在東京又開什麼談話會。纔引起他這句話兒。再說那歐戰之際。凡有傷和平者。皆當避之。以及與中國關係較深之各國。亦誠可憂。幾句話。乃是。他懷了一點私心。什麼怕。

真算不要臉的見識

(冥飛批)北軍的威風只可以嚇得百姓嚇不得外國啊

真可算得妙解還要給他們好處

(冥飛批)可憐可憐何不拿點籌安會的學說去對付外國人呢

咱們國內有動搖情形就是怕咱們中國富強後去幫着德國打青島就是了保無何等變故一句全是空話咱們國裏有無變故隔着個東洋大海他什麼能知道呢他說上海長江一帶並南方各處頗為可慮等話又是受亡命客所愚他祇曉得癸丑那年黃興何海鳴在南京一帶鬧得利害他就不知道北軍南下的威風況且現在的人心又與那時不同誰不知恢復帝制是治國安邦的良策那能與癸丑年搗亂的事合論咧你看他說到後來也說今上就任四年中國秩序漸次恢復他也不勝敬佩就說帝制一節他只勸暫為延緩並沒逼着咱們根本取消始終說鞏固極東的和平始終表白他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可見得他這番警告乃是一篇照例的空套文章只要今上略為給他些兒好處包管太平無事了楊度道我又何嘗不曉得他們的用意呢但是這事可真可假倘若他們認真的干涉帝制咱們又沒有實力去對待他就是割地求情吾國土地雖大現在已割去不少了他若聯袂而來咱們又不是德意志那樣的獨立國若鬧到庚子年的景況玉石俱焚我所以有些發急薛大可道這是你的疑心病現在的外交有今上這般的靈活手段絕不能穀鬧得十分決裂的阮忠樞道子奇這

(冥飛批) 楊哲子何 必愁到呢 石俱焚成 不是現成 完用一個 滋得前車 把巴結老 袁的本領 硬奪國家 主權於家 姓之皇帝 辦法對歸 外國人就 還了人待 可想了大 辦外得開 來是開原 笑的開頑

話却說得很是我也是這樣的想法說着小貴兒又進房報道梁大人與顧大人來了
 薛大可笑道他們跑來一定又有什麼新聞忙向小貴兒道快請快請小貴兒應命退
 出房去楊阮薛三人也都站起身迎了出來五人相見之後薛大可忙央着梁士詒顧
 鰲道這個房間很小咱們到花廳上坐罷於是梁士詒顧鰲楊度阮忠樞薛大可五人
 轉身又進了花廳坐下小貴兒從新又獻上一道茶楊度生來的性急不待梁士詒顧
 鰲兩人開腔急忙問道你們可是從府裏來的麼梁士詒笑道你可是又要問那外交
 的事呀顧鰲也接着笑道外國兵已打進前門來了你還不跑麼說得大眾哈哈的笑
 了一陣把個楊度的臉兒漲得通紅道巨六就是這樣的開頑笑顧鰲笑道你要把開
 頑笑的事兒掛在嘴巴上怎麼怪人家開頑笑呢梁士詒道這是他們的照例文章今
 上早已對付好了你請放心罷薛大可忙搶着說道我說是沒有什麼大事兒你偏要
 那樣的着急梁士詒笑道我算定他要來這裏發急的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楊度只笑
 再也不作聲阮忠樞見他這個樣兒便從旁說道卻也不怪暫子着慌猛聽着外交
 上發生變故是有些兒驚人的梁士詒笑道你又是一個膽大的咱們不要瞎開了罷

(冥飛批) 所謂事不
 者關心關
 心者亂心

什麼有
今上的
活手段

七拉八扯
辦的好像
周密的狠
狗長尾巴
尖兒只巴
尖兒只巴
就他吃

我來正是尋找哲子說着便問楊度道外交上雖然沒有什麼阻礙但是咱們的內務也得要從速進行纔好我現接着各省朋友來的信大概都說此番國民會議大家不甚明瞭恐怕各省人民到選舉的時候鬧出笑話來那真要惹着外人說話咧我想這事却說得不錯後來見了今上他也與我提到這件事薛大可忙道這事只有用機關的名義或是個人的名義密電各省指示他們的辦法包管不會鬧笑話了梁士詒點頭笑道對呀阮忠樞道香岩不是打了一個通電麼顧巨六道那是說用各省公民的名義並代辦請願書的事阮忠樞又想了一想道哦國民會議事務局會發了一個密電梁士詒道那是朱桂莘辦的後來他領銜通告決定國體後推戴的辦法一電還有你我倆附署的你怎就忘壞了麼阮忠樞忙笑着自罵道該死該死我真一點兒都記不得啦顧鰲笑道再過兩年我看你自家的姓名還要忘壞了呢楊度道這事少侯已用個人的名義發了一個密電籌安會也發了一個密電給各省時常再通通聲氣自然就不會差錯了梁士詒道你既發過密電這就不必說罷顧鰲道我還有一事請教諸位呢聽說今上的聖誕快到了咱們應該用什麼禮節也得預先的籌備纔是薛大

(吳飛批)
誰知節省
許多錢是
捐皇帝做
的款子呀

(吳飛批)
甚麼做壽
簡直的開
門子要錢
就是了一
班喪心病
狂的忘八
蛋

原來如此
自然是要
姪太爺承
辦的好
又是個好

可道在我看起來。暫且不必籌備。大家聽說這句話。人人都兩眼望着他。薛大可又
道。今上向來最會說的是門面話。平常做總統的時節。他還口口聲聲說要節省自己
的生活費。去愛民愛國。如今他快要做皇帝。全靠人民去推戴他。他還不拚命的做
出清廉的樣兒。那肯大張旗鼓的做壽呢。阮忠樞忙道。你這句話說得真外行。無論做
皇帝做總統。規矩還不是同做大人老爺一樣麼。一年能過得幾個壽誕。要曉得喜期
壽誕。乃是做大老招財進寶的日子。誰肯白過去。咧你沒要聽他嘴巴裏說得好聽。什
麼政局甫定。民氣未蘇。什麼經濟困難。人民枯瘠。等不忍心做壽的話兒。到了正期。還
是掛燈結綵。迎賓接客。還是納禮受賀。把盡稱觴。調男女班子。唱大戲。那裏能照他所
說的辦呢。顧鰲道。老斗。這句話說得實在不錯。咱們是得要籌備籌備。若依我看。今上
此番聖誕。一定是要大做的。薛大可問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咧顧鰲道。難得在這個興
高采烈的時候。有這個萬壽無疆的機會。正好聯絡南北的長官。對着政局也好開一
個大大的秘密談話。會梁士詒笑道。對了。咱們一定是預先籌備着罷。無奈咱們的事
兒也太多。恐怕誰都沒有這個閒空。又怎麼辦呢。楊度道。我却想起一個人。袁乃寬他。

(真飛批) 泥捏紙糊 確是來不 及倒是不 一班不要 臉却容易 子却容易 的狠只消 到關老姐 家去找姨 奶去小姨 就志雄如 蕭志雄如 何老能與 關老能與 小的姨家 呢小姐相 好(真飛批) 自然是不 開了通你 入了通你

辦事很精細。何妨就推舉他籌辦呢。大眾同聲說道。這人却真虧你想。咱們一定公舉他。他就是梁士詒道。妙極了。他恰好與今上是同宗。他去籌辦。這事也是名正言順。時候不早。我就去找他。阮忠樞接着道。咱們也該散了罷。於是大眾分道散去。接說。安靜生出了薛寓一車兒飛跑到蕭志雄家裏去。纔下了車兒。就見蕭志雄也坐一乘包車。迎面飛來。安靜生一見。衝口便問道。你尋找了幾個同志呀。蕭志雄忙下了車兒。走着笑道。你說得真不費事。就是拿泥捏紙糊也來不及呀。說着。二人已走進蕭志雄的臥房。各自坐下。安靜生急道。你到月底尋找了幾個呀。蕭志雄道。那有什麼幾個呢。就是蔡家衛。衛裏吳月仙。萬佛寺的曹二娘。他倆答應了。安靜生一聽。頓時不樂。許久方說道。你平常的朋友不是很多麼。蕭志雄道。平常朋友雖多。他們聽說黨會就把腦袋直搖。安靜生道。你怎不把好處說給他聽呢。蕭志雄道。我把舌尖兒都說破了。他們總說我扯白。他們還說皇帝也不是武則天。那裏有女官女爵的事呢。安靜生聽說到這裏。就把嘴唇兒鼓起。連聲說道。真不開通。真不開通。轉又自言自語道。胡素雲。黃珍珍。王家四奶奶。小桃。李家的二姨太太。趙八姑娘。哦。還有慈林寺的小師傅。朱二寡婦。連方

一黨就大開而特通
 了三人或羣
 (寫飛批)
 却不道是
 三女成姦
 呢(寫飛批)
 只好取混
 合制度再
 不然就去
 找幾個歌
 子的狗
 蓬子的上
 也得上
 小房子也
 租出去了
 恐怕是治
 花柳毒的
 傳單

纔這兩人纔有十位蕭志雄道還有咱們三人正好是十三太保安靜生發急道十幾個人怎麼開會呀蕭志雄道俗話說三人成羣咱們十幾個人就不能開會麼再說安華姐姐下定還尋來幾個同志就是一個人沒有咱們這一夥裏一個人代表二千萬女同胞還有餘呢安靜生又想了。一。想。道。好。在。那。天。會。場。裏。的。男。賓。一。定。來。得。不。少。的。咱們混合在一處也不見得冷淡了。忙站起身來拿着一個皮夾袋轉身出房纔走到門欄之側又掉過臉向蕭志雄道我的那前廳空着會場與事務暫且都可以設在我家裏等將來領來公款咱們再租一所大房子你看好是不好。蕭志雄道你去看着辦罷好歹總是要咱們這兩條腿多跑幾步就是了。安靜生笑着去了。又過兩天那北京城裏大街小巷滿街果然又飛出多少粉紅的紙條兒那往來的行人初接着的時候心裏猛然一驚恐怕又是李誨賀振雄那樣的傳單後來看見紙色是粉紅的大衆都想道這一定賣化粧品的告白便有那大膽的行人就在半路上放開來一看只見密密層層印得一行一行的鉛字字旁還加了許多套圈兒寫的是

中國婦女請願會小啓

(會飛批) 你們要麼
 隨諸君子
 後自然諸
 君放心恐
 怕你們打
 戲的上娘
 子拿扛兒
 們拿扛乎
 不敢提倡
 孤負薛哥
 哥了
 (冥飛批) 當然要引
 民國約法
 (冥飛批) 參政院決
 不承認是
 敲足不完
 的請額然
 上一脚便
 成個二願
 脚的請願
 了個二願
 煌煌好文
 們得真好

吾儕女子羣居。噤寂未聞。有一人奔走相隨。於諸君子之後者。而諸君子亦未有
 呼醒癡迷醉夢之婦女。以為請願之分子者。豈婦女非中國之人民耶。抑變更國
 體係重大問題。非吾儕婦女所可與聞耶。查約法內載。中華民國主權在全國國
 民云云。既云全國國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萬萬中。女子占半數。使請願僅男
 子而無女子。則此跛足不完之請願。不幾奪吾婦女之主權耶。女子不知是謂無
 識知而不起。是謂放棄夫吾國婦女智識之淺薄。亦何可諱言。然避危求安。亦與
 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財產之關係。亦何可任其長此拋置而不謀一處之保持也。
 靜生等以纖弱之身。學識陋。痛時局之擾攘。嫠婦徒憂幸蒙昧之復開。光華倍
 燦。聚流成海。撮土為山。女子既係國民。胡可不自猛覺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
 女界二萬萬同胞。以相隨。請願於愛國諸君子之後。姊乎。妹乎。曷興乎來。首唱者
 安靜生。

大眾看了這一篇大文章。後面還載的有請願會的會址。開會的日期。有的說沈佩貞
 纔出了大獄。他們又來高興了。有的說這都是些女志士聽說那年革命的時節。有女

可惜讀着
有些肉麻
(冥飛批)
這種熱鬧
在下也
看看就只
怕有些騷
臭氣薰人

畢竟是女
力大的魔
鬼會
八個警察
把門
甚矣班師
不可不考
究也

(冥飛批)
你那裏知
道那都是
願甘離伏
的男子

子北伐隊後來議會初開的時節又有要求女子參政權的團體現在組織這請願會也是他們的熱心有的說不問熱心冷心明天咱們何妨去看一看熱鬧呢你言我語一時哄動京華大家都當着怪事說次日交民巷裏有一處寓所房屋並不十分的寬綽門面却打掃得光影堂皇左邊門楣之下銚了掌大的紅漆小門牌兒上寫安寓兩個黑字右邊牆壁上懸了一塊木牌足有三尺來長上寫中國婦女請願會七個大字門頭上還紮了許多的松柏枝兒好像是開會的模樣那門前來來往往的行路人把那街上道路就攔滿了人山人海真好似平常看出鬼會的一般幸虧尚有八個警察給他把門不然那一所房屋都要抬跑了有那去得早的衣冠齊整之流那把門的警察都把他們當作來賓也不上前阻擋於是都混了進去見那廳上鋪設的乃是會場的樣兒凡平常會場中所陳設的器具備置的物件那廳堂上是應有盡有可以不必細述轉看那到會的會員誰知盡是些少年的男子漢那些纔進會場的人就有的心中詫異道分明這是婦女請願會怎麼來的都是男子漢呢大家都貪看着熱鬧也就

不去過問又停了許久那東壁上懸了一架掛鐘鐺的敲了一下兒只見那些男子漢

好似看新
新百美圖

(冥飛批)
又是一羣
妖魔鬼怪

總要特別
優待纔好

還是先生
演獅脚戲
好像更夫
婆子的口
氣這又是其

紛紛的都向來賓席裏直擠幾乎把一所五開間的大廳佔滿了這纔知道那些少年男子漢盡都是來賓又歇了一刻那廳後格郎格郎搖了一陣鈴響從後堂走出許多女志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一個個臉皮上膩滿了鵝兒粉腮旁邊的胭脂紅得好像火燒了半邊天鬢影釵光都是女學生打扮還有四五十歲的老太太們打着一條辮子或是梳着東洋髻兒項在腦袋上手拿一條白綾手絹扭來扭去挾在裏面湊趣大家便歸到女賓席坐下又見一個女士蓮步珊珊跨上了演說台看他的年紀足有二十多歲向着大眾鞠了一躬忙放出他那嬌滴滴的聲音報告開會的宗旨無非是照着那張傳單上背誦了一遍大家看那壁上貼的開會秩序表寫的是主席安靜生女士纔知道這報告的女士就是首唱者報告已畢大眾照例奉送了一陣巴掌聲安靜生跳下台來去請女賓演說誰知拖着扭捏了半晌沒有一人肯露臉安靜生只得仍自跳上演說台說道咱們女同胞大家要睡醒些現在是個什麼時代呀乃是文明時代咱們女同胞若不趁着這時羣起救國又等待何時呢外國人都笑咱們中國的女權不發達實在古代的女權向來很發達的不過被現在共和轉把咱們女權和

和不好

(冥飛批)

不知道放

些甚麼屁

漢武后呂

后是宋朝

人畢竟安

同女與衆不

越說越好

(冥飛批)

男子的勢

力那裏出

得女子呢

這一句扯

得真古怪

前珠玉在

然難者自

繼矣乎為

得沒有了。試看夏之妹喜殷之妲己。周之褒姒。不問他的行為如何。他總能媚惑帝王。牽動一時的政治。魔力也就不小了。還有那春秋之世。夏姬。驪姬。趙威后。皆是咱們女界的豪俠。若說總攬國權。臨朝主政。如漢朝的武則天。宋朝的呂后。當時就有人聽着他說錯了。也不好當面叫他更正。只得嗤嗤的發笑。安靜生一眼瞟見。知道是笑他。忙接着道。我並不是背誦歷史。不過敘古來幾個女英雄。表示咱們女界的勢力罷了。還有那李香君。馬湘蘭。顧橫波。卞玉京。寇白門。陳圓圓。柳如是。一曲後庭花。都唱得河山變色。雖然與政治沒有絕大的關係。卻也醉到一時的王孫人。說女子是供男子娛樂的。若照我說。往古來今。男子的勢力。何嘗不掌在女子的手裏呀。隋煬皇帝。他真算是女界的公僕呢。如今政治共和。咱們女權反消沉了不少。你看沈佩貞。吳木蘭。誰不被男子的勢力所敗。撫今追昔。實所痛心。我所以說要恢復女權。非先要恢復帝制。不可。這就是區區的意見。說罷。便下了演說台。那來賓鼓掌的聲兒。自然比尋常開會時分外踴躍。又停了一刻。依然沒有接續演說的女士。安靜生只得宣告簡章選舉職員。便把簡章讀了一遍。其簡章云。

恐怕未必
能實行

居然實行
專制

恐怕未必
如此

- (一) 本會以贊同君主立憲。率全國婦女請願解決爲目的。
- (二) 本會以品行端潔。學問優通之婦女組織之。
- (三) 本會以全體會員之署名。對於政府及國民代表大會。爲速成君主立憲之請願。
- (四) 本會設定職員如左(理事四人)(評議員十人)(會計二人)(書記若干人)
- (五) 本會職員由理事指定之。以免選舉之煩勞。
- (六) 凡入本會者。須得職員二人之介紹。
- (七) 本會經費。由發起人擔任。及諸熱心家捐助。
- (八) 本會應於國體變更君主登位之日解散之。
- (九) 本簡章係暫時草成。其有未盡事宜。俟本會成立後。可據衆議改定之。
- (十) 改定本簡章。須由會員十人以上之提議。得全體過半數之同意。表決之。

當然一致通過。各無異詞。等待選舉職員。誰知到會的同志不滿。法訂職員的人數。躊躇半响。只好暫舉安靜生爲理事長。其餘的女士皆做職員。曦光斜照。天近黃昏。於是

(冥飛批)
一場鬼混而已

搖鈴散會。大眾準備請願書去了。正是。

牛鬼蛇神忙似蝶。油頭粉面亂如蜂。

評

袁世凱之皇帝夢。楊度等之元勳夢。雖雷殛火焚亦不能使之醒也。乃不謂外國人一再勸告便惶然失措。如睡人由沈酣而有朦朧之象甚矣。外國人之空言強於雷火千萬倍也。如此。

安大浪開婦女請願會而婦女到者寥寥實在令人掃興。幸有許多少年男子入場。湊趣居然演了一回說舉了些辦事員則亦極典麗。喬皇之大觀矣。吾是以歎安大浪拉客人之本領及手段強於上海福州路貴州路之野鷄也。

▲第二十九回 顧巨六叙富翁叫苦 袁世凱挑皇姪發財

話說梁士詒與顧鰲楊度阮忠樞三人從薛大可寓所裏出來便說道咱們又往那裏去呢。阮忠樞忙把懷中的金錶掏出來一看纔走到三點一刻欠二分笑向楊度道咱

(冥飛批)
經前之官

僚白天的拍
上司的馬
上晚的拍
相姑的馬
官僚白天的
拍總統皇
晚的馬拍
如上的馬
女是而巳
之所謂官僚
之窮事也

(袁世凱)
在總統皇
帝跟前不
免要爭寵

們何妨到石頭衙衙去尋找花元春談談楊度笑了一笑轉又說道哎呀我被你們吵得把一件事兒忘却了。顧鰲道可是婦女請願會麼楊度忙問道你可曉得怎麼的進行呀顧鰲道聽說安靜生這幾天忙得很熱鬧大約不久就要開成立會了。阮忠樞拖着楊度手道你自己的事兒還沒辦清又要多管人家的閑事連拖帶扯各自上了摩托車一溜烟飛到石頭衙衙剛到花元春門首只見大門左側早停了一架摩托車楊度一眼看見纔要叫車夫轉機回去那車上忽然跳下一個人走向楊度車側說道我家大人在這裏等候好久了。楊度仔細一看原來是孫毓筠的侍從這時各人都跳下車來阮忠樞一眼看見那人忙說道喚少侯來得好早呀說着楊度便讓大家都進門那門上的大茶壺早已喊了進去楊度領着大眾纔走進前廳那花元春已笑嘻嘻的披着一縷烏絲髮迎出廳來原來花元春正在房裏整理晚粧忽聽大茶壺喊道楊大人來了一時整理不得忙把一縷烏絲挽在手裏跑了出來可巧碰着阮忠樞掀起幾根黃鬍子向着花元春笑道姑娘起得真早呀這時還沒吃晚飯呢花元春道還有一個早的在後房裏咧於是大衆進了花元春的房子恰好孫毓筠迎了出門與楊度

在妓女跟前自然要爭風但是條鐵錫烟癮太入精力不及所醋不至於吃

(寫派批)
龍陽君哭
鮮靈芝定
是如喪考妣

二人撞個滿懷顧鰲忙笑道：「慫恿走好了，莫要走到靴套裏去呀。」說得二人的臉色都漲得通紅。梁士詒便接着道：「巨六，你又要骨頭了。前天小紅治得你還不很麼？楊度孫毓筠二人忙笑道：「好呀，到底還有說公話的人。」這時顧鰲臉上也染了些兒紅色。阮忠樞聽說急忙追問梁士詒道：「小紅怎麼的治他顧鰲？」忙向梁士詒使了一個眼色。梁士詒笑指顧鰲道：「他叫我不要說了。」大眾聽着都哈哈的笑了一陣。孫毓筠便向楊度道：「你害得我，我好找呀。我若不遇着經武，還不知道你有這所溫柔鄉呢。」楊度笑道：「好了，好了，咱們坐下來說罷。各自這纔坐下，照例茶菓呈獻上來。大眾閑談了半晌。楊度道：「咱們這樣的清坐有什麼味兒？何不把實甫尋找來……」阮忠樞不待說完，忙搖手道：「不成，不成，聽說實甫這幾天因為鮮靈芝的事兒，哭得傷心的很呢。」梁士詒道：「鮮靈芝吞金不是說救轉來了麼？」阮忠樞道：「人雖是救活了，事兒還沒有關平安呢。」楊度道：「咱們不問他平安不平安，胡亂把他找來，再說。」隨手討了一副筆墨，把那扇票翻轉來，信手揮了幾句，招呼自己的車夫去了。這時顧鰲道：「提起了易實甫，你們可曉得新唱一段賣馬的笑話呀。」大眾聽說都接着道：「這事咱們還不曉得，你快些說罷。」阮忠樞轉眼見

偏被阮
鬚子見
了倒底
老斗得
睛來得
巧些靈
不怕楊
願麼度
官場中
向來是
於要工
的兒如
大賈飯
吃及之
噉飯所
等等名
皆官僚
用者也

偏又被
鬚子見
了倒底
老斗得
睛來得
巧些靈
不怕楊
願麼度
官場中
向來是
於要工
的兒如
大賈飯
吃及之
噉飯所
等等名
皆官僚
用者也

花元春坐在妝台之下，迎着牕兒，在那裏挽髻。孫毓筠呆呆的靠在牕下口裏啣着一隻密蠟香烟嘴兒，只管望着花元春發怔，不由得喉嚨管兒裏冒出一種癩蝦蟆的聲音，歪着嘴巴，哼道：「水晶簾下看梳頭，大眾聽了，回頭都看着孫毓筠。當時孫毓筠也覺得自己有些過不去，連忙接着顧鰲的話尾道：「馬賣到那裏去了？」花元春也轉身望着阮忠樞，一皺眉道：「你們一時賣馬，一時賣騾子，怎又賣出叫化子討飯的腔兒？」哼到我的頭上來了。」呢。梁士詒顧鰲二人聽了，都向着阮忠樞笑道：「該罵的罵得痛快，誰叫你的嘴巴裏好多事呢？」轉看楊度、孫毓筠二人一個隱憤，一個賁臉，上雖是陪着大眾笑，各人的心裏都有些兒不自在。阮忠樞這時也看出來了，忙向顧鰲道：「實甫，那賣馬是怎麼唱的呀？」顧鰲明知阮忠樞的用意，也就趁勢轉圓道：「關慶麟你們該知道的，梁士詒道：「他曾充當京漢鐵路的局長，有名人物，怎麼不知道呢？」顧鰲道：「他現在居然窮得把馬車都賣了。」孫毓筠趁勢接說道：「他何至於如此慢說？他曾長京漢鐵路四年，無論如何總得要摸幾文，就說他除了京漢鐵路之外，還當過許多的優差，京城裏誰不知道是龍虎麟鳳四大人物之一，怎能窮得賣馬呢？」大約他向來的用度，不像咱們這般。」

(寫飛批) 龍虎麟鳳 中人物居 然也窮到 買馬不可 若輩不知 一日無官 然做官何 以不窮則 其招權納 賄盜國病 民不問可 知矣 (寫飛批) 大財神只 有對於皇 帝尚放點 債其餘自 不然是一 不救

闊綽因此外人疑他窮了罷。阮忠樞接着道：對呀。人是越沒有錢越愛擺空架子。越有錢越哭窮。便用手指着梁士詒道：不相信。你們看這個財神爺裝出這個肉頭的樣子。梁士詒笑道：老斗你舌頭根兒還莫嚼爛麼。楊度這時的醋性也下去了。便說道：讓巨六說賣馬罷。顧鰲接着道：他真窮假窮姑且不論。我只曉得他前幾天把自己所乘的馬車賣了七百塊洋錢。賣過之後還做了兩首七律詩。幾句小引兒四處求人家和韻呢。梁士詒道：你可記得麼。顧鰲便仰着腦袋兒想了一想道：那幾句小引兒是廐馬俄國產駕車六年矣。賤價鬻之傷感成詠。楊度道：筆墨却很老到。阮忠樞道：他也有些兒小文名呢。孫毓筠道：不錯。我聽說他常與抱存樊山實甫。癸公幾個名士往來唱和的。梁士詒忙道：你們讓他念詩罷。顧鰲便唬一唬嗓子。高聲念道：

六年參汝情無限

顧鰲剛念了一句。誰知他的嗓子又高又尖。把那班裏的姊妹花都驚得如蝴蝶兒飛也似的。撲到牆櫺外邊。聽花元春這時頭已梳洗好了。也笑着向牆外喊道：你們快來聽川老鼠在這裏唱高腔。啣顧鰲一聽花元春這般說。分外把嗓子提高。可惜念詩

(寫飛批)
做官就是
生計所謂
疏者不免
怨到本為
中人不法
之設財神
梁大財神
聽了何神
為情以

與唱戲不同。不然他還要耍個花臉兒呢。接念道：

中道相消轉惘然。芻豆久愁分薄俸。

楊度道：他真利害。馬兒吃他些草料，都捨不得。可見得想做財神爺，必須耍得一手不拔纜。成梁士詒當時臉兒一紅道：你讓他念罷。楊度也知道這話說得沒留心，便不作聲。顧鰲又念道：

車塵甘已讓先鞭。賣駢券在蘇和仲。遺駱詩成白樂天。為祝主人能勝舊。驕嘶重見酒樓前。

生計頻年計早疏。

孫毓筠道：說得喪盡天良。堂堂大鐵路局長，那能說生計早疏呢？阮忠樞道：我說他說得實在是本心話。你看我輩那個有實在的生計？若有實在的生計，誰肯來做官？你莫看見報紙上常罵做官的人是高等流氓。這句話實在說得不錯。梁士詒道：你們莫要爭老斗。說話就是這樣的一鏡藥。只曉得呱呱直說，也不看什麼地方。說着眼睛兒向花元春一溜。花元春笑道：啵，你們什麼醜話兒還怕我笑嗎？梁士詒笑道：不是。

(冥飛批) 做官的女兒吃一盤把勢飯也

不怕一般老名士要罵你是破壞文學的亂黨麼

(冥飛批) 做官的所知道的自由就是自己的一相情願的事

的。我。說。老。斗。只。愛。說。話。就。攔。顧。大。人。念。詩。嚙。花。元。春。把。嘴。兒。一。抵。笑。道。咳。暗。我。那。裏。不。懂。得。不。瞞。你。梁。大。人。說。我。家。死。鬼。老。爺。子。要。不。是。做。官。我。還。不。得。吃。這。一。碗。飯。咧。梁。士。詒。回。頭。看。着。楊。度。又。不。好。發。脾。氣。楊。度。也。知。道。他。倆。說。頂。了。忙。接。着。道。念。詩。念。詩。顧。鰲。念。道。

罷官軒馬費躊躇

孫。毓。筠。道。我。又。要。多。話。了。豈。有。纔。罷。了。官。就。乘。坐。不。起。車。馬。的。顧。鰲。道。還。虧。你。尋。常。自。命。是。個。詩。翁。呢。那。詩。上。文。上。所。用。的。字。眼。兒。總。是。揀。好。聽。好。看。的。用。誰。肯。說。真。話。咧。孫。毓。筠。道。我。只。曉。得。詩。以。道。性。情。顧。鰲。道。算。了。罷。咱。們。現。在。誰。能。道。性。情。還。不。知。道。性。情。丟。到。那。裏。去。了。咧。花。元。春。一。手。拖。着。顧。鰲。道。你。方。纔。捏。尖。了。喉。嚨。唱。得。怪。好。聽。的。如。今。又。要。說。話。了。顧。鰲。道。好。好。我。唱。我。唱。又。念。道。

自由畢竟輪徒步

楊。度。道。照。這。般。說。拉。膠。皮。車。的。要。餓。煞。了。花。元。春。忙。拍。了。楊。度。一。下。道。我。不。許。你。說。話。顧。鰲。念。道。

畢竟是姑
娘的魔力
大

大財神竟
吃起一個
字的醋來

(冥飛批)
你自命爲
王嘉誰是
董賢又誰
是王莽呢

想必不是
目成就要
上吊

(冥飛批)
此亦龍陽
君生平得
意之作

懶出惟宜數讀書門客何心彈劍窮人無分坐肩輿

梁士詒道我就莫看見他出門是走路的花元春見梁士詒的臉色不似先時那裏沉着也就趁勢兒走到梁士詒面前輕輕的拍了梁士詒的肩頭兒道我也不許你說話梁士詒道好好到我這裏就加上一個也字了花元春忙去捺他的嘴巴道什麼野的家的你讓他唱罷顧鰲念道

記會傳話趨廷尉猶喜王嘉尙有車

楊度道詩却做得狠工穩吐屬也狠大方筆氣也狠老練想必和韻的總有可觀顧鰲道我那裏記得許多呢孫毓筠道實甫的賣馬是怎麼唱的呢顧鰲道你聽我慢慢的說來那關慶麟做好了這兩首詩四處去求人韻你們猜實甫怎樣和他的大衆猜了半晌都沒會猜着顧鰲笑道他那裏是和詩呢他一時高興抄了一段店主東帶過了黃驢馬的戲詞送給關慶麟并且抄到最末一句但不知此馬落在誰家連連的加許許多多雙圈兒梁士詒道這個老頭兒他尙沒把金玉蘭所演探親家的毛驢兒拖出來賣呢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阮忠樞道提起金玉蘭來我又想起一件事兒轉向花

(夏飛批) 還有江北
道窮婆難
道不是婦
女為甚麼
不通知他
們呢

(夏飛批) 佛學鉅子
法律大家
無非是妓
女的代筆
先生而已

(夏飛批) 何不曰苦
塊昏迷

元春道：你們那請願團到底怎麼辦了？花元春道：前兩天就捎信給他們各班連二等下處三等茶室書館落子圍統總都報告了一次，就算東洋妓院西洋妓院沒會通知，梁士詒道：他們的意思如何呢？花元春笑道：他們自然是一體贊成的。昨天翠福還來說道：將來新皇帝登龍位，咱們並不要怎樣的獎賞，只求把花捐減輕些，賜咱們一個特別的商標，不受那些光棍地痞的閒氣，就得了。楊度道：這總可以辦得到的。花元春道：還有一事，聽說這個會還要上一個什麼請願書，咱們又不懂得怎樣做法。楊度忙道：就請少侯給你揮幾句罷。花元春便轉臉望着孫毓筠，孫毓筠笑道：這樣的文章自然是要尋找法律大家，我若做出來，盡是些三藐三菩提，那能數適用咧？阮忠樞道：你也莫要說大慈大悲，他也莫要談政法政治，我看這篇文章最好等實甫來了，咱們與他商量，還是他的筆墨來得華麗些。正說着，那楊度的車夫手拿着一張紙條兒走進房來，遞給楊度道：易大人說他現在有病，不能前來，楊度接着紙條兒一看，寫的是：「日來心緒，如無興與談花事矣。謝謝。」十五個字，車夫退了出去。楊度向眾人笑道：那裏是害病，又不曉得在家裏哭些什麼，咱們是怎樣的辦呢？梁士詒道：時候不早了。

(京飛批)
皇帝要出
起來自然
不止一個
老袁於此
等地方未
免少見多
怪矣

皇帝也能
搗亂麼胡
說胡說

(京飛批)
橫豎是豚
皮狗臉怕
碰甚麼釘
子

偏偏老斗
先答應了
也好畢竟
先生比較
別人饒些

七點鐘。我還要進府裏去。孫毓筠趕忙搶着道。我幾乎忘却了一件事。便向楊度說道。你昨晚在府裏出來之後。江西將軍來了一個密電。說江西也出了一個皇帝。接着又接了廣東四川都來密電。也說是有皇帝搗亂。今上一見大怒。特地叫我約你與老斗。今晚七時到府裏去會議。累得我。今天破例起了一個大早。二點半鐘就下了牀。沿東尋西找。跑得頭昏也尋不着你倆的影兒。後來碰見經武。纔知道這個所在。梁士詒願鰲二人道。怪不得早晨接了總統府裏電話。也是約了七點鐘進府去呢。願鰲便把手兒一抬。露出一個鍍金的手錶。看道。這時已是五點四十五分了。楊度道。咱們就在這裏叫幾樣菜來吃了飯去罷。阮忠樞道。也好。但是要快些。今晚比不得平常。咱們要早些兒去候着。恐怕臨時不到。又要碰他的釘子。楊度順手寫了幾樣新鮮菜。說道。招呼他們趕快去辦罷。花元春接着吩咐出去。不多一會。那些山珍海味羅列滿桌。閑話的光陰。瞬息而過。報時鐘上不覺已到六點二刻。大眾匆匆的鑿了些兒乾飯。一直往總統府去了。再說袁世凱這時正躺在他的七姨太太房裏。過那八口芙蓉。癮只聽房門外送進一副又嬌又嫩的聲音。道。奴婢跪奏。今晚會議諸大臣早已恭候聖駕。袁世凱

（袁飛批）八隻纖手招一個矮胖皇帝不

（袁飛批）龍椅沒有

做成何不借一條龍燈盤在椅

這是最驚心的事

又是亂意該死

聽罷這一聲慢慢的昂起龍頭翻起龍背便離了龍榻用開龍步跨出房門早有八個女侍官都是戎裝打扮排鶴立迨袁世凱跨出房門大眾便左擁右護好像製就了一座肉轎子把袁世凱抬到秘密辦事室裏去了那辦事室門前也有十多個侍衛伺候一見聖駕前來只聽着一聲號令個個都挺身直立如泥塑的一般袁世凱進了辦事室那些女侍官都退避到後堂這時袁世凱的龍椅還沒有備置只好仍坐在那尋常辦事的椅兒上纔向着門外道傳他們進來不多一會只見門簾兒挑起閃進來十個人站立一排都向着袁世凱打了一扞袁世凱此時却不像往常的態度儼然擺出皇帝架兒只把腦袋點了一點抬起手來一揮讓眾人坐下這纔順着次序去看那十人原來是楊士琦周自齊袁乃寬朱啓鈴張鎮芳楊度梁士詒顧鰲孫毓筠阮忠樞十人那房外的侍衛接着獻了一遍茶袁世凱纔說道昨天李純陳宦龍濟光三人同時電奏說江西四川廣東三省都出了皇帝你們想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皇帝豈能是他們胡亂做的麼我想這一定是那些亂黨見共和欺騙不了人又假冒皇帝牌子來搗亂我今晚召你們來籌劃一個善策這樣的妖風萬不可長若使他一味的蔓延將來

(冥飛批) 這話講的
 錯了戲台
 上天有
 扮皇帝的
 又該怎樣
 的辦法
 (冥飛批) 誤國的話
 本來只有
 外人敢講
 (冥飛批) 皇帝之與
 私生子若
 是班乎
 恐怕平不
 了的
 將來何法
 恐怕也有
 難言之隱
 張松出現
 (冥飛批) 宗人府王
 驥館都該
 有了

全。國。人。人。都。做。了。皇。帝。我。這。個。皇。帝。又。何。必。做。呢。況。且。魚。目。混。珠。他。們。若。把。大。事。鬧。壞。
 了。外。人。還。要。說。我。誤。國。呢。張。鎮。芳。道。本。省。的。將。軍。就。不。能。派。兵。征。勤。嗎。楊。士。琦。道。他。們。
 實。在。也。有。些。為。難。又。要。鎮。守。地。方。怕。革。命。黨。搗。亂。還。有。鼓。吹。帝。制。去。聯。絡。人。民。上。請。願。
 書。再。叫。他。去。打。假。皇。帝。怎。麼。來。得。及。呢。且。而。這。些。皇。帝。都。如。尋。常。的。私。生。子。一。般。忽。隱。
 忽。現。躲。在。被。窩。裏。面。稱。孤。道。寡。他。們。又。從。那。裏。去。征。勤。咧。我。看。沒。有。別。的。法。兒。一。面。命。
 令。本。省。將。軍。派。兵。征。勤。也。是。不。可。少。的。一。面。趕。快。籌。備。請。主。子。早。一。天。即。位。包。管。各。省。
 的。風。浪。自。平。了。袁。世。凱。道。我。也。是。這。樣。的。打。算。只。是。國。民。代。表。還。沒。到。齊。這。事。又。發。急。
 不。了。外。交。上。今。天。好。容。易。敷衍。過。去。將。來。……說。到。這。一。句。便。看。着。周。自。齊。道。你。不。免。
 還。要。跑。一。趟。咧。楊。度。道。各。省。國。民。代。表。可。以。再。拍。一。個。通。電。催。促。他。們。只。是。登。極。已。前。
 應。辦。的。事。兒。很。多。如。那。宮。殿。也。得。要。從。新。的。建。築。禮。儀。也。得。要。從。新。修。訂。就。是。主。子。皇。
 族。的。宗。支。也。得。要。派。人。去。調。查。種。種。的。籌。備。都。不。能。再。緩。了。袁。世。凱。點。了。一。點。頭。捻。着。
 那。威。廉。鬍。子。道。我。何。嘗。不。急。着。要。辦。咧。調。查。宗。族。的。事。兒。我。已。派。我。家。老。七。世。傳。與。老。
 九。世。猷。他。兩。個。回。去。了。若。說。新。朝。的。禮。儀。我。想。先。把。大。典。籌。備。處。設。立。起。來。這。樣。的。事。

又出來兩個王爺

楊度真會借花獻佛

彼此暗度金針

橫豎勞苦小百姓於你什麼相客氣

(冥飛批)幸虧你想了新華二字所以今日才有本書名

兒就歸給他們去辦。但是這辦大典籌備處的人又去尋誰咧。楊度這時心裏忽然想起一件事。當初辦籌安會的時節，朱啓鈴狠吃他的醋。遇着事兒，總有些與他掣肘。今兒有這個機會，心想順嘴的人情，保舉了他買他一個好兒，也可以化除意見了。便搶着說道：「這事內務總長大可代辦，何必再尋別人又多費一番手續。」袁世凱笑道：「這却不錯。桂莘就兼代辦了罷。」朱啓鈴當時就滿臉堆下笑來，道：「這事啓鈴就兼辦也得要。哲子幫忙纔好，彼此都望着淡淡的一笑。那一股醋味兒早已煙消霧散了。」袁世凱道：「這宮殿若建築起來也太費事，不但說時期來不及，金錢也實在來不及。就是有金錢，若重新建築起宮殿來，亂黨又要煽惑百姓們說我未曾即位，就先學秦始皇築阿房宮，商紂王造鹿台了。」阮忠樞道：「這也是主子節財愛民的聖鑑。」袁世凱道：「我想就把滿清的宮殿修理修理也可以敷衍下去。但是那宮殿的名兒用什麼字樣好咧。這時大眾早看透袁世凱心中已准備了，便沒有一人作聲。袁世凱笑道：「我看幾個殿上的名兒可以由大典籌備處裏將來邀幾個名士斟酌斟酌。這宮中的名兒我却想了兩個字，就用新華宮，可使得麼？」大眾自然一口同聲的贊頌道：「這是主子聖心妙運，常人萬

兒

你說的誰敢呢使不
麻真拍得肉

(冥飛批)
這個本家
姪子算是
認定了

何必要目
己掏腰包

是呀主子
借款你好
是這句還
說得最妙
(冥飛批)

想不到的從此中華帝國煥然一新千秋萬歲了說得袁世凱哈哈大笑了一陣接着道名兒是定了這總管修理的人又去尋誰呢說着一雙眼珠兒向袁乃寬一望恰好被顧熬看見了也就搶着做現成人情忙向袁世凱道這事須得主子切近的人辦理纔好臨時請訓何妨就命會計局長兼代袁世凱笑了笑望着袁乃寬道你就兼代罷袁乃寬假意兒推辭道這事責任重大乃寬恐無此才力袁世凱笑道什麼有才力沒有才力你儘管去做咱們一家人還有什麼事兒說不明白的麼袁乃寬唯唯應着也不敢再辭了袁世凱忽又把眉頭皺着道話兒說得都狠容易只是這一筆款子又怎麼籌呀青島的款子被小鬼扣住說慢慢的給我倫敦的款子一時也匯不回來蔡伯浩纔出京城那販賣烟土的印花稅是還水救不了近火周自齊道主子何不設法借款呢孫毓筠道不容易現在還沒有向外國借錢他們已來干涉帝制提起什麼警告書了若再向他借款他還不知怎樣向着咱們使勁呢袁世凱道就不說干涉不干涉現在歐洲戰事未已咱們就擡着地皮去賣也賣不出錢來美國雖是有錢他乃是個共和國體狠不贊成咱們恢復帝制的就是古德諾做了那一篇文章歸國也

不知受了許多的閒氣如今他還肯借款給我麼這時梁士詒朗聲說道士詒却有一個籌款法兒大衆聽說都傾耳來聽梁士詒獻策不知梁士詒到底想的什麼法兒請看官接着下回罷正是

足見財神多幻術 方知貴族易升騰

評

關。塵。麟。爲。交。通。系。關。人。又。是。五。路。財。神。之。一。一。旦。罷。官。就。自。己。說。是。窮。得。沒。飯。吃。把。馬。車。出。賣。我。不。知。其。未。做。此。官。以。前。居。然。活。到。四。五。十。歲。所。吃。的。是。些。甚。麼。我。更。不。知。世。界。上。沒。有。做。官。的。人。何。以。都。沒。餓。死。怎。麼。做。官。的。人。開。口。是。大。人。賞。飯。吃。閉。口。是。謀。一。畝。飯。地。甚。哉。其。無。恥。也。

世界上真沒飯吃之人只有百姓而已可憐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何曾吃了一頓兩頓安逸飯還要刻出心頭肉來喂一班猛虎一般的官而猛虎一般的官偏偏還要說是沒飯吃請教世界上的人憑良心爲我下一斷語一班百姓應該怎樣

（袁飛批）
 救國儲金
 原來是為
 了帝制儲
 起了以後
 今以公儲
 人的公儲
 心自然要
 死絕了也
 政可以免
 就人民干
 交涉治外
 十分可厭
 了

▲第三十回 奪儲金會中獻鬼計 叙隱事宮裏說天心

話說梁士詒說了一句士詒却有一個籌款法兒大衆便傾耳來聽梁士詒道中日交涉的時節各省國民不是籌得有儲金麼現在交涉業已辦清了這一筆款子何必聽他悶着袁世凱忙搖手道這一宗款子是動不得的他們好容易叫着哭着斷指頭剖肚皮開來的錢咱們怎好去使用梁士詒道若是聖心這樣的仁慈將來國家偷再出一件事那民氣還不知要怎樣的囂張咧楊士琦道這話却說得不錯咱們搶花了叫他們一個個說不出來的心疼包管他們下次不肯再非法舉動楊度也從旁點頭道他們儲金爲國今把他收歸國有也是法律上當然的手續袁世凱道怎好措詞呢阮忠樞道現在有人提議說要添辦海軍振興實業咱們何妨就拿這兩事措詞袁世凱道還是不妥當今後政府裏的外交他們都知道全用柔軟手段永遠不會開仗的還要練什麼海軍呢若說實業政府裏已振興了許多年並沒見一些兒效果他們那裏肯相信嚙梁士詒道惟其不必要急辦的事與那不見效果事纔好向他們各省國民

妙非說革
命黨幾嚇
世非在儲
蓄金自己
總好發財
(袁飛世)
人民雖然
願意借給
亂黨只是
中交兩行
不肯發款
也是枉然

原來政府
裏要辦的
事都是對
着國民說
好聽的話
噲

還是這事
要緊

居然有隋
煬帝的滋
味

說纔好。把現錢抽出來。救目前之急。還有一件最可怕的事。現在東京南洋各處的革命黨都磨拳擦掌的躍躍欲試。所以不能舉動的原因。就是經濟上困難。這宗款子。咱們若不先奪過來。他們是一定要與各省人民借用的。各省人民一定情願借給他。倘若被他們搶了去。麼咱們不但莫使着錢。還要招革命黨早些回來搗亂。這不是自己與自己為難嗎。我想一把先將這款子抓過來。直接上咱們的金融機關。即刻就可以活動間接上。就是破壞亂黨的進行。什麼練海軍辦實業。咱們不過對着人民說句好聽的話罷。人民將來誰又敢來與咱們算這一筆賬呢。咱們就不說這句客氣話。若硬要這筆款子。他們還敢不拿出來麼。袁世凱一聽這番話。便拍掌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到底財神爺想出的法兒。是與衆不同。咱們一定是這樣辦罷。大眾見這時業已敲過了九點鐘。便都站起身來。告辭出府。剛要走出秘密室。袁世凱又說道。那幾省假皇帝的兒。你們出去仔細的調查。恐怕鬧出真事來。咱們也得設法防備。大眾忙轉身。同聲答應了一個是字。袁世凱坐在那一張大寶座上。把腦袋約略點了一下。大眾纔退出房門。又停了片刻。仍舊回到他七姨太太房中。這時于夫人大二三四五六八九。

聽說你要
修造新華
宮怎麼不
高興呢
這個也字
上恐怕有
些兒不高
與(袁飛批)
各省出了
三個假皇
帝是老袁
着急的事
但不知出
了幾個假
皇后似乎
于夫人應
該問到這
一層倘若
三個假皇
帝要與老
袁爭這一
個皇后時
于夫人便
要拍掌大

姨太太都坐在七姨太太房裏閒話忽聽簾外說道聖駕到大衆便都站起身來迎出房門袁世凱一見那些姬妾都好像一羣花蝴蝶兒團團圍住了一個又肥又胖的女彌勒扭扭捏捏迎出房袁世凱便從女侍官叢裏搶先一步走出來一把捉住于夫人的手笑道你今天也這樣的高興嗎我在外面開御前會議你也在宮裏開御前會議麼于夫人也笑道你真有這些新名詞咱們不過坐在一處閒扯一套家常話那裏曉得什麼御前御後的呢說着笑着同進了七姨太太的房大衆坐下袁世凱笑道我這兩天也實在忙得不得了咱們好久沒有這樣團聚過啦今晚正好聚一聚咱們談談後來的事于夫人道你今天又會議些什麼咧袁世凱道你再也不要提起前晚江西廣東四川三省同時拍來了個密電都說出了有三個假皇帝……于夫人不待袁世凱說完忙搶着道別樣東西可以假難道這皇帝還有人假充字號麼大姨太太接着道咱們家鄉有一句俗話說什麼假充字號男盜女娼難道他們就不怕犯這一句咒語嗎九姨太太說道大姐姐你真是一個老道學了現在的人自己賭咒也不怕犯還怕犯別人的咒麼袁世凱聽他說了這一句話便狠狠望了他一眼九姨太太也知道這

笑道戲台上只有九美奪夫如今却有了四帝奪后呢(言飛批)如今的人如偏不犯自已的罪却一定愛犯別人的罪怕足下恐怕也是如此(言飛批)鬼話連篇這真是見鬼恐怕是蚯蚓能(言飛批)佛天保佑自然可信得狠

一句話兒說得不狠妥當也不敢再說下去于夫人道無論他眞的假的照這樣胡鬧總不成個事兒我還要說一句歇話現在人人都想做皇帝不知道何以是眞的何以是假的到底有什麼分別呢袁世凱道你那裏曉得如今的皇帝也不是人要去做法乃是天意所歸他們要想稱孤道寡那簡直是胡鬧一套必不能成大事業的如我將來登基全是出自天命你想今年春天裏咱們那袁家老爹子墳臺上生出一丈多長的紫血籐來那就是眞龍發現還有去年夏天五六月間你莫聽見家鄉來說麼咱們項城縣西鄉有一天風雨驟起平地水長了數尺深那些農人方在耕田的時節一時倉促來不及回家就躲在路旁一個茅亭裏避雨忽聽得霹靂一聲天崩地裂在那萬象昏黑之中見一片紅光如火從東南方滾來掠空而過當時那些農人之中有那胆量稍大些的偷眼觀看只見那火光裏面隱隱的現出一條赤龍朱鬣四爪鱗甲森然火目如珠巨口似盆呼雲嘯雨鬧了一陣就雨歇風停倏倏出日了這不是上天垂象麼于夫人冷冷淡淡的搖頭道我雖然是整天的燒香拜佛但是這些事兒我總有些不敢相信也不是你親眼得見的怕沒有別人做出些話來討你的好麼袁世凱一

(真飛批)
兒子騙你
做得老子的
爲甚麼騙
起主人來
了呢

證據真多
誰人怎敢
說不相信
非此調不
過笑臉兒
來嗎呼袁
氏稱帝尙
不能見信
於老婆也
真算極點
了(真飛批)
手段辣主
意定自是
辦事才但
也要問你

聽當時臉色就有些不樂意半晌纔向于夫人說道別的事兒可以騙我的那紫血藤的事我會派克定回去看過一次他也是這般對我說道兒子還可以欺騙老子的麼現在又出了一件奇事我若說出來你又不相信的于夫人本來是一個老實人見袁世凱這般說法心中也有三分相信了忙笑着說道誰說不信你的話呀我總以爲現在外邊的人心壞得狠恐怕你受了別人的騙開到後來下不了臺的意思啣若說你太太平平登了大寶咱也是一個帶鳳冠坐鳳輦的皇娘娘說着又指衆姨太太道他們也是些貴妃常言說的好要得真富貴除非是帝王家我當真的不知道麼袁世凱這纔轉過笑臉兒道你既曉得皇帝的好處我老實對你們說了罷我一輩子活了這五十七歲國裏國外那一樁事兒我辦得受人家騙的人家能不受我的騙就算他是精明萬分了男子漢手段不辣是不能做事的主意不定是不能做事的我如今已打定主意爭這天子的龍位誰不服從我就治他於死地說時兩眼圓睜牙齦兒咬得吱吱響現出那如狼似虎的樣兒接說道所以至誠格天上天纔屢次垂象前天文台上還有人來呈奏說九十月之交天上有紫微星朗照按上天之經緯度算恰

辦的甚麼
事又說上天
了不曉得從
何處考證
的眞怪
(冥飛批)
本是做夢
說夢話
(冥飛批)
又是烏雲
四合
又是雷電
交至
又是風雨
非此說不
出龍來
較比第一
回開場的
古利何如
想必等你的
去接續的
上天能
(冥飛批)

好。正。照。河。南。項。城。縣。之。區。刻。已。漸。漸。的。向。北。來。大。約。一。月。之。後。可。以。直。照。京。師。說。這。星
就。應。在。我。的。身。上。當。時。我。聽。說。這。一。句。話。也。狠。不。相。信。後。來。我。領。着。克。定。往。乾。清。宮。月
台。上。去。看。果。然。不。錯。你。們。想。一。想。別。的。事。兒。尚。可。以。做。假。這。天。上。的。星。斗。那。能。假。做。假
騙。我。呢。加。着。我。昨。夜。做。了。一。個。怪。夢。大。衆。聽。說。便。同。聲。問。道。陛。下。做。的。是。什。麼。龍。夢。呢
袁。世。凱。一。手。掀。着。他。那。威。廉。鬍。子。兩。眼。翻。起。仰。着。腦。袋。歎。歎。的。想。了。一。刻。纔。說。道。昨。夜
總。在。三。更。時。分。說。時。兩。眼。望。着。七。姨。太。太。道。就。是。你。問。我。說。些。什。麼。的。時。候。起。初。我。彷彿
徘徊。獨。步。走。到。一。個。曠。野。所。在。忽。然。烏。雲。四。合。雷。電。交。至。那。風。雨。之。中。攢。出。來。有。許
多。金。龍。張。牙。舞。爪。把。我。團。團。圍。住。我。這。裏。身。兒。也。不。知。怎。樣。就。隨。風。飄。蕩。騰。雲。駕。霧。起
來。把。我。捲。得。一。個。古。廟。裏。我。便。抬。頭。一。看。只。見。牆。壁。也。倒。了。門。閣。也。塌。了。還。有。些。斷。碣
殘。碑。都。埋。在。那。多。深。的。枯。草。堆。裏。大。殿。上。蛛。絲。鵲。糞。一。層。一。層。的。堆。着。好。像。久。已。斷。了
香。火。的。樣。兒。我。剛。走。進。去。那。殿。後。就。走。出。十。幾。個。官。兒。人。人。都。是。相。貌。堂。皇。頭。上。戴。的
是。冕。旒。身。上。穿。的。是。繡。敵。向。着。我。握。手。笑。嘻嘻。的。說。話。我。看。那。些。人。似。曾。相。識。却。又。說
不。出。他。們。的。名。姓。來。他。們。向。我。說。的。話。我。又。不。十。分。懂。得。只。曉。得。他。們。是。狠。歡。迎。我的

德宗母子
尙不知見
只道怎麼
老得隆裕
見得隆裕
五姨太太
也真會罵
人這句是
定要問的
恐怕都到
傷心極處
纔望着你
笑的

後來把我引到後殿。那後殿乃是寢室的陳設。中央安置一張龍床。慈禧太后端坐。居中。德宗皇帝坐在上首。隆裕皇后坐在下首。引我進殿的那些官兒都退出去了。這時只有我與慈禧、德宗、隆裕四人。五姨太太忙說道：「陛下見了他們，還是行舊時君臣的大禮，還是行友邦的平等禮節？」袁世凱道：「誰再向他行君臣禮呢？」七姨太太道：「他們可說些什麼？」袁世凱笑道：「這事真有些古怪。他三人祇望着我笑一句話兒也不說。我這時的心裏好像也沒有話說。」四人乾笑了半晌。于夫人忙道：「想必是氣你奪了他的天下罷。」袁世凱道：「他若是氣我，怎麼還對着我笑呢？」七姨太太忙說道：「若照妾看起來，一定他們喜的江山付托有人，將來我皇登極，富國強民，不像這共和時代，民不療生，所以他們望着陛下笑得話都沒有的說了。」袁世凱聽罷，哈哈大笑道：「到底是你聰明，解說得實在不錯。我還沒想到這裏。如今被你提醒，回想那夢中的事兒，簡直是這個意思。」轉臉又向于夫人道：「你看這不是天命攸歸麼？」于夫人也笑嘻嘻的合着一隻手道：「阿彌陀佛，恭喜你做了一朝人王地主。那時也該要加我幾兩銀子。一天吃小菜罷，說着笑得頭兒擺個不住。」袁世凱也笑道：「你總是記望着吃小菜。你放心罷，將來吃菜還

只好是念
佛娘娘的
皇望只在
吃小茶
（寫飛批）
小百姓那
裏巴結得
上胡說宣
統出頭不
凱豈不
要讓位
小皇
來
（寫飛批）
又要抄襲
王莽曹操
的舊文章

雖然不是
開頑笑却
好也不是
存心

要。咱。們。花。一。個。錢。麼。天。下。土。地。皆。是。咱。們。的。自。然。有。那。些。苦。力。小。百。姓。拚。命。來。進。貢。的。
 嚙。于。夫。人。道。我。與。你。談。兩。句。正。經。話。罷。你。若。是。登。基。之。後。宣。統。皇。帝。你。也。得。要。給。他。想。
 個。出。頭。的。法。兒。可。憐。他。的。祖。母。與。他。的。父。母。還。在。夢。中。望。着。你。笑。咧。袁。世。凱。聽。着。眉。頭。
 皺。起。臉。色。好。像。有。些。不。樂。意。的。樣。兒。半。晌。纔。說。道。溥。儀。那。一。個。小。孩。子。剛。說。到。這。一。句。
 恰。好。他。一。個。最。小。的。女。兒。名。喚。桂。兒。乃。是。六。姨。太。太。所。生。的。他。與。宣。統。同。年。正。哭。着。跑。
 進。房。來。要。尋。找。他。的。母。親。一。眼。瞥。見。滿。房。的。人。他。的。老。子。也。在。房。裏。趕。忙。忍。住。哭。聲。倒。
 抽。了。一。口。冷。氣。轉。身。就。向。外。跑。袁。世。凱。忙。喝。住。道。跑。些。什。麼。長。得。這。大。還。是。一。個。愁。子。
 跳。着。哭。着。的。找。媽。也。不。怕。人。笑。明。天。就。把。你。嫁。給。溥。儀。去。六。姨。太。太。一。張。嘴。巴。也。是。百。
 般。伶。俐。灌。米。湯。法。術。乃。是。他。的。專。門。科。說。話。全。揀。脆。的。說。舌。底。翻。蓮。能。儼。却。不。比。七。姨。
 太。太。差。遜。不。過。七。姨。太。太。愛。多。說。話。六。姨。太。太。不。愛。多。說。話。這。也。是。得。寵。不。得。寵。跑。紅。
 不。跑。紅。的。關。係。實。在。兩。條。舌。頭。兒。都。好。似。剛。刀。利。刃。一。般。這。時。聽。見。袁。世。凱。說。了。這。句。
 話。就。知。道。袁。世。凱。實。在。有。這。個。意。思。並。不。是。說。着。開。頑。笑。的。趕。忙。搶。了。一。步。握。着。桂。兒。
 的。小。手。一。手。掏。出。自。己。的。手。絹。兒。給。他。女。兒。拭。眼。淚。道。你。莫。要。哭。了。恭。喜。你。後。來。的。福。

好話不必
說早了恐
怕日後收
不攤來的

如此說來
袁世凱做
不成皇帝
想必吃了
不饒的虧

(寫飛批)
真有良心
啊也太不
怕肉麻了

那裏是送
他留學簡
直是驅逐
出國的意
思

于夫人真

氣比幾個姊妹好得多呢。您想老子是個新皇帝，夫婿是個舊皇帝，豈不是雙料貴人麼？真是這個字的名兒，却把你叫着了。這番話說得大衆都笑起來。袁世凱與于夫人二人也望着桂兒笑着道：「看不出這個傻丫頭還是一個雙料的貴人。」七姨太太笑道：「這纔叫做傻人有傻福呢。」大衆又笑了一陣，却笑得桂兒臉上漲得通紅，兩眼灼灼的亂望，不知怎麼纔好。袁世凱又向着六姨太太說道：「你領着貴人去罷，莫要把貴人羞壞了。」六姨太太便奉旨領着桂兒回房去了。袁世凱又向着于夫人道：「我將來看待儀儀總要比較我家克定兄弟們還要寬厚些。」纔對住死去的慈禧、隆裕兩個太后呢。我想等侯大事已定，就把他送出外洋留學幾年，就是終身不回国，也是好的。于夫人道：「想他可憐，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也得要你這樣照應他纔好。但是瑾太妃與那些皇族也得要照應些兒。」袁世凱笑道：「太太這些事兒用不着你勞神，我已密派蔭昌去與世續商量，叫瑾太妃把傳國的玉璽獻出，我酬贈他一百萬銀兩。在我傳國玉璽也是必須要用的，酬贈他一百萬銀兩，我也是聊表寸心，他們也可以得些兒實濟。這不是一舉兩得麼？還有那宮廷的事，瑾太妃已應允我遷讓，我也派了乃寬、剋期給我修。」

實。在。討。厭。專。尋。人。不。樂。聽。的。話。說。然。有。心。人。聞。之。則。費。其。實。也。
 此。所。以。為。于。夫。人。之。見。解。有。優。氣。的。想。必。又。要。做。雙。料。的。貴。人。
 危。險。得。很。八。成。又。要。碰。釘。子。
 好。聽。雖。然。不。合。大。皇。帝。的。心。思。
 宜。乎。要。碰。釘。子。
 怪。不。得。死。

理。起。來。皇。宮。的。名。兒。還。是。我。自。己。想。的。叫。做。新。華。宮。你。看。可。好。不。好。于。夫。人。笑。道。這。個。名。兒。真。好。聽。咱。們。將。來。搬。到。宮。裏。去。要。回。想。到。項。城。縣。裏。七。架。樑。三。開。間。的。矮。瓦。屋。真。不。知。道。相。隔。有。多。遠。了。袁。世。凱。笑。道。你。這。該。曉。得。做。皇。帝。的。好。處。了。這。時。于。夫。人。只。笑。得。一。張。嘴。巴。捏。不。攏。來。二。姨。太。太。原。來。有。些。兒。傻。氣。平。常。也。是。不。多。說。話。但。是。他。說。出。話。來。却。與。六。七。兩。個。姨。太。太。不。同。不。是。說。錯。了。就。是。要。引。人。發。笑。再。不。然。就。要。討。人。家。沒。趣。所。以。尋。常。他。不。多。說。話。並。不。是。生。性。不。好。說。話。乃。是。回。回。受。人。的。冷。氣。把。一。張。嘴。巴。悶。住。了。今。晚。見。袁。世。凱。十。分。得。意。心。想。人。人。都。在。他。面。前。說。說。笑。笑。捧。着。他。開。心。我。何。不。也。來。說。兩。句。呢。便。扯。着。一。張。嘴。巴。笑。嘻。嘻。的。道。皇。帝。雖。然。是。威。風。我。看。大。總。統。的。威。風。也。同。皇。帝。差。不。多。若。要。看。打。扮。起。來。皇。帝。穿。了。龍。袍。戴。了。龍。帽。大。鑼。大。鼓。拖。天。掃。地。的。好。像。個。泥。塑。菩。薩。那。裏。有。大。總。統。戴。一。頂。洋。帽。兒。蓬。着。一。綉。的。白。絨。穿。一。套。鑲。金。的。軍。服。胸。前。掛。許。多。寶。星。繫。一。把。軍。刀。蹬。一。雙。皮。靴。走。起。路。來。許。多。靈。便。這。句。話。還。莫。說。完。把。一。房。人。都。笑。得。咬。着。牙。齧。挾。着。眼。水。一。個。個。悶。得。臉。色。發。紫。這。時。袁。世。凱。也。忍。不。住。笑。道。你。還。是。不。說。話。的。好。你。又。不。是。鄉。下。人。纔。進。城。的。你。又。不。是。跟。着。我。莫。

心要做皇帝呢

(夏飛批)
率性再說
兩句俊話

我看二姨
太太何嘗
傻呢

居然也曉
得叫御裁
縫

誰及你是
內行呢

見過熱鬧的怎麼盡說些傻瓜話呢我告訴你罷做大總統這周身的精血都是要消耗了去替小百姓們做事做皇帝呀乃是把小百姓的精血吸到我的身上教他們替我一個人做事自然是做皇帝比做總統好得多了並不是在粧扮上說的你可懂得麼二姨太太見袁世凱對他說了這許多句話他也不知道這話兒的好歹只看着袁世凱笑嘻嘻的心想這一定是聽我說的話兒得意了連忙搶着又說道陛下說精血消耗不消耗妾也懂得的妾看陛下做了這四年大總統好像比從前還胖些袁世凱便把眼睛一翻大姨太太知道袁世凱要翻臉了趕忙望着二姨太太使了一個眼色可巧他坐袁世凱的身旁便一手摸着袁世凱的袖兒說道明天這樣的衣服也得要換一換了袁世凱也明白他是給二姨太太轉圜也就粧了糗糊向大姨太太道哎呀這衣服費事得狠呢我今天已派朱啓鈴去議了于夫人道你們真有這些兒花樣做一件龍袍只要叫幾個御裁縫來就得了袍樣戲臺上有的是還要議些什麼袁世凱笑道太太你真是個外行天衣無縫那能用裁縫去縫的況且我現在做皇帝是與古代不同一切禮儀必須帶三分新氣所以那一件龍袍我想不用古式的寬袍大袖

非碰一個釘子不閉口這真生頭成

(袁飛批)然則臉上也得塗些銀碌我看綠色最妙

(袁飛批)老袁已是強爹勝祖克定更是高出十三代祖宗以上了

特別改良變一雙小袖兒二姨太太忙岔嘴道我說是大袖兒拖天掃地的不好看袁世凱沉下臉兒道誰要你在這裏多嘴二姨太太碰這個釘子纔閉緊了一張嘴巴再也不敢亂說了袁世凱又道我想我幾次夢見金龍都是紅色況且老爺子墳上長的又是紫血籐這一定是我命宮裏尙火我想龍袍不用黃色改用紅色所以要命他們議妥纔好辦的于夫人聽說便笑向衆姬妾道哎呀做一朝人王地主是真不容易穿一件龍袍還這樣的費事這些事也要叫克定兄弟們曉得曉得纔好不然他們兄弟夥子將來爬到這一把現成的椅子上還不知道皇帝是怎樣做的呢袁世凱笑道太太你儘管放心他們現在的本領都比我高得多了你安心定意做現在的呢皇后娘娘將來做老佛爺罷于夫人忙道阿彌陀佛你莫要說得作孽佛爺那裏是人能做的呀我還是做皇太后好些袁世凱笑道你真是說得引人發笑老佛爺就是皇太后皇太后就是老佛爺清朝慈禧太后人都稱他是老佛爺我所以也就說你將來要做老佛爺的于夫人道阿彌陀佛這個老佛爺我是當得的夫婦姬妾正說得高興時節忽聽窗外嚷嚷的一陣嘈囉之聲好像說什麼曹丕曹植在那裏爭吵大姨太太聽着知道

可。見。得。不。止。一。次。大。可。裝。些。兒。糊。糊。未。關。是。關。着。必。是。關。着。頑。的。頭。的。哦。想。必。他。們。奉。仿。孫。菊。仙。唱。一。段。白。通。宮。罷。

又。是。袁。克。定。兄。弟。們。鬥。嘴。連。忙。趕。着。出。房。去。招。呼。他。們。莫。要。吵。鬧。是。恐。怕。袁。世。凱。聽。着。又。要。發。怒。的。意。思。誰。知。他。們。這。一。次。吵。鬧。得。嗓。子。太。大。了。早。已。被。袁。世。凱。聽。着。見。大。姨。太太。轉。身。趕。出。房。去。忙。問。道。又。是。什。麼。事。吵。鬧。大。衆。見。他。詢。問。一。時。回。答。不。出。來。還。是。七。姨。太太。來。得。口。快。忙。接。着。說。道。那。裏。有。什。麼。事。兒。想。必。是。他。們。弟。兄。夥。子。在。外。面。鬧。鬧。着。頑。罷。袁。世。凱。道。胡。說。這。個。時。候。那。能。吵。着。頑。的。他。們。這。大。的。嗓。音。嚷。嚷。的。直。叫。又。不。知。道。在。那。裏。鬧。些。什。麼。氣。嘍。我。還。莫。登。大。寶。他。們。就。這。般。吵。鬧。我。若。登。了。大。寶。還。不。知。他。們。鬧。得。是。什。麼。樣。兒。呢。纔。說。幾。句。不。由。得。動。了。真。氣。忙。站。起。身。來。跟。着。大。姨。太太。的。脚。步。兒。跨。出。房。門。大。聲。喊。道。什。麼。事。轉。身。向。着。那。些。女。侍。官。道。你。們。給。我。抓。了。來。于。夫。人。與。衆。姬。妾。見。袁。世。凱。動。了。真。氣。也。不。敢。上。前。去。勸。他。一。個。個。都。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再。也。不。敢。作。聲。那。女。侍。官。一。見。龍。顏。大。怒。誰。敢。違。抗。聖。旨。一。陣。風。好。似。許。多。花。蝴蝶。兒。飛。去。了。若。問。抓。的。是。誰。本。回。暫。且。不。表。正。是。

飽。吸。民。脂。肥。已。腹。橫。施。魔。術。仗。神。權。

評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135

奪救國儲金爲運動帝制之用。梁士詒之計毒矣。蓋一則濟了目前之窮。一則可以杜絕將來人民愛國之舉動也。故我謂梁氏之才非老袁所及。

老袁對妻妾一派鬼話。閱一過輒爲之肉麻不已。若不是小兄弟們一場吵。不知道還要說些甚麼話出來。豈不要肉麻死人麼。